

第十卷第三期要目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三）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四）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五）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六）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收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收，四十五期外按全年收。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泰里新十四號
哈爾濱道裡警察街二十七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四	七•四四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被日軍武力侵佔	
第三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一〇五次 特快膳車三等	一一•二〇	一一•四五	一三•〇六	一四•三四	一四•四三	一四•五三	一五•五六	一七•〇二	一八•〇九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二〇一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一七•一五	一七•四四	—	二〇•一二	二〇•二〇	二一•三〇	開往浦口										
第一〇一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二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三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二〇•四五	二一•一八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四•四五	一六•三〇	一八•四八	二一•〇六	二二•二三	二三•一五	二三•五〇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到
第一〇六次 特快膳車三等	被日軍武力侵佔									七•〇五	八•一三		一〇•一五	一〇•三五	一〇•四八	一二•三〇	一三•五四	一四•二五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三•三〇	四•二六	五•一三	六•四三	九•〇二	一〇•四四	一一•五三	一四•三〇	一七•二五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七•一〇	八•一七
第八次 慢車各等			五•五五	六•二三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二	一四•一三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二〇二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自浦口開來							七•三〇	八•〇〇	八•一二	—	一〇•四三	一一•〇九
第四次 特快膳臥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	一八•四八	一九•一五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五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美京華盛頓饑民大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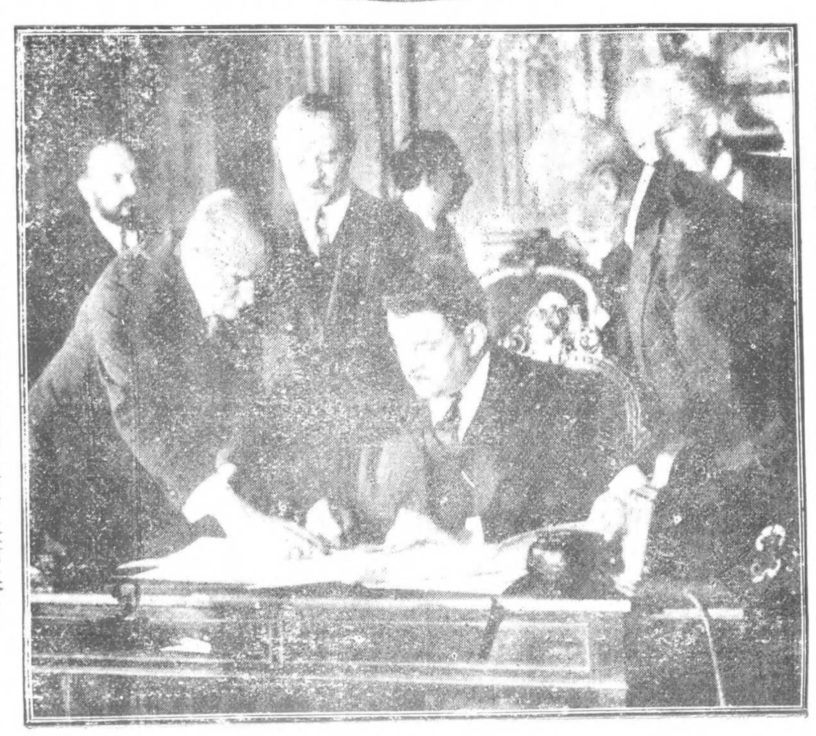


美京華盛頓饑民大示威參加者數千人美國近日失業者達一千萬人誠目前美國最嚴重之問題

托洛斯基夫婦及法俄不侵條約簽字情形



由土耳其赴丹麥之杜洛斯基夫婦。攝於赴丹麥京城之車中。



法俄互不侵犯條約在法外交部簽字情形。(右)



法總理赫里歐(左)駐法俄使德夫葛夫斯基。

如此十年



江浙戰事之前線



孫中山先生十三年北上時逝于北京此爲孫先生之衣冠塚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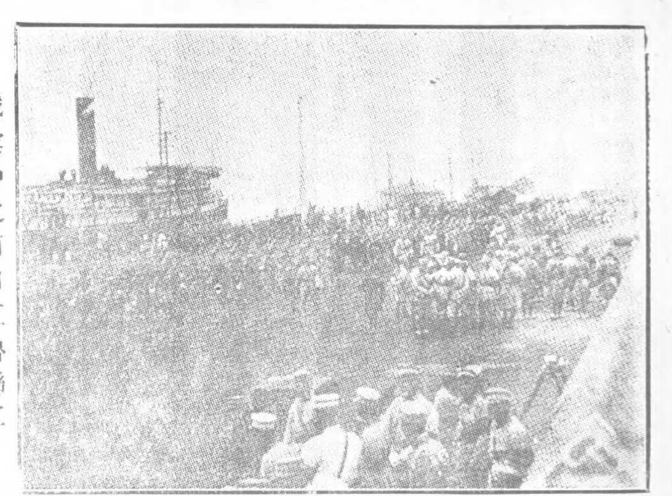




滬案起後之到滬英國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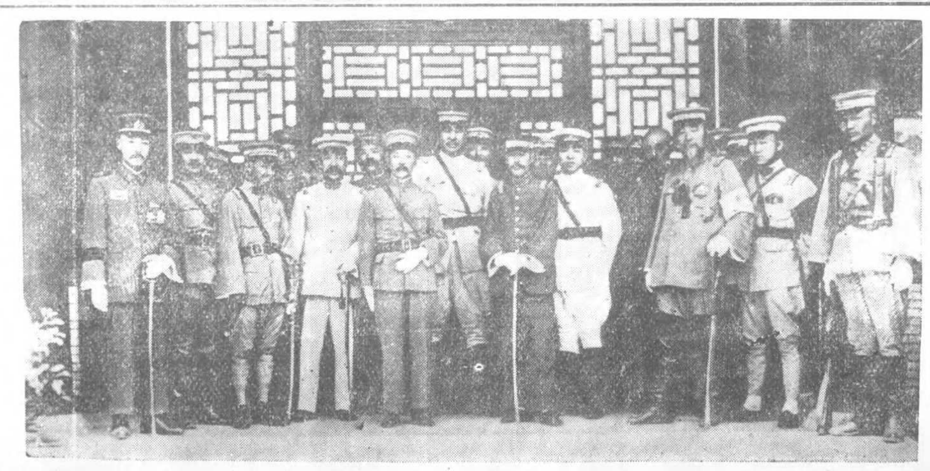


五卅發生時寥落之南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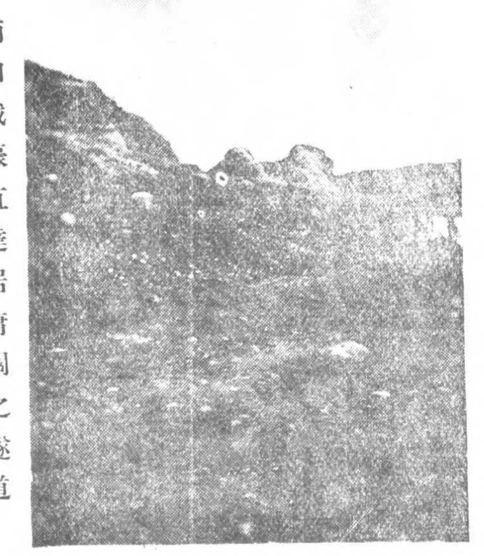


戰雲中之浦口直魯聯軍

段祺瑞在北京就執政職



吳佩孚與張作霖在北京相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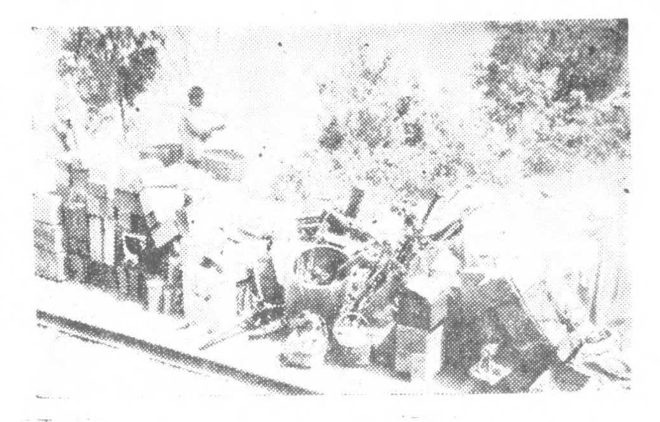


南口戰壕直達居庸關之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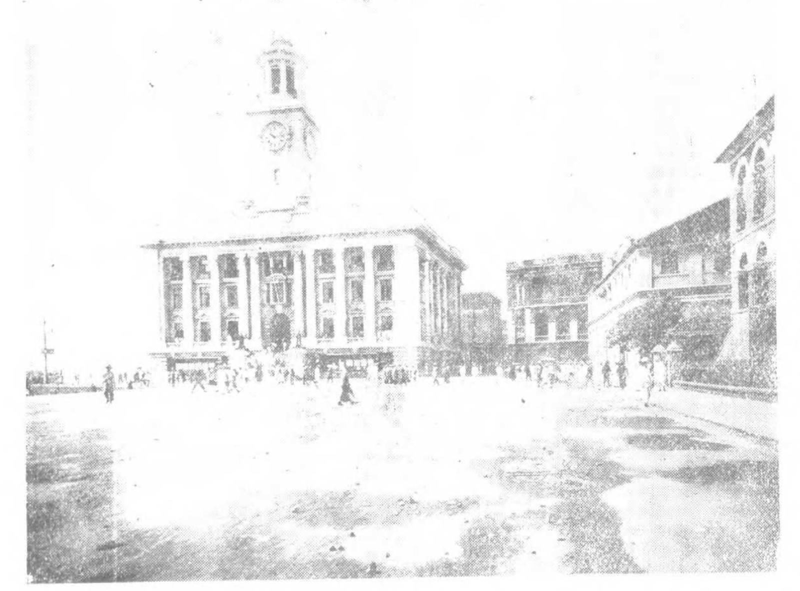


西北軍南口戰壕之構築

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盧永祥楊宇霆吳光新之重要會議



黨軍北伐中吳佩孚部衆在汀泗橋失敗後遺落之軍火輜重



漢案起始之地點
漢口之江海關前



高揚青天白日旗之上海市街是時黨軍勢力已遍東南



黨軍進展時，不幸南京事件發生，此爲僑京外國婦孺避難到滬之攝影



下爲濟南五三慘案發生後日軍裝甲汽車標示「雙方不要打，中日已妥字樣」巡行於各大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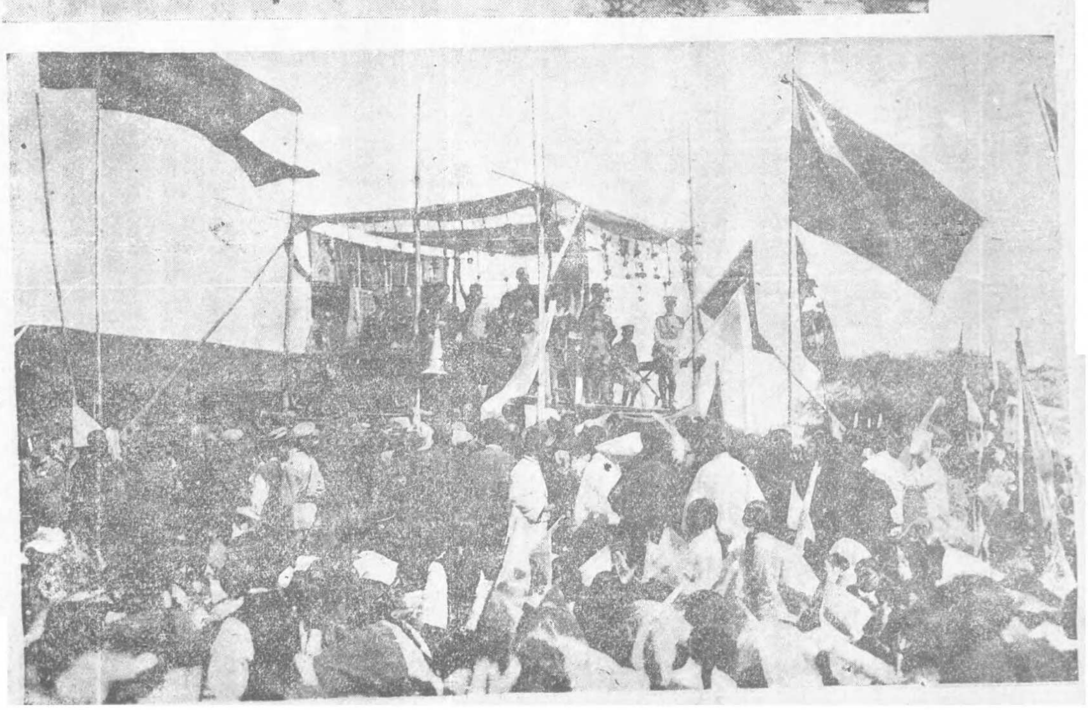
左爲黨軍中之女軍人

五三濟南事件發生後日本軍隊之戒備





日軍將我國軍隊作爲俘虜集於一處



武昌歡迎黨軍時之市民大會

時人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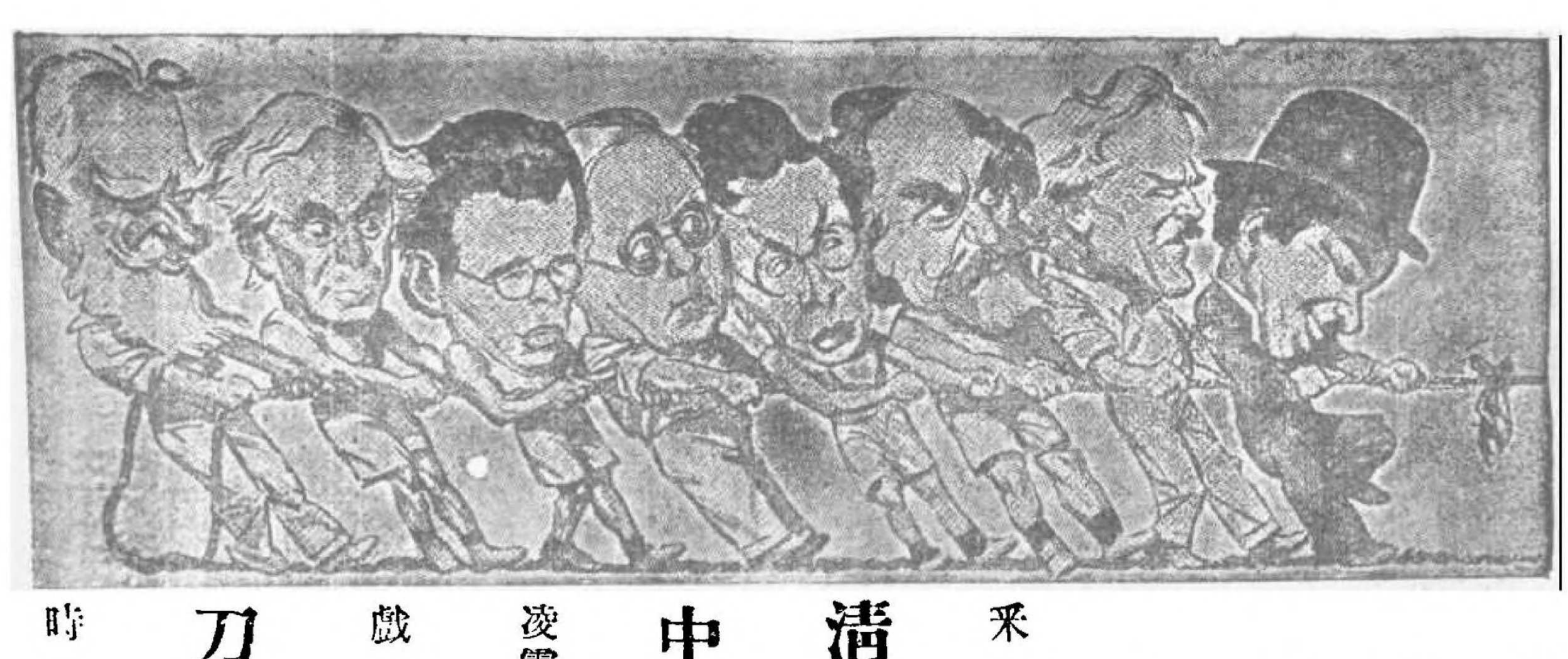
毛光翔

毛光翔號羣麟貴州桐梓人，年四十一歲，貴州講武堂畢業，歷任營團旅長及川黔邊防督辦等職，民十八中央任命爲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主席，近因黔變不能行使職權，中央任命猶國才代理主席。



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三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調解絕望準備決戰

騰霞

中日問題，期待萊頓調查後，作具體之解決，萊頓報告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公布，十一月二十一日國聯行政院後方開始討論。但會議中並未討論萊頓報告，十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決議將中日問題提交大會討論。國聯大會於十二月六日開會，九日又決議交十九國委員會研究萊頓報告，中日各方之意見，起草解決中日糾紛之決議案。十九國委員會接受此案後，即指派五國起草委員會，起草決議。此副委員會中雖然有五國代表，即英·法·瑞士·西班牙·捷克·但仍都以英外長西門之馬首是瞻。五國起草委員會十二月十四日通過決議草案，經十九國委員會於十二月十六日略加修正通過。此項決案以調解爲主旨。我國曾要求修正，極力主張以日本取消「滿洲國」爲誠意談判之基礎。日本態度自始即拒絕調停，尤以取消「滿洲國」一層爲絕對不能接受。調解之事，早既無望，國聯非不知之，唯欲藉此拖延，苟延殘喘。自元旦日軍又依照預定計劃，占領榆關，更集中重兵，準備總攻熱河，充分暴露日閥野心，毫無止境，遠東和平早已絕望，世界輿論，極爲震撼，國聯方面，更陷悲觀。十九國委員會乃於八日公布其決議草案全文。我國朝野，際此榆關已失，華北危急之時，政府方從容會商大計，誠不禁令人興臨陣磨鎗之感。全國將領，凡稍明大義之士，無不電呈中央，願爲國效死，此誠中國生死之樞紐，茲願略抒所見，喚起國人之注意。

中日東北問題以來，政府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及信任國聯處理，毫未作抵抗準備者，根本原因爲深信中日糾紛，有和平解決之希望，一年來事實之証明及最近日軍侵略，和平解決，殆已完全絕望。和平調解之樞紐爲國聯，國聯十九國特委會，對中日問題之調解，因榆關事件發生，趨於絕望。國聯將依會章十五條第四欵規定，製作總報告。八日晨十九國委員會起草之決議案全文及說明書，均經該會在日內瓦公布。我外交界觀察，認爲係調解絕望，故將草案宣布，前途異常暗澹。

國聯決議草案

十九國特委會所起草之決議案草案，全文如次，『㈠國聯大會回憶依照會章第十五條之規定，大會最先責任，在於保障爭執案之解決，故

對於草擬之報告，闡述爭執案之經過情形，以及解決之建議，已加以注意。㈡認為大會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之決議內，已標明原則，規定國聯對於解決爭端態度。㈢重申此項



萊頓說：吾人最高目的須及時完成，與犯罪者以適當懲罰。
日本說：只管提出報告，又有什麼用處呢？(London Daily Express)

解決，必須尊重國聯會章非戰公約以及九國條約之規定。㈣決定組織委員會，協同關係國進行談判，圖謀根據萊頓報告書第九章原則，並考慮第十章之建議，合宜解決。㈤指定十九國特委會委員，為上述委員會委員。㈥美俄兩國如能參預談判，有利進行，故特委上述委員會，邀請兩國參加。㈦授權上述委員會，採取一切必需步驟，用以完成其任務。㈧請求上述委員會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前，提出工作報告。㈨關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決議內所提及延緩期間問題，授權上述委員會，徵當事兩方同意，確定延緩期間，倘當事兩方不能同意，該委員會應向大會報告，同時並提出建議。㈩大會暫不休會，授權大會主席，於必要時召集全體會議。此外十九國特別委員另草決議一件，對於萊頓調查團之公正工作，表示感激。』

說明書之全文

國聯十九國特委會決議案草案附帶之說明書，全文如下。『㈠國聯全體大會根據十二月九日之決議案，訓令十九國特別委員會，(甲)研究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中日雙方觀察及全體大會時各代表以任何方式所提出之意見及建議。(乙)起草提案，以謀解決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國聯行政院所決議提交全體大會之糾紛。(丙)於最短時期內，將該提案交全體大會討論。㈡如十九

國特別委員會必須向全體大會報告糾紛經過及實在情況時，該委員會認為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前八章，描寫實情，為一公平準確及完備之文件。㈢但目前尚無作該種報告之必要，因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三款，國聯全體大會應先以和解方式，解決糾紛，如和解成功，可將事實酌量作一報告。但如和解失敗，國聯全體大會可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款，宣佈糾紛經過，並提出解決辦法。㈣十九國特別委員會鑒於大會之責任，並覺依照國聯會章，有極端審慎之必要，故決議案草案僅限於和解之建議。㈤按照三月十一日大會決議，十九國特委會之任務，乃謀於當事兩方同意之下，製成解決方案。特委會因認美俄兩國，如參預談判，有利進行，故建議邀請兩國參加。㈥為避免一切誤會，並明白表示和解之惟一方法，有賴於談判，且表示特委會願與上述兩非會員國，共同進行目前工作起見，特委員建議即將特委會，改為談判委員會，進行談判，並由特委會邀請美俄兩國，加入會議。㈦談判委員會應有一切必需權限，用以進行其任務。談判委員會於必要時，可與專家商議，或設立小組委員會，或將其一部分之權限，分與具有特別資格之一人或數人。㈧關於法律問題，談判委員會委員應受大會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決議內最先兩項之指導。關於事實問題，應以萊頓報告書一至八章為標準，至於解決方案，應根據萊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原則，並考慮第十章之建議而尋覓之。㈨十九國特委會認為在此爭執案特殊情況下，單獨恢復一九三二年九月以前之狀況，不足得一永久解決，而承認目前滿洲之政局，亦非解決之道。」

上述決議草案及理由書，多半為英外相西門之意見，前已述及。自一月三日日本占領楡關後，日本侵略華北之意向，愈趨明顯，英人在華北之利益，首將受其不良影響。英政府調解中日糾紛之意志，愈趨積極。一月四日駐日英大使林德於作新年晉賀會晤日外相內田，促進調解。九日日本閣議，內田報告四日與英國大使會談之顛末云，英大使稱，十九國委員會行將開會，日本若仍堅持從來之態度，委員會之議事將無法進展，對此是否有何打開策等語。內田當即答以日本政府之態度既經確定，殊無讓步之餘地云云。五日佐藤於比京會見西姆斯，杉村於日內瓦會見德留蒙，均係以委員會之決議案為目標，重復的折衝。國聯方面關於對日決議案，表面上為勸告日本互讓妥協，及至對於日本強硬主張滿洲國存在事實，為所有交涉前提之點，則出於堅決之態度，聲言若日本不再行讓步，則國聯之出於勸告採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之和解手續，將為不可避之情狀。關於英國為圖緩和日

本在國聯大會中之反對氣勢起見。提出妥協案事。日外務省特作如下之聲明，『日政府雖不願就國聯決議案與國聯方面而發生正面衝突，但若仍持西姆斯主席於五日向佐藤所示之日方苟拒絕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之妥協，即將引用第四項之威嚇的態度，則國聯方面縱即在表面上示妥協的態度，日政府亦碍難讓步，翊國聯大會即引用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日政府亦認為不關痛癢之舉，何則，以無論依據該項作成任何勸告，在日政府方面，唯有出于拒絕之一途，斯時國聯若再進而干預滿洲問題，則適足紊亂盟約之根據，而將自陷於困境也。』松岡洋右近在羅馬發表意見，公然主不惜退出國聯

調解毫無意義

日本久已目無國聯，近日積極侵略華北及拒絕英國調解辦法，中日問題確已陷於絕境。中日問題在去年九月十五日日本承認偽國以前，尚有一線和平解決希望，自日本與偽國訂立所謂日滿議定書，業已決心分裂東北，毫無和解餘地矣。胡適之先生認為國聯新決議草案，具有重大意義。（獨立評論第三十二號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曾云：

『第一個意義是要暫時避免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的引用，只依據本條的第三項，試作調解的努力。』

『第二，這個議案回顧到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的決議案，『確認任何解決必須不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旨趣。』

『第三，這個新決議案的方式是調解；是要由十九國委員組成一個調解委員會，並邀美俄兩國參加，共同進行中日兩國爭議的調解。……』

對於胡先生之見解，現時情形頗有變更，似無批評之必要，但日本之表示不願調解及其侵華之決心，則不自近日始，吾人對此等企圖委曲求全之心理，未敢苟同。第一，國聯對中日爭議有調解決心，即應早日表示，中日問題決不至擴大。國聯盟約之存在並非為某特別事件，亦不應因某特別事件而避免引用。國聯對中日爭議，發生之初即應調解，但遷延紆迴，迄至事件擴大如此，方始『試作調解的努力』，此種調解業已失去意義，『暫時避免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的引用，』即國聯拖延不肯負責，得過且過之處，胡先生認此為新決議之重大意義處，愚見以為正新決議案之無意義處。第二，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之決議案，如有力量，中日糾紛早獲解決，如無力量，雖『回顧』又有何益，雖『重申』又有何用，雖再表決三表決，又奚能增加其力量？國民政府治理川事重申十七年治川命令，有人目為『舊令重抄』非涉滑稽，國聯決議亦舊案重抄，居然含有重大意義，吾人

淺薄，不知意義何在！第三，新決議案之調決方式，組織調解委員會，胡先生認為『這是這個新決議案的最重大的意義。』國聯本身即一調解機關，國聯盟約及決議，日本皆有尊重及遵守之義務，尚且不能進行調解，由十九國委員組成之調解委員會，縱令美俄加入，其調解辦法，或提出之建議，且遠不如國聯大會之有壓力。以國聯威信之掃地，企圖邀請美俄為之分負責任，美俄雖愚，萬不至出此下策。所謂具有重大意義者，仍屬毫無意義。

問題之鑰　（上海字林西報）

最近日軍轟炸榆關，殘殺和平居民，政府又陳報國聯，請求制止日軍暴行，此與新求泥龍王下雨又有何區別？嗟我政府，可以醒矣。

近自日本占領榆關，大舉進攻熱河，侵擾華北，世界輿論再度動員指責暴日，而國際暗流，顯然有重大之轉變，日本自掘之墳墓，成功殆不在遠矣。

世界共責暴日

榆關失陷後，聯國方面，大為震動。一般感覺不絕如縷之和解機會，完全摧毀。日本拒絕英國和解運動，致國聯方面更為悲觀，故八日有公布決議草案之舉。十九國委員會雖決定於十六日開會，前途異常暗淡。國聯方面對滿洲事件之討論，將於熱河砲吼聲中，繼續舉行。日內瓦漸有一種有力認識，以為此次出席公庭對簿者，既非日本，亦非中國，而為國聯本身。蓋目前一般謂國聯不能予弱國以協助，毫無效率且為一種無用之審判法庭，國聯對此項責言，勢須解答也。國聯高級人員稱述目前情勢為「微妙．不定．與危險，」其他人員，亦坦率承認日本之進兵，使紊亂倍形增加。國聯處於進退維谷之情勢中，不能覓一出路。一般充分承認國聯對日本不能屈服，但在另一方面，則日本雖昌言和解，但已勢成騎虎。

六日美國「柯里爾週報」刊有華頓訪問紀事，據氏稱，一切國際關係均受遠東戰雲之威脅，日本態度無轉旋餘地。

「一九三一年九月遠東地平線上發現之朵雲，頃已化爲震駭心目之風暴，整個國際關係在其籠罩中。日本不能聽人指揮，其目前對全世採負嵎態度，「此種態度常甚危險，惟有同情與了解，可令感化。」萊頓述及滬戰時日兵三人身縛炸彈向華軍陣線衝鋒事，謂「世人應憶及此項故事，世界其餘部分於應付日本時，應認識此種事實。目前不能用虛聲恫嚇日本，彼現時譬如炸藥或極强烈之炸彈，苟加以震動，則將向世界迎面爆炸。日本猶之滬戰時之三日兵，據其目前之心理狀態，可以身挾炸彈，對任何國家或任何國家集團，縱身一撞。氏繼稱，「日本視中國之神情，猶之乎一新躋高等社會之暴發戶，對待其未脫土氣息之鄉親。余感覺此事爲一家家事，外人無從明瞭其底蘊」云。

倫敦「每日論壇報」批評國際形勢時，稱國聯必須表示國聯力量足以應付中日糾紛。歐洲和平並非必有把握，但國聯應繼續努力，以應重大之需。遠東問題國聯尤須設法加以解決，中日糾紛國聯如果無法解決，則對於歐洲問題，國聯有無辦法，殊堪懷疑。

英國

日軍佔領山海關城，英官方未發表意見。自由•勞工兩方嚴刻批評日本之態度。「曼哲斯特衛報」謂，山海關之意外事件，爲日方進攻熱河之口實。如華北成立新國，違反公理之原則。國聯處置中日爭執案，已喪失威權，不應再任日本有新發展。該報謂國聯遷延無益，日本將仍繼續爲所欲爲，不顧國聯之建議，國聯應草一强有力之全體報告書，宣告世界，日本武力行動之結果，不予承認。目下祇有美國之擁護，方可保國聯之威嚴，因國聯之威信，爲將來國際動作之基礎。「曼哲斯特衛報」又稱。英外交界得悉日軍在山海關之新侵略後，發生可覺察之憂慮，前此已經發生之事，已極惡劣，頃間頗恐有何事繼續發生，即令日本最好之友人，頃已開始懷疑，爲彼之行爲開脫，能否不遭他人訴病云。「倫敦明星報」亦請國聯取强有力之表示，以維持顏面。駐日英大使舒適日本接受調解之無效，亦與英國遠東外交政策一嚴重打擊。八日倫敦「觀察報」評山海關事件稱，日本將自作自受，中國則多難興邦。日軍當局經過考慮之政策，爲不占領山海關以西領土，似屬顯明，但此點並不能隱飾日本目前政策之重大錯誤。洎山海關附近日艦頃間控制關內華軍，日砲在渤海灣頭，威逼中國之領土，實際上又將重蹈一年前之錯誤。無論滿洲困難如何，但日本對關內，無採取行動之合法理由，則絲毫無有疑義，使甲良好之智理，此時或嫌太晚，惟吾人最良希望，仍在中日雙方直接處理云。

美國

美國官方對日軍佔領山海關事，未發表意見。據美國務部人員申述，美國仍維持自中日衝突發生以來之政策，拒絕承認違犯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所獲得之利益。國務卿斯蒂生十分注意局勢之開展。據「紐



公理先生又給瘋狗咬傷了！（中央日報）

約先鋒講壇報」駐華盛頓訪員訊，華盛頓方面視奪取山海關為日本再度長驅侵入中國領土之開端，美政府擬維持不承認違反現行條約所獲利益之方針，該報稱，遠東危險事件之繼續，大概將引起一與羅斯福氏之秘密新協商。但美國並未向日本抗議。五日紐約泰晤士報稱，美外部亞洲司長洪貝克，四日為榆關事件，訪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同時萊頓調查團之美國委員麥考易將軍，亦與胡佛總統晤商遠東局勢。九日羅斯福與斯蒂生會晤時，談及中日糾紛，談話內容不詳，但官方宣布，會晤結果極為圓滿。推測對遠東局勢定有審慎考慮。九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社論，力促羅斯福以勇往直前精神，與歐洲各國合作。該報稱，日本不惜引起世界大戰，美國不得不捲入漩渦，與一九一四年情形相同，故應從速召集會議，毅然決定採用特別方法，以應付特別危險局勢。國聯盟約中定有制裁侵略方法，如國聯採取制裁侵略者之辦法，自應與之全力合作云。

蘇俄

蘇俄報紙對山海關再度發生軍事，並不驚異。蘇俄懷疑日本不擬進攻熱河之聲明，並預料新戰線即將擴大。五日莫斯科路透電云，蘇俄對日軍佔山海關之反響，頗含敵意。一部分因日本拒絕簽署不侵協定，但蘇俄政府自明瞭滿洲日軍增加，並非為威脅蘇俄濱海省，而為威脅華北，稍後覺放心。「真象報」社評聲稱，佔領山海關為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軍熱河與華北計劃之一部，但其結果，將使帝國主義者之衝突，嚴厲尖銳化。此項衝突一方為日美，另一方為日英。英國反對日本，因其在華北具有重七

利益云。

法國

四日晨，巴黎左派報紙評山海關事，狂呼國聯必須採取行動，而國權黨與右派報紙，則持緘默態度。彼等較傾向與日本同情，並不相信國聯之效力。社會黨領袖里昂卜倫氏在「人民報」著論，直率宣稱，法國必須立時領導各國，指摘侵略者，與其斷絕正式國交。並宣布，彼將決不承認既成事實。最好應聽日本脫離國聯，而國聯不應蒙受屈辱云。

巴黎四日路透電，法政府對滿局態度之精義，爲愼重，與英國密切合作以及在國聯機構內處理此事。法國將確切採取與英國相同之政策。英法兩政府將互相協商，並將與其他有特別關係之列强協商，首先將與美國接洽。法國與英國相同，切盼日本勿退出國聯。但承認，目前情勢極爲微妙，有理由可認爲嚴重可慮。法政府不贊成使國聯冒險，認此舉毫無用處。因國聯缺乏行使經濟制裁之力。至於在經濟方面排日，中國自身正進行此項工作，目前法方不擬竭其日力，探索山海關事件是非之帷幕。一般感覺，主要問題即爲日本將採何動作。但無論如何，法政府不欲爲大多數袒華之國際論者所動搖，而採取嚴厲行動，則爲至明顯之事云。一般對駐日法使瑪泰爾返任前，曾與總理彭考長談事，認爲具有重大意義。

德國

德國社會黨機關「前進報」稱，「日本對華北之刦掠的新侵略」開始矣。民主黨機關「伏鍚時報」稱，鑒於以前之事件與萊頓報告書，吾人對於接受日方解釋，必須存疑。日本遭遇之外國政治星象，目前比較的頗少危險，東亞頃正發生政治戰爭，並無疑義，其結果將重大的影響歐洲政治。「交易時報」宣稱，法國與捷克工廠整批爲日本製造軍器與子彈。國權黨機關「日報」認山海關事件，「與中國一熱辣辣的嘴巴子，國聯亦如之。彼等候南京方面不能免之抗議到來，殊有啼笑皆非之感想。」該報相信，最近日本軍事行動，明白昭示國聯與美國，東京行動對日內瓦議決案絲毫不存顧忌，完全係按照日本之重要利益云。四日晚各報關於山海關事件論調，對日本極不客氣。「德意志時報」稱，上十字架者並非日本，而爲中國人民，其苦痛程度，除德國外，無一國可以擬議。日本爲國聯脆弱之態度所鼓勵，向前直進。日本在萊頓報告書中，在滿洲獲得之讓步，爲一年前日方最熱狂人士所難夢見。因此無怪世界人士深韙華方意見，以爲日本不論出何代價，擬向中國開戰，其目的在摧毀現時之中華民國云。「十字時報」稱，日本予列强以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典型。「交易郵報」意見，認國

聯不能有所作爲，因縱使有一協助中國之企圖，亦將令世界其餘部分，失去均衡，因除武力外，無一事可防阻日本。「日耳曼報」意見，以爲日本攻擊中國本部，將成爲一最嚴重之世界事件。「德意志日報」引申此次事件爲德國獲一結論，謂單藉和約，不能保障和平，無一國能免除其強鄰之攻擊。九日德國社民黨議員，關於遠東衝突，向政府提出下列質問，㈠政府是否準備採取一種態度，認日本現已破壞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㈡是否準備在日內瓦主張由國聯要求（日本），立時無條件承認萊頓報告，並予以執行。如（日方）不依從時，簽署以上各條約之國家，應立時與日本斷絕外交及商務關係。㈢訓令十九國委員會德代表，要求立時召集國聯特別大會。

蘇俄宣言備戰

日本決心積極割裂我國，日無國聯，橫衝直撞之結果，使國際局面發生劇烈之變動者二事，一爲蘇俄獨裁者斯丹林宣言對戰事已有準備。莫斯科九日合衆社電云，斯丹林於七日晚在共黨中執委會發表關於遠東戰局之激烈演詞，九日在莫斯科公布。斯氏在演詞中，注重蘇俄之戰備。氏稱，『因吾人在遠東之某鄰國，拒絕與吾人簽訂不侵略協定，蘇俄不得已將若干大工廠改爲子彈製造廠』。五年計劃之進行，因此遲緩。頃間蘇俄紅軍對任何戰事危機均有準備。紅軍之軍裝均爲最新式之防衛戰具。『蘇俄不知何時被人攻擊，但雖有戰備需要，第一五年計劃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斯氏稱，頃間開始之第二五年計劃，將遲緩進行，本年祇將完成總計劃百分之十六，以後每年僅完成百分之十四。斯氏於全篇演詞中，繼續申述蘇俄對戰事危機已有準備云。

一爲美國新總統羅斯福鑑於遠東情勢之危急，刻正醞釀承認蘇俄。逆料今後國際形勢將依此二線索有重要之發展。

決心抗暴日

中日糾紛，目前業已走入絕地，毫無和平調解希望。今日本占領山海關後，更大舉總攻熱河，派員至華策動侵略，野心毒計，大有必置中華民族於死地而後已。嗟我國人，中國縱欲屈伏，已不可能，目前出路，厥爲與日本決一死戰，蓋不戰必亡，戰或幸免於亡，滅亡生存，決於目前，惟在國人自擇之。三日榆關失陷後，全國軍人向政府請纓抗日之電報，如雪片飛至南京，全國各界請求張學良積極抵抗者，亦函電交馳，足証士氣憤發，舉國痛心。國難前途，轉機不遠。吾人於此有數點意見，茲提出供政府國人之參考。

㈠國聯威信，早已掃地殆盡，今日暴日侵略之擴大，謂爲由其促成，並非厚誣。政府應拋棄依賴國聯之辦法，自求

出路，抵抗暴日。此爲全國人民一致之意志，政府若竭誠採納，人民自努力擁護，胡漢民所謂惟決心抗日一切事方有辦法者即此。

(二)現在政府之機構，並非完善，此爲一般公認之事實，目前國難萬分嚴重，固不應大事改革，但政府組織之合理化，乃不能否認之需要。故設立民意機關，使民意對目前整個民族生死問題有正當之表現，實爲最迫切之工作。

(三)全國人民應確切認識抗日大業，非以國家爲本位，用舉國力量以赴之，絕對不能奏功。至於戰爭更非國家動員不可。馬占山，蘇炳文，朱霽青及萬千無名抗日英雄，視死如歸，固與日本以重創，但或因接濟不繼，動作分歧，未幾即被日本各個擊破，此國人所受之教訓。今後抗日工作，應由嚴密及擴大組織始。

(四)全國軍人如眞欲爲國效死，捍衞疆土，第一要義，厥爲嚴格直接服從中央指揮。中國軍人不服從中央命令，爲禍之大，至今言之痛心。近日全國軍人電中央請纓，志固可嘉，但苟政府命令某軍開赴前線，某軍能否完全遵從，吾人未敢斷其必無問題。故今後抗日工作，應由軍人直接聽從中央指揮始。

（完）

新年一月號

時事月報

內容一斑

借麥之利弊　胡善恒　常雲湄
再討論續借美麥問題聯想及與中國之糧食政策　衛挺生　李權時
目前之糧食問題
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
饑寒交迫的東北義勇軍
鄂豫皖三省勦匪軍事與政治
川黔戰爭之鳥瞰
李頓報告書發表後之國聯會議
德國國會第二次選舉結果與閣潮之經過
美國移民政策之變遷
各國科學界逐月新訊
國內外時事
文藝

劉振東　金國寶　馬寅初　劉秉麟　林振鏞　羅蘭　饒庸君　趙鏡元　袁道豐　朱伯商　張金鑑　吳啓中　二十篇　二篇

社址　南京鼓樓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每冊一角五分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二元八角　郵票代現九折

如此十年！（二）（續）

政之

本報第六卷第一期出版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時各地政委分會之裁撤與否，為政爭一大焦點，亦為蔣桂破裂之導線，卒於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常會，折衷定議，展期至三月十五日前裁撤，並通令各分會，確遵分會條例規定，不能逾越權限，以全行政統系。此事表面似告結束，實則政爭內容之嚴重，初不因是而減輕也。十八年獻歲伊始，有三事可稱慶幸：一為奉吉熱黑四省，於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時易幟，國府分令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為東北邊防總副司令長官，湯玉麟為熱河省政府主席，同時任命四省省府委員及各廳廳長，故十八年元旦已成全國統一之形勢；一為編遣會議於十八年元旦正式開幕，蔣馮閻李諸軍事領袖，集於一堂，蔣介石代表答覆中央代表吳稚暉之致辭，曰：『統一後軍人惟有編遣始能自救救國，否則擁兵自相殘殺，徒取恥辱而已』云云，其言甚為沈痛。然此兩大慶幸事，結果均為不幸，所真可慶幸欣慰者，惟二月一日實施關稅自主一事，然此固食北京關稅會議之賜，非盡革命外交之力也。緣當時東北雖已易幟，張學良等雖已於二月四日宣誓就職，然仍是諸政自專，中央對東北既隔閡，不加過問，東北對中央亦冷淡，各不相謀，彼此因循敷衍，以致其後對俄有中東路之役，為城下之盟，對日積不並立之感，因召三省之亡。至於編遣會議則籌備期間，已多扞隔，開會之後，益覺仳離，不特蔣桂之戰，與有關聯，即蔣馮之爭，亦種因於此，吾人謂此兩大幸事，結果均成不幸，誠慨乎其言之也。此年本報，因時局之多事，銷行愈暢，同人盱衡國事，隱憂外禍，竊念瞎馬盲人，終必無倖，故第六卷開始之第一期——即刊載『日本在滿洲兩路侵略主義及應付方略之研究』一文，喚起國人注意，復於二月三日之六卷六期本報中，刊『日本議會論戰之一瞥』一文，以介紹日本內政外交之一般狀況。彼時日本田中內閣，對華高壓外交，已成衆矢之的，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一案，尤為議會反對黨所搏擊，日本民政黨行將取得政權，中日外交，有機勢一變之可能，故吾人更願國人注意及之，迭次不惜篇幅，為之續述，如六卷第六七期大事述評

中均詳載已故日本首相濱口幸雄（民政黨總裁）之對華外交演說，三月三日之第八期中復譯前任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之『對華問題概況』一文，以示日本對華外交新轉變之徵象，惜乎當局者方勾心鬥角於內部問題，無暇外顧，然濟案交涉之能進行，日本交還濟南之能實現，終爲日本國內輿論之力。關於濟案交涉，本報六卷第七期第十二期有郭天流君『中日濟案交涉之曲折』兩文，自開始磋商至最後妥協，層層波折，嘗爲系統的敘述，及今覆按，猶有餘味；顧以田中之蠻橫，迄不能不服從輿論者，當時輿論，實得正鵠也，本報六卷六期中曾介紹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社論，題爲：『田中內閣最後之一活路』，雖至今日，尚可一讀，蓋此種議論在今日之日本，已不可復見矣。茲摘錄該論如下：

（上略）現在政府雖仍高唱始終一貫既定方針，而對華外交，實已崩潰其一角。又山東出兵之就地保護主義，既顯然失敗，而誘令東三省分立之計畫，雖演幾多趣劇，今日狀況如何？政府倘有覺悟，應將組閣以來對中國政局變化之對策，明白發表之。吾人所見：現內閣對華政策之失敗，爲誤認左右中國時局之基本勢力，而舞弄與大勢相反之對策。對於此點，床次外交，同遠勝於田中外交，而幣原外交，或更有勝於床次外交之處，亦未可知。又如最近抬頭之外交協會一派所唱之對策，其澈底或更進一層，亦未可知。但何者爲澈底的政策，何者爲實際的政策，固未可驟下斷語，且下斷語，亦非本論之目的，然在田中男爵指導下最近二年間之對華外交，實未見有一事成功。徵之於釀成中日國民間之惡感與停頓，假若其他任何政派當政，萬不致生有如田中外交之惡結果，則事實也。若田中內閣之根本對華時局觀念不錯誤，則當絕不至致有如今日惡結果之發生也。（下略）

夫日本對華外交已有轉機如此，然中國則迄無人了解運用，中央無論已，東北負責當局，對於日本政情，亦不加研究，易幟以後，第一驚人事件厥爲殺楊宇霆常蔭槐。時爲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午前二時。據張學良十一日通電宣布二人罪狀謂：『臚其罪狀厥有數端：溯自民國十三年後，屢次戰禍，均由彼二人慫恿播弄而成，跡其陰謀私計，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帥佳電息爭，倡導和平，信使往來，南北協洽，獨彼二人，遲回觀望，陰事阻撓。近如灤東五縣，不肯交還，其阻撓者一；平奉車輛，學良已商允交還，惟彼二人，從中作梗，擅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咸受苦痛，而車輛廢置破壞，公私損失，何可紀極，其阻撓者二；灤東撤兵，順應世局，正協人心，而楊常堅持異議，其阻撓者三。』云，究之

眞相如何，迄無人能明，本來常之爲人貪恣暴妄，誠不理於人口，楊則才氣縱橫，有功奉系，雖其驕蹇足以招禍，然死非其罪，人多冤之，且爲張氏自壞長城惜，蓋使楊果在，東省外交，或不致一無辦法，顧楊常之死，中央對張，殊爲諒解，說者因認爲楊與白崇禧在灤州會面，爲中央贊成殺楊之一因，事涉機密，更難徵證，關於張學良槍斃楊常一案詳情，本報六卷第四期大事述評曾爲揭載，此固東北內附後之一大事件，故不可以不紀也。

按日本之於中國，有萬變不離其宗之一國是，即分裂中國，使其不能統一。其於東北，尤願其與中央隔離。民政黨雖於中國之國民革命，較有明瞭之認識，然於東北問題則不敢拋棄傳統政策，惟進行程序，確有等差。無如東北地方政府，固無人因緣利用，和緩外患，關內各方面，更無人能洞悉日情，隨機善導，使日本暫紓進攻之力，俾我得休養生息，利用自强自保之機會；乃惟以同根相煎爲務，如編遣會議於一月八日第一次正式會議，發表宣言，以『不偏私，』『不欺飾，』『不假借，』『不中輟』原則自誓，且爲之誓詞曰：

『敬以至誠，宣誓於總理靈前：委員等遵奉總理遺敎，實行裁兵救國；對於本黨之一切決議，竭誠奉行，不敢存絲毫偏私，假借，欺飾，中輟之弊。如有違犯，願受本黨最嚴厲之處罰。謹誓』

其言何等莊嚴鄭重，而實則會議公開，而陰謀私室，是以編遣會大會甫經一月二十五日通電閉會，漢口政治分會竟突然下令免湘主席魯滌平之職，國民革命軍自殘之局，由此開其序幕焉。查魯爲接近譚延闓之人，自桂系與程潛反目，中央利魯之長厚，使主湘政，用作緩衝，然桂系則謂魯潛運軍械，陰圖破壞，曾爲王均在九江截獲云云。事變初起，魯會於二月廿二日由九江發表通電謂：『武漢方面，乘湘方軍隊四出剿匪之際，頓遣重兵，壓迫湘境。馬（二十一）日拂曉，以鐵甲車襲擊長沙，機槍掃射，彈如雨飛，一時居民狂奔，狀極悽慘。滌平以變起倉卒，事先並無所知，亦無所防，事發尤不忍使驚魂甫定之長沙，重罹戰禍。爲顧惜省會計，只得飭屬退避平瀏，靜候中央處置。伏讀編遣會議議決，非奉命令，不得調遣軍隊，全國奉行，屬省尤奉行不遺餘力。武漢此次究竟是否奉有命令，抑係是報准行，滌平實無所知，此因交通阻絕，乃利用水道出險離湘，刻已安抵九江，擬尅日來京請訓，並請處分，』云云。此舉勃發於李宗仁未在漢口之時，故方其初起，一般人頗望大事化小。無如一方面關係中央威信與蔣譚利害，一方面則白崇禧典兵北京，誠疑

嫏集，武漢桂系諸將，驕縱放恣，又非李宗仁所能抑止。是以二月二十七日中政會議雖議決認漢政分會此次處置湘事與政分會暫行條例第四條：「不得以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員」，及編遣會命令：「擅自調動」之決議案相違。在此訓政開始時期，行政與軍事系統，不容或紊，中央議決案，尤應絕對遵守。因派監察院蔡院長元培會同國府委員李宗仁切實查明，至兩方軍隊，應各駐守原防，不得自由行動，另派編遣會總務部主任李濟深與何應欽會同秉公擬查具復，聽候編遣委員會核議。又決議暫派何健為代理湘省主席，其形勢非無緩和希望也，而實際則武漢方面追擊魯滌平與譚道源兩部之軍事行動，迄未中止。時蔡元培等盡力調解，與李宗仁在上海時相過從，廣東之李濟深亦於三月十一日到滬，奔走勸告。十二日與蔡元培李石曾等同入京，蔣在此際，態度極强硬，七日致書李宗仁，曾申『維持威信』之論。十三日中政會開會，由蔡元培何應欽李濟深三人提出查辦湘事結果，謂漢分會議決處分魯滌平之會議，僅張知本張華輔胡宗鐸三委列席，如此重大事件，僅憑三人議決執行，未免輕率，應負其責任，請免去其分會委員之職，李宗仁奉命來京，事前並不知情，事後制止，已屬不及，應請免予查辦云云。各議發表後，十四日胡宗鐸等電復中央，遵令去職，時人又以為可告一段落矣，詎知三月十五日南京適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日大會第一次開會，接近蔣之劉文島首提湘事，其文曰：『本會為本黨最高機關，當開會時，葉琪等猶遣兵擾民不已，不特目無中央政府，且無本會，不特日在湘西追擊譚道源部，且假使不急加制止，難免不轉而追擊魯部，直窺江西，震動江浙，故本會劈頭第一案，應對此有所議處，以表尊嚴而維威信，使湘人知吾數百代表之心目中，每刻不忘其呼號哀籲急盼救濟也。故第一日議事日程完畢，應即提議此案，非然者，則戰禍之所趨，多延一時一日，多死數十數百人，殊失湘人燃眉待救之望，國民渴望和平統一之忱，將有使本會隳其天職者，謹請公決』云云，付表決贊成者二百二十八人，李濟深亦在焉。詎十六日胡宗鐸夏威張知本等先有電致胡漢民李濟深等謂自任公（李濟深）抵京中央決議以後，湘事已告結束，而下游則繆（培南）方（鼎英）等師，分出瑞昌信豐，進逼鄂南，夏（斗寅）劉（峙）各師，分出宿太潁確，進逼鄂東。偵察近日下游各師行動，顯無和平誠意，想係前方將領自由行動，如竄入湘鄂境界，職部是否應迎頭痛擊，以保中央威信之處，祈迅即電示祇遵云云，電到，蔣大怒，十九日電致胡夏張等云：頃閱兄等銑（十六）日致展堂任潮諸先生電，至為詫異。中央處置湘事，力

從寬大，但葉琪等部，旣自由行動，襲擊湖南軍隊於前，復違抗中央制止雙方各守原防之命令。追擊譚師，迄未停止，中央又何能不預防其進入贛境。所有調集皖贛境內各師，中央用意，原為鞏固中央，防止反動，決非秘密行為。中央已屢向德鄰任潮諸兄言之，且可與全國人士以共見。最近數日，葉琪等部又猛攻譚師，追及常德，兄等不知自責，反指中央正式調遣之軍隊為無和平誠意，此殆兄等已決心搆衅，乃為反噬之言。逆計兄等發電之日，即密令動員之時，日內必實行向中央各師進擊，而冀以迎頭痛擊之詞，誣指中央為戎首；殊不知適以暴露兄等目無中央，蓄心作亂之陰謀。兄等果如此，正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自絕於黨國，使仇者稱快而知者痛哭也。中央各師將領非奉中央命令，決不敢自由行動，為中正所能絕端保証。中正自北伐完成以來，力言內戰之不可再起，湘事發生以後，痛自愧責，忝為長官，乃使將士有自相殘殺，同室操戈之舉，坐令兄弟鬩牆，自戕手足，以貽笑於外人，其為恥辱，已無倫比，若再不能制止，而必塗炭生靈，豈僅勝之不武，捫心亦何能安。兄等果能服從中央，何慮各師侵入湘鄂境界，若以湘西之謀已遂，又轉而東侵，請兄等細思之。即使如兄等之願，長驅贛皖，直下南京，全黨同志，將以兄等為何如人！全國同胞，將以兄等為何如人？亦自陷於反革命之大罪而已。又豈能以隻手掩盡天下耳目耶？兄等即不為革命計，不為國計民生計，而為軍人之人格與歷史計，亦豈忍冒此大不韙乎？昨日全國代表大會議決，由國府命令制止葉琪之軍事行動，並令其尅日撤回原防，若兄等倘有異圖，使全黨同志維持和平之苦衷，竟歸泡影，又使全國同胞重受自相屠殺之奇恥，殊堪痛心，是兄等為全國全黨之罪人，度兄等決不忍出此。中正辱為長官，並以同志之資格，盡最後之忠告，幸熟思而猛省焉云云，局勢至此，已成莫可挽救，次日李濟深尚見蔣，據云蔣與談湘事，李表示本人無成見，但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和平解決。又謂政府初建，誠信實未盡孚，中央求治意殷，但亦不宜過於操切。國府自粵出發，垂三年耳，整頓改革，非可一蹴而幾，自有循序漸進之軌，若動作過於操切，反使革命之業，肇半途之裂痕，所謂欲速則不達者是。中央每以各地軍財政不統一為病，誠然，但江浙皖贛閩終算統一，其所能較佳於不統一各地者為何。又如關於軍隊，苟能先自拋棄，付之公家，其他各軍領袖，自亦可棄如敝屣，其他軍隊即為我有亦可。今主要者方自牢握不放，宜一般軍事長官之不肯放棄也。李氏又謂：湘事中央應格外寬恕，漢方各將應格外忍受，方能消弭無形。若中央再加壓迫，壓迫過甚，勢將不接受，屆

時中央爲威信計，益非用兵不可，和平之局，愈將無望，頗非本人之願。如謂武漢桂系不好，桂系打倒後，必有第二桂系者出，李氏並謂湘事惟有引舊語曰：「盡人事，聽天命」。又謂官職小，不便作主張，僅能如郵差之傳信使命云云。其言深足玩味，然蔣桂之戰，卒終不免。以上湘局破裂之經過，本報第六卷十二期以前大事述評中，敘誌甚詳，至三月三十一日出版之第十二期本報，更有專篇紀之，題爲『湘局破裂後之大波瀾』，蓋在討伐令下後，分析各方情勢之作。至三全代會對於內戰，既有劉文島之嚴重動議於先，復有授權國府處置之決議於後，一若專爲內戰而開者，其詳備見於本報第十一二兩期，直可作革命痛史讀，然而要不失爲統一以後之一大會合，如軍事，財政，外交各種報告，實有參攷之價值，各該報告全文，具載六卷第十五期起迄二十四期止本報，留心國政者，可資翻閱也。

按中央自三月二十六日對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下令討伐，並於二十一日先將李濟深拘禁湯山，即令各軍前進，蔣本人於二十九日由京赴九江，長江戰事，一往順利。四月三日胡宗鐸赴黃陂召集軍事會議，因李明瑞反正，胡與陶鈞等不得已，於四日通電下野，退兵鄂西，軍事急轉直下。蔣於五日抵漢，收拾鄂局，並於九日發表自劾宣言，一面派兵上溯宜沙，胡陶無力抵拒，得款十萬元釋甲出洋。蔣復於十五日由漢抵長沙，佈置攻桂事宜。先是白崇禧在北方督師，皆唐生智舊部，唐於湘事起後，由日來津，運動倒白，白以環境惡劣，早經入病院養痾，三月十七日更秘密由津南下赴港，唐則於二十日由津赴唐山收集所部舊軍，代理白崇禧職務之李品仙，於是日領銜通電，聲討白崇禧，聲明服從中央，擁護統一。白既失敗，李宗仁則於二十二日由滬抵港，將以粵桂之力，與蔣對抗，然而接近蔣之陳銘樞倡言促進和平，而粵將陳濟棠素稱接近胡漢民者，亦與銘樞表同情，於是桂系在粵勢力，大受打擊，其後既混戰湘粵，迄無結果，世人以爲武漢事定，國家宜可實行和平建設矣，詎武劇連台接演，又以蔣馮決裂聞！

方武漢事起，蔣馮之間謠諑紛起，馮既辭軍政部長，移居華山，邵力子馬福祥往來奔走，極事拉攏。軍事既定，馮部韓復榘師於五日入武勝關，八日謁見蔣於漢口，馮則於八日響應唐生智聲討桂系電，以明本人與桂系之關係，頗可玩味，其文云：『十七年北伐之時，以彰德之役爲最烈。玉祥適當其衝，而濟寧方面亦爲孫逆傳芳所反攻勢如潮湧。石軍長友三等則馳驅於魯豫之交，鹿總司令鍾麟等則合力抗禦於大河之北。是時敵衆我寡，左右各路，顧此失彼，形勢之危，

間不容髮。桂系各軍，名爲北伐，實則停兵武漢，袖手以觀。雖迭經遣使告急，急如星火，而口是心非，言與行背，遷延推託，終不肯發一兵，遣一卒。直至戰事已停，彼反遣兵北上。當時倘有不幸，彰德失守，則北伐大業，將廢半途，此不得已而言者一也。我軍戰機愈危，彈藥將罄，不得已復向其請撥械彈，以助軍勢，孰意我已舌敝唇焦，彼則聽之藐藐，藉故推辭，終不肯假一槍，助一彈，我軍彈藥既盡，繼以白刃，血肉相搏，死尸遍野，苦力撐持，極人世之慘烈，幸仗總理威靈，將士效死，始爭得最後之勝利，設早得其助，當不至此，此不得已而言者二也。迨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正黨中同志協力同心共謀國是之日，乃彼桂系軍閥，陰懷叵測，肆意挑撥，信口雌黃，顚倒黑白，與玉祥共事之忠實同志，咸係中央派來，或任黨務工作，或任文書職務，而欲誣爲多係共黨份子，散布流言，百方離間，必欲天下之人，皆不敢與玉祥共事，方遂其意，計之很毒，出人意表，此不得已而言者三也。更有甚者，清共爲名，屠殺異己，黨中青年，苟不聽其驅使，則皆誣爲共黨，無論有無眞正共產嫌疑，亦不論嫌疑輕重，悉遭殺害，奚止百千，時玉祥有對共黨嫌疑輕微，罪不致死，而處以三年或五年監禁者，則誣爲容共。血口噴人，任意攻擊，推其用意，不外加玉祥以罪名，藉遂其挑撥離間之伎倆也。以上種種，事實俱在，皆玉祥所身受其痛苦，以不能忍之事，不能忍之言，而隱忍未發，以至今日，誠以國事多艱，不堪再有破裂，今讀唐總指揮通電，益知受其痛苦者正不止玉祥一人，因將過去事實，擇其大端，陳之於國人之前，是非曲直，自有公論，望海內先進，明以教之』云云，此外更於四月十三日通電闢謠，自謂與世無爭，中央復擬畀以行政院長，馮又力辭。會中日濟案交涉結束，中央令山東主席馮部孫良誠接收濟南，乃因細故誤會，突然辭職赴豫，中央不得已，急派陳調元接收，於是又爲蔣馮關係，加重暗雲。五月中旬中原形勢益急，馮於十日致蔣電，於中央頗多指摘，蔣於十三日復電解釋，語語有稜，該電內稱『比來謠諑紛紜，影響大局，誠宜謀一根本止息之方。承推誠相示，何敢緘默。各部同屬中央，而中央亦非個人之中央，前次一二集團發餉，未能一致，乃環境關係，非存畛域。一集士兵，多籍東南，生活較高，故欠欵較久，便不能支。以實際生活，不得與西北士兵習勞耐苦者比。二集因兄治軍有方，推心置腹，雖不發餉，而士兵衣食住，尤優厚於其他部隊。中央以軍政部長屬兄，亦希望兄推對二集之心，惠及全國，俾求全國軍政之統一。一二集同受軍政部節制，弟決無自私之意。以前中央財政，僅出之東南數省，今全國

收入，悉歸中央，當使各部隊不受參差待遇。前四集李白時謂中央厚己薄人，截中央稅欵，以供個人，中央未獲分文，而其軍餉仍積欠半年以上。事實具在，深爲痛惜。弟以爲如欲求統一，地方上不可祇求餉欵之統一，中央亦不可祇求命令之實行，凡軍裝軍器，固應有整齊劃一之辦法，而精神主義，尤必一致。歷來軍閥心目中，不知有中央。武力統一之迷夢，雖屬愛國，亦成禍國，洛吳及桂系可爲殷鑒。中央受三民主義之命令，集全國革命同志而成，非任何人所得把持，亦非任何人所得離棄，把持者必敗，離棄者亦無僥倖。近頗聞謠傳，謂如兄到京將爲任潮之續，諒兄不爲所惑。桂系違抗中央，得有確實證據，任潮曾與逆謀，弟雖無似，自入黨革命以來，未曾賣友，亦未曾殺戮革命同志一人，平素行爲，可以復按。任潮以私言，爲弟最久部屬；於公則無革命功勛可言，故不得不與懲戒。如兄則言公爲革命之元勛；於私交則誓同生死。弟如有不利於兄，則人格破產，且何以再見革命同志。現奉安在即，弟決親自赴平，同志中或勸弟勿行，謂有人謂兄將乘奉安不備之際，宣布獨立，弟已正色拒絕，謠言雖盛，不足傷兄與弟之信義。現決於二十左右成行，盼兄能於期前來京主持中央，否則奉安時必至寧。弟敢斷言：兄來則謠可盡息，不來則雖力闢亦無效，且人更疑。德鄰就護黨討賊南路總司令後，外傳桂系下廣州後，馮某將爲北路討賊總司令，郭春濤在港在滬，對人自稱爲兄之全權代表，謂兄於聯桂違抗中央，已有決心。此誠可笑，兄早知桂系奸計，庚元兩電，歷數其罪狀，當能省此。況桂系未必能下廣州，縱曰能之，亦不過如張褚迴光返照於膠東，滅亡更速。弟惟恐其不深入粵境，今果退向梧州。有人謂兄已動兵，將由信陽唐縣謀與胡陶舊部圍攻漢口。更有人謂兄將攻晉謀出平津，由外蒙勾結蘇俄。此種無意識之語，稍有常識，知兄人格者，誰能信之？惟萬一謠言竟成事實，還望先期示知，弟爲公爲私，當通電下野，以全大局，以完友誼，決不能再有戰爭，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云云，至是而破裂之形勢，已形露骨，適平漢路有被炸之報，蔣復於十六日電馮，云：『頃據路局報告，武勝關及信陽等處，原駐部隊，均向後撤退，武勝關隧道及其附近鐵橋，已被炸毀等語。此時謠諑雖多，但我二人持以鎮靜，不爲所動，決不致發生意外。所有扣糧阻車等事，均經去電查禁。駐鄂各部隊無向豫境侵犯之理，豫軍自無向後撤退之必要。至隧道鐵橋被炸毀如是屬實，則日前北平方面據路局職工報告，謂漳河黃河兩鐵橋，及武勝關隧道均已埋布炸藥者，適予以證實之資料，將使大局益陷於危險。弟深信此必非尊意，務希迅速查明，

飭令恢復原狀，並告知各將領，勿爲謠言所動。元（十三日）電所陳，尤望即行惠復，黨國安危，革命成敗，繫於此時云云，適西北軍將領劉郁芬等有銑（十六日）電發表，有護黨救國，請馮統五十萬武裝同志與蔣周旋之語，時局新幕，果已揭開。二十日中常會開會，譚延闓等對馮部行動甚憤慨，二十三日中常會復開會，經衆議決，馮永遠開除黨籍，革去中執委中政委國府委各職，另由國府下討伐令，關於軍事政治緊急處分，由國府全權辦理，其劉郁芬等馮部將領，先行免職查辦。次日國務會議議決，對馮綏下討伐令，另發查辦令。時馮部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龐炳勛等於二十二日在洛陽發出擁護中央通電，馮於是以二十七日發表引退入山通電，謂自五月二十七日起，所有各處文電，一概謝絕。先乎此者則閻錫山曾於二十二日電馮，勸其釋兵遠遊，願與同行；馮覆電稱謝，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果已到并，閻遂於是日電中央辭職，聲言與馮同游，至是蔣馮關係，浸寖變成蔣閻關係，而南方湘粵軍之攻桂者則已克梧州，攻柳州，蓋桂戰將近結束，而蔣本人則以迎櫬之故，於二十七日親抵北平。以上各情，六卷二十五期以前本報，縷述甚明，實革命軍人離合之大觀也。

馮既受閻之招待到并，一時已與軍隊脫離關係，於是世人之注意馮者轉而注意閻。閻既表示辭職，與馮同去，中央乃日爲留閻之工作，蔣到平後，閻亦於六月三十日來平。蔣閻間商定先辦編遣然後出洋，閻首肯，馮則惟閻之意是從。七月五日國府下令撤銷對馮協緝令，並令地方優予保護，重閻意也。繼續編遣之議既定，乃於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開第二次編制會議於南京，就第一次會所議決之原則與綱領，更爲實施細則之研討，其大會則八月一日起開至六日止焉。其事具詳於本報六卷之三十一二期之『編遣實施會議』專篇。在此時期，不幸東北之中俄外交發生重大問題，即七月十日東路督辦呂榮寰遵外交部雖『押逐局長亦所不惜』之電意旨，下令撤換東路俄國正副局長，逐之回國，故十四日俄國下嚴重通牒於中國，釀成戰禍是也。茲案經過見於七月二十一日出版之本報六卷二十八期之『中東路案詳紀』，余因是曾作東北之游，歷瀋陽吉林哈爾濱諸地，遍訪張學良張作相呂榮寰諸負責人物，旁及駐哈各國領事，暨我方海陸軍人，有『東北視察記』一文，載八月十一日出版之六卷三十一期本報，將中央地方瞎馬盲人玩忽國事之狀，描畫無遺。果也，其後有伯力盟約之屈辱，又即日本九一八敢於啓釁之遠因，蓋自是日本灼知中國之無能，與中俄之不至合作，遂爾任性侵略，肆無顧忌也。故東路案引起之中俄衝突，實最近十年中關係國家利害之一大事件。顧世事更有極端不幸者，中

俄邊境方有戰事，而國內黨派之暗鬥，迄無止息，因有九月十九日第四師師長張發奎在宜昌擅自調動，圖抗中央之事變。此事旋經中央明令免張之職。據傳內容係因張與桂省主席俞作柏曾發電請汪精衛回國，被中央扣留，又因張部奉調移駐隴海線，經所謂改組派者煽惑，謂係中央有意將其解決，故張挺而走險。張自宜昌竄湘，何健奉中央令堵截，宣傳勝利之電，無日無之，而張率部安全入桂。自經張變，十月三日中執委會遂決議通緝陳公博顧孟餘等，同時閻則請馮由太原之晉祠，移住閻之原籍五台，而廣西方面則主席俞作柏已公然背叛中央，經派陳濟棠呂煥炎實力解決焉。距張發奎事變之幕尚未全閉，所謂西北軍破壞編遣稱兵作亂之幕，又於十月十日揭開，時俄邊戰事方亟，同江正在俄騎蹂躪下也。方西北事初起，由宋哲元領銜於十月九十兩日連發通電，申論國事，推戴閻馮，唐生智等則電閻勸馮入京。未幾，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等於十四日通電反對二集團破壞編遣，公開聲討石敬亭，謂其人係害羣之馬，萬惡之兇，西北軍內部破裂，此爲最露骨之一幕。時各方注目於閻，方本仁奉蔣命，盡力周旋閻氏，十月二十八日國府更下令特任閻爲海陸空軍副司令，五日閻氏宣布就職，蔣本人則於二十八日由京赴漢，三十日到達，次日赴豫視察前方，韓復榘是時已爲蔣用矣。像戰第一步，中央軍甚爲得手，故蔣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鄭州回漢；命唐生智代行總司令職權，從事善後，顧其時張發奎李宗仁黃紹雄等已在桂聯合攻粵，形勢甚亟，陳濟棠等於二十二日通電作戰，於是廣東重爲時局之重心，二十八日何應欽代蔣赴粵督征。在此國內戰爭無已之際，十一月二十日俄軍占領我滿洲里，張學良因於二十六日電致俄外長李德維諾夫聲明承認伯力會議之開會，十二月三日遂成立伯力盟約。何應欽既於十二月二日抵廣州，乃奉調赴粵之石友三部突於一日夜在浦口變亂，南北大局，復被牽動，時閻頗重視東北，故派傅作義蘇體仁於十二月五日赴瀋陽謁張學良，號爲犒師，中央同此心理，亦於同時派吳鐵城以犒師名義赴遼；自是一般視線又集中於關外，惜其非爲對外，乃係對內，滋可痛也！先是石友三變叛，於十二月二日通電主張和平，三日更通電就所謂第二屆中執委會任命之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職；同時唐生智復與劉文輝何健等聯名發東（一日）電，主張和平，次日更電勸蔣介石罷兵，十二月三日則通電稱奉汪精衛先生轉來二屆中執委會訓令，特任生智爲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逕在鄭州就職云云。一時中原大見吃緊，而閻錫山則於十二月八日電蔣，矢言『唯命是從』，唐生智駐平留守處且於十六日被閻飭令查封。幸而此際廣東戰事，頗爲得手，據十二月十三日何應欽陳濟棠等通電，謂血戰三晝夜，逆部全潰云云，自是中央乃得專力對付唐生智，中常會則於十二月十九日依十八日中監會之決議，宣告開除汪精衛之黨籍焉。以上各情，變化詭譎，匪夷所思，及今追敘，惟有悲愴，其詳情每週皆有紀錄，載在本報各期大事述評，千秋萬世之後，讀之者更不知作何感想也。（仍未完）

最近國際政局之動向

佐藤忠雄著
劉文衡譯

一、現狀維持派和現狀打破派的對立

目下國際政局，可說是向二種方向發展，一爲維持現狀，一爲打破現狀是。在另一方面說就是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消長推動是也。現狀維持派則以國際主義思想爲背景而現狀打破派以國家主義爲其指導上的精神。

現狀維持派主要論據是第一爲凡爾賽和約，第二爲國際聯盟，第三爲非戰公約。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空前的慘劇。犧牲了數百萬萬財富和數百萬的人命，爲世界上未曾有的大破壞。人人皆提怖戰爭之慘禍而企望和平。以互相和親及自制協調的思想上造成了所謂之國際主義。即在這濃厚的空氣中造成了凡爾賽和約，以此思想構成了國際聯盟，於此尚認爲不足又成立了非戰公約。而國際主義者即以凡爾賽條約爲維持和平的鐵則，以國聯爲和平的殿堂，以非戰公約爲和平的門徑。

然而這些所謂之維持和平的鐵則，世界正義之誓約，果眞有其意義麼？自另一方面言之，當大戰時，則國家主義的思想異常濃厚。在大戰初起時塞爾維亞全國受了奧國砲火的洗禮而化爲焦土，比利時則受了德軍的蹂躪。比利時固所謂永久中立國也，依國際法各國應保障其安全。然世界一發生戰爭，國際法沒有一點力量，而條約不過是一片廢紙。由此觀之各國爲其自國的安全不能不有一種自衛。依此當然增加了其國家主義的觀念的强度。

國家主義爲其本身的發展，完成其最後的目的，因而展開了國際的現象，在政治上改定了或廢棄了拘束本國的一切國際條約，在經濟上則施行保護關稅政策。

二、二種國家羣的對立

（1）現狀打破派的國家羣　在維持現狀下最不滿意的是在歐洲的德國及其同盟國奧大利亞，匈利亞，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在東亞方面是日本。這些國家爲什麼對于現狀不滿呢？

德國及其同盟國戰敗後失去了其領土，德國負了重大的賠款，縮小了軍備等。例在德國本土上法國割取了亞爾薩

勞蘭，在波蘭奪取了西來晉亞，在巨哥斯拉夫奪了保黑米亞。在南太平洋德國的殖民地一部分讓於英國，一部分則讓於日本，在美洲的殖民地亦全部割讓了。所謂之賠償於英法日比的賠款最初爲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無窮的數額足與天文學上的數字相當。倫敦會議和海牙會議，道威斯計劃和楊格氏計劃皆爲對於賠款會議。經專門家審議之結果，分五十九年償清，每年付款數目約當日金八億元。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其法定平價最低限度約當日本貨幣六百六十億圓，其每年賠款額約當日本每年約預算之半數。故在德國有希特勒率領其法西斯黨出現了，在事實上德國頻于破產時不能支付賠款。所以又在洛桑開了賠款會議　。賠款數降低到三十億馬克。

由軍備上看來受英法美日聯軍之攻擊，踐踏了本國的領土，以雷馬克在其西部前線無戰事上以豪語誇張其陸軍，今者僅能有十萬矣。控制北海和英國爭霸權的海軍，也無形中縮小了。負着德國之精神以其科學之力造成了精銳的袖珍戰艦足使法國震驚。由托拉斯克的帝國主義理論以德皇的世界政策，或以莫洛哥問題威嚇了法國，或以拔哥達特鐵路計劃威脅了英國的德國，當然不滿意于悲慘的現狀。故每有機遇即唱不滿，對于怎樣打破現狀，努力從事逃脫于國際的拘束

（2）現狀維持派國家羣　對于德國情勢懷着神經過敏形態的第一爲鄰邦法國。德法關係說者謂爲因果循環，自古即爲仇敵。往昔姑且不論。自拿破崙時代言之，德國彼時遭了慘敗，普法戰爭時而法國則遭敗北。今者大戰結果德國又爲法國所敗。在兩國這種輪迴關係上法國在任何時候皆感受到德國復仇的恐怖，法國時時念着德國的復興。法國的外交政策即以此爲基調。故開口即云安全保障不過爲是而已。法國的堅牢不拔的國防觀念，決不容許一絲一毫的妥協。

在華府會議之時以混沌的歐洲政情爲理由，感受了安全的利害故在陸軍上排斥了軍備的限制。關於補助艦潛水艇法國要求比英國多，在戰鬥艦上甘願少三分之一即以此作爲潛水艇的補償爲法國的權利。故美國之「補助艦的比率相當于主力艦的比率」提案，笑殺法國固無足論。所以英美兩國以强弱兩種方法努力相互說服法國是無益的。故英美皆憤恨法國節省了其財政，從英美借款作其造艦之用，無論怎樣法國一點也不變動其國防信念。

在倫敦會議時法國首相杜爾定敢冒然排斥了英美的要求而迅速的退出了，不顧會議決裂的責任問題。結果法國對外政策之基調不外爲其安全保障。法國從不交讓妥協，在其國家之權利不當的强制的場合上，特殊是在少安全率危懼的場

合上，在美英不然，她確是一個敢作敢爲的歐洲的大國。

法國對外政策基於安全保障前已述之。換句話說法國的外交就是對德的外交。因此在一切情形上和在大戰時生死與共的英國結連一氣。從小協約國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猶哥斯拉夫等亦大戰時法國之同盟國。波蘭爲戰後新興國家爲法國之肺腑，亦法國之與國也。法國即以這些諸小國包圍了德國及其國家而作成一個陣形。即所謂之德國領導的國家羣和法國領導的國家羣對立是。

德國以打破現狀爲目的，努力復興其戰前的勢力。法國則以維持現狀爲其原動力鞏固其守勢的陣線。而以凡爾賽和約及國聯爲其武器。

德國打破現狀的手段首先希望凡爾賽條約的修改，締結了德奧關稅同盟條約，但已遭法國反對，近更要求軍備平等待遇在歐洲外交舞台上起了狂瀾。對此法國反對最烈，若德國要求凡爾賽條約的一部分的改訂即不啻維持現狀系統上崩壞一角也。法國利用國際聯盟力量主開英法德意四國會議。而德國爲脫免其現在的拘束計對于其維持現狀的殿堂，將要極力擺脫吧！

法國的對外政策是以對德政策爲其骨幹，至對義政策和對英政策不啻其左右翼也，茲述之如次：

（3）法義之對抗關係　義國在大戰之際和法國向德奧參加了戰爭。義國並非義務的參戰，爲着亞多里亞海的霸權和原料供給地及過剩人口的移民的殖民地而參加了戰爭。義國參戰是和英法結了戰後報酬契約的。戰後的獲得物一點也沒有，故義對于英法非常憤恨。在巴黎和會上爲不容許義國之要求，而義國全權代表奧蘭得即首途歸國。在這種關係上義國爲不滿意凡爾賽條約最早的一員。無論怎樣凡爾賽條約的改訂，在這一點上義國是站在德國方面的。

加之法義互爭地中海的霸權，因此故不滿意軍縮問題。更就地中海對岸非洲殖民地觀之，兩國的利害亦不易調除。在另一方面看來義國的舊仇是奧國握着亞得利亞海上的霸權，代奧國而起了強大的巨哥斯拉夫得法國的支持而和義國對立，在此義和法缺了調和，故義國站在保加尼亞方面而與之對抗。但是關于此點在大戰時義國是反對德國的。

還有義國人口不斷的增加爲地域所限，且缺乏近代國家鐵，煤，木材等資源，在這一點上完全和日本站在同一的立場，以打破現狀爲必要，此爲其日常心願也。

由義國的環境和國內情勢看來，必然的要釀成空前的邁進。莫索里尼的出現和法西斯的革命則爲其當然的結果。而內部已達到充實的結構，在對外和法國還沒有達到結成精細

的關係。是爲歐洲政局不安的一斷面的原因之一。

然在歐洲這種關係上英國是演着什麼任務呢？我們來把她說一說。

三、英國在歐洲的立場

大戰後英國的外交的基調是在經濟復興。世界大布爾喬亞的英國，也在大戰時露出其窮困的現象。先向法比及其他各國借了巨額的戰債。後從美國借了約合日金九十二億圓的借款（美國對聯合國債權約二百億圓）。戰債問題和賠款問題爲歐洲經濟界之大病，且爲現今世界衰敗原因之一。

在這種關係上英國有許多的失業者，產業日趨凋零。若想把其回復，這是英國最大的急務。英國的對外政策從大戰之後以復興歐洲經濟爲主眼，故此期望德國之復興亦爲其一部分。故對德表示好感，以防代德而起的強大的法國，因而採取了對法抑壓政策。又一方面在大戰時緩和了德人的結怨，而收一箭雙鵰之效。英法於此故不能不生出破綻。

然英國根本政策在復興經濟。經濟復興爲政情安定之前提。在這一點上看來英國仍爲維持現狀派，在其根本上任何時候皆與法採了同一的立場。所謂之維持現狀的國際聯盟其後山則爲英法操縱，縱令德義及其他不滿意于現狀的諸小國也毫不足憂慮。蓋法國率領了波蘭，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猶哥斯拉夫等，而英國則有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美聯邦印度及愛爾蘭自由邦恰和六國同盟國一樣。歐洲外交則以英法關係爲總樞軸，如前所述英法聯盟實含有指導的任務，握着決定權的事實。若英法兩國意見一致，歐洲外交沒有任何變化，國際聯盟亦沒有任何變動。故英法爲國際聯盟之總關鍵。

由是觀之，國際聯盟自其運用言之並非公平無私的和平機關，也不是如理想主義的陶醉者所謂平和的殿堂，不外爲現狀維持機關而已。於玆所謂現狀含有現時局面的意義，無所謂公平或不公平更無所謂正當或不正當也。對於現狀的變更無論其理由如何，究非聯盟一貫之精神。國際聯盟在這種意義上爲平和至上主義，於玆所謂平和不外墨守現狀而已。在這一點上聯盟以各小國爲最有力的擁護者，各小國對於滿洲事變皆起了巨大的騷動。所謂之聯盟爲英法的和平機關者，恐怕是對於英法一種誹謗了。在軍縮會議上義國航空部長憤恨英法的共同戰線，特別是對於法國不滿，對於聯盟則施以攻擊曰：「國際聯盟不外英法美的外交製造所，掛着人道主義招牌騙人……」此眞所謂一語道破。

然英法關係不用說是因兩國的執政者而消長。特別是英國內閣依于某黨的組織而反映到兩國關係的濃度。自由黨勞

工黨則對法冷淡而保守黨則異常親法。當保守黨內閣時代在野黨勞工黨的一個議員攻擊其外交總長張伯倫曰：「法國眞是幸福，有兩個外交總長，一個有薪俸的白里安，那一個則是沒有薪俸的張伯倫。」雖云刻薄，亦可見英保守黨親法之梗概。

自海軍問題上說來兩國是對立的關係。法國在拿破崙時代其海軍爲納爾遜所破，在當時是很有名的。當時大陸各國悉在法國卵翼之下，至隔一衣之水而不得渡海，至有名之拿破崙而不能奈英國何。英國即持此寶貴的經驗，且爲搬運食糧的商船在大戰時爲德國潛水艇所沉，幾頻餓死的痛苦經驗。握着幾十年海上霸權 ，在這種關係上當然是不容易讓步的。

特殊是在地中海法義海上爭霸戰，是和英法海上爭霸戰互相交錯着。英國不僅是要守埃及，特別是到印度，澳洲的要衝蘇彝士運河的航行的確立，必然的不能不確保地中海航行的安全。法國對此爲保障其對岸基尼斯及其他殖民地的交通的安全，爲阻止土人搬運其原料和糧食，故法國仍站在安全的關係上。義國亦和法國採取同一的立場，於此亦成立對立的關係。

由上觀之，英之對法似弱一籌。在大英帝國內部關係上，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菲聯邦等各自治領域皆恰似爲一國家。在帝國會議上憲法屢次改定，而各自治領域與英國成爲對等的關係，恰爲獨立國家，僅不過共戴一君主而已。加拿大且與日本互派公使。愛爾蘭自由國則撤回對英皇的宣誓。即就英國本身言之對於其自治領域亦不如昔日之威嚴。加之財政困難其世界金融之王位已爲美國所奪去，即法國和美國獨占了世界之金，以財政的優越壓倒了英國。

英國向來是外交界妙手。以其卓越的手腕也奪回不了昔日的優勢，在內部對於各自治領域則減少了其威力，對外東感法國之壓迫，西感受美國的壓迫次第失去了其積極性，在產業上和在殖民地事業上及在海上覇權上，感受美法的壓迫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四、美國之對外政策

現在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爲國際的大資本家含着偉大的勢力。不用說中美和南美在其門羅主義卵翼之下，就是遠隔萬里波濤的太平洋的遠東也不出其範圍。自其祖翁華盛頓以來，對於歐洲政局採取了孤立主義，向來是不問不聞的。

美國爲全世界最富之國，爲全世界的債權國。天惠驕子，其銅鐵煤煤油爲世界第一之產量，殆占全世界總產額之半數，其偉大可想而知，在大戰時交戰各國之貿易集中于一身

，故有握全世界現金之總量。以機械文明之精華益使工業發達。益使金向內輸入，于是則美國愈益繁榮。其他各國無論其為勝為敗則皆感受戰爭之疲敝，故愈益窮困。美國外交之原動力即不外此莫大金力是。稱其外交為金元外交者以此而已。然美國究竟採取了怎樣的對外政策呢？述之如下。

（a）門羅主義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門羅主義為其基本的指導精神，這是人所樂道的。本來的門羅主義是排斥歐洲各國對于美國的干涉，不過是個消極的意義。換言之即以美人治美洲為其原動力。自另一方面看來美國把中南美各國從歐洲列強榨取之下救出來。

經過若干年月在中南美各國皆次第成長，然對于美國之門羅主義皆與之以非難。阿根廷和墨西哥之代表在聯盟條約上且公然提出抗議，聯盟對美方要加入之時故與以保留。特別是在美國的哥倫比亞沿海諸國對於經濟的帝國主義感到壓迫。美國金元的重壓加到中南美各國，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在南美英美的經濟戰正在熾烈的進行着。

（b）對歐孤立政策　在歐洲則採取了孤立政策，這是華盛頓歷來的傳統。在遠隔地歐洲政局即以與利害無關為理由。故此孤立主義能亙延這些時日。

科學進步使交通機關發達，結果是把世界距離縮短了。在他一方面說國際社會的牽連性，其關係異常的深，在世界一角的所發生的國家現象，把其波紋有波及國際社會全面的趨勢。這種關係影響了美洲的孤立政策，故美國是在歐洲政局的關係的情勢上。特別是參加了大戰，借與了英法許多的金額，和歐洲結合了深切的關係。

但是無論怎樣而美國仍倡傳統的孤立政策，依大總統威爾遜的主張依然是不加入國際聯盟，孤立論者占了勝利。國聯成立以來軍縮即囂塵日上，所謂平和主義者，國際主義的歐洲努力使美國加入聯盟。特別是在美國未加入國聯，在政治問題上也不能參加，但是其在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上已派出代表參加了。滿洲事件勃發以來國聯和美國在政治上的關係事實上更進一步了。不管國聯和民主黨的美國怎樣來應付中日事件，自大體上說其和國聯的關係不管怎樣的移轉，不能不說是最有興趣的問題。

（c）遠東政策　美國的遠東政策是含着軍國的帝國主義占領土的慾望，中美條約，自通商以來，吞併了夏威夷，占領了菲利濱等事實是勝于雄辯的。

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者其內容恐怕某一國獨占而已，在美國方面說亦應享有一部份權利，不得擯棄不顧之謂。當時各國皆已享有中國之權利，而美則無，故出是說以警告之

。後即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為東亞外交之基礎，作為對於各國之鐵則。今屆滿洲事件而美國又把對各國之老調對日重彈。

美國單以經濟的帝國主義野心侵略滿洲。在日俄戰爭之後美國鐵道大王哈立曼想和日本共同經營滿鐵，為小村外相所看破，當即嚴辭拒絕。後來美國依其資本設立滿洲銀行計劃，若以美國奉天領事斯托來特的活動已將成功，握着當時中國權柄的西太后宴駕，為當權的袁世凱所拒絕故終成劃餅。斯托來特千仞之功虧於一簣，偶遇而已。繼之而起惱克斯所倡之滿鐵中立案，亦因日俄之反對而致失敗。一切美國之經濟侵略滿洲計劃皆歸失敗。

後來美國承認了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即所謂之石井蘭辛協定是，在華府會議時想以九國條約推翻是種協定。九國公約為美國的遠東外交有力的發言權的根據。其主要內容即為保全中國領土，承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

華府會議不僅是軍縮會議，在另一方面則為各國遠東政策重訂的會議。美國對於各國企圖採取優劣平均條件。在這裏即所謂剝奪了日本對中國的利益，要求取消對中國政策的會議。

在這會議上開始締結九國條約，議決廢棄了日英同盟及對中國政策等重要事項。可是日本為其權利當然要保持山東問題。在華府會議之一斷面看來，的確為美國遠東政策的全體。

要之美國並非想獲得中國的領土，也不是如其他列强租借中國領土，而站在正義人道的純理論上來迎合中國國民的心理。美國所以然者，為一方抑制各國，而他方則獲得中國親美的傾向而擴張其經濟的利益，是誠一舉而兩得。

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礎是在獲得在中國經濟的利益。換言之即在貿易和投資。特殊是中美貿易樂觀，故美國積極經營遠東。今日美國在歐和在南美日趨衰落，而中美貿易有年年增加之傾向，相信將來中國為美國工業最有希望的市場。故美國對于遠東，不能執一無關心的態度。同時在政治的關係上亦不得例外。

在政治關係上美國所最關心的為太平洋的霸權。美國不僅直當太平洋洋面，而且在太平洋上占領夏威夷和菲利賓。由此觀之不僅為太平洋上的國家，而且為遠東的國家。縱令離開經濟關係，而美國對于遠東所發生的事件，亦得有其發言權和主張。

然而在美國不能不說是經濟關係決定了其遠東政策。無論如何美國重視門戶開放的原則，則為其事實。對中國侵略

落後的美國，在努力恢復優劣平均主義上，不得不以門戶開放主義爲其武器。

美國在三十年間在中國雖爲落後的侵略，今者已以商品打倒了各國的勢力，取而代之矣。其中日俄戰爭後美國不喜日本在滿洲的勢力，爲驅逐日本在滿洲的勢力，在巴黎和會及華府會議上可以看出美國的態度，固無庸疑。此次滿洲事件而美國又倡不承認主義，我們由美國的遠東政策上想來，就可一目了然了！

譯自日本外交時報一月號。

金剛法會

（陶在東）

祈禱和平計安出。不求生軍求活佛。活佛班禪中國來。欲歸不得圖恢復。活佛正在求死佛。保和殿。清故宮。宮花寂寞紅。歲久無人蹤。忽而鉛鼓鐃鈸鐘。犍椎（註一）熱鬧上九重。法螺大吹其鄂東。（註二）香煙寶氣篆鳳龍。男男女女磕頭蟲。霎時草木皆兵地。都入蓮華極樂中。佈施金錢百千萬。喇嘛開顏和尚胖。一場功德幾金錢。如此犧牲亦可憐。胡不改作救國捐。君不見。義勇軍。好小子。苦戰經年拚雪恥。雪地冰天餉械窮。手握機鎗僵凍死。

（註一）犍椎。法器總名。

（註二）藏語鄂東。即法螺。蒙古人死捐其腦骨爲之。色澤如象牙。

顏習齋動的哲學

（在江西省立圖書館講演）

徐慶譽

中國人的惰性很重，遇事因循敷衍，只求苟安，不肯創造。這種風氣若不轉移，國家前途，非常危險！我近來讀顏習齋的著作，深覺得他的思想大有補于現代人心，很值得我們來提倡和研究。他的思想非常澈底，非常偉大。我相信他的哲學可以發揚中國的民族精神，可以挽回頹喪萎靡的士氣，更可以改造國民苟安敷衍的心理。所以今天特提出這個題目來和各位講講。

『哲學』二字的原義是『愛智』與『探討根本原理』的意思。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凡研究事物之根本原理的，都是一種哲學，哲學不是神秘，更不是迷信。哲學也不是社會上少數人獨有的思想，無論何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假如一個汽車夫是樂觀的，可以說他的人生哲學就是樂天主義。假如一個泥水匠是悲觀的，可以說他的人生哲學就是悲觀主義。他們雖不懂什麽叫哲學，甚至連哲學兩個字都不認識，然而他們還是有他們各人的人生哲學。顏習齋對于『動』的根本原理，下了一番深刻的研究工夫，並且發揮了許多精闢獨到的思想，所以我們可以稱顏先生那種動的思想爲動的哲學。顏先生是主張『行』的爲什麽不說是『行的哲學，』而說是『動的哲學』呢？原因有三：（一）顏習齋的學說是以『動』爲中心，在他的著作中時常講動』。（二）哲學史上原有『主動』與『主靜』的派別。（三）中國人的毛病是『不動』，現在要叫全國人民都動起來，我們就不得不提出一個『動』的口號。因有以上三個原因，所以才確定顏習齋的哲學爲『動的哲學』。當然我們所謂動，不是反動和盲動，乃是合乎理性的動，與有意義的動。

近來頗有人因不明哲學的眞義而反對哲學，以爲哲學是空洞而不切于實用。哲學是科學的仇敵，中國現在只應提倡科學，而不應提倡哲學。殊不知哲學的本身就是科學，而且是『科學的科學』。各科可以各別成家，如精于數理的就成爲數學家，精于化學的就成爲化學家，精於物理的就成爲物理學家。一個數學家或化學家，雖不精於哲學，而猶不失其爲數學家或化學家的資格。然而一個哲學家若完全不懂數學

或理化，就不成其爲哲學家了。所以科學家可不必懂哲學，而哲學家斷不能不懂科學。一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如同一座寶塔，哲學便是這個寶塔的塔頂。可見哲學完全是以科學做基礎，這樣看來，凡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來反對哲學，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如果說哲學空洞無用，更是錯誤。哲學是思想的結晶，思想爲一切事業之母，無思想即無事業。思想越蓬勃，事業也越偉大。人類文化，與世界政治，無時不受思想的支配。換言之，即無時不受哲學的影響。

前面我已經講過，中國人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不動。所以無論那種制度，由歐美一搬到中國來就行不通了。雖然一方面是因爲有些制度不合中國的國情，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在中國人不會運用，不肯力行。中國民族之所以頹唐萎靡，社會之所以麻木不仁，有四個最大的原因：（一）是老莊思想的傳播，（二）是佛敎的麻醉，（三）是宋明理學的浸潤，（四）是八股的流毒。老莊敎人無爲好靜，返于自然，不尙賢，不尙智，不貴難得之貨，不敢爲天下先。……老子這種思想是何等消極！莊子也主張無欲無爲，棄聖絕智。他說：『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老莊主張返于自然，與法國盧騷的思想相似。人類是進化的，不是後退的。要二十世紀的人仍然回到紀元前二千多年以前的自然社會，去過那種原始社會的生活，姑無論其在事實上辦不到，縱令辦到了，與人類前途有什麽幸福？

道家主張把人類的慾望約縮到無限小，以爲慾望是擾奪苦惱的根源，無欲望則一切問題都不難迎刃而解。殊不知欲望爲人類進化的原動力，我們不要文化則止，否則便不能反對欲望。比方人類最初的交通機關，就只有兩條腿，後來欲望增大，就發明舟車以代步行。後來欲望再擴大，不以舊式的舟車爲滿足，于是發明輪船火車。輪船火車還不足以滿足『求速』的慾望，于是又發明了飛機。如依照老莊的主張，我們還得穴居野處。

佛敎的大乘，雖非消極，但小乘把有情世間看做一個虛幻的泡影，所以主張厭離世間，屏除欲望，不事生產，離羣索居。這種消極的出世主義，和違反人性的禁慾主義，都是開倒車的哲學，麻木了中國不少的人。因爲在中國社會中流行最廣的，不是大乘，而是小乘。宋明的理學家一味主靜，同時又參雜了一些禪宗的思想在裏面，所以也發生極大的流弊。靜不是全無價值，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必須有靜的頭腦，然後有深刻的思想。我們反對宋儒主靜，是因爲他們以靜爲人生的眞相，和人生的目的。若他們以靜爲動的手段，或『爲動而靜，』而不是『爲靜而靜，』我想顏習齋決不會反對他

們。顏習齋所以反對宋儒主靜的理由，即是因宋儒一口咬定靜是天理，而動是人欲，所以他們深信『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宋儒敎人存理去欲，即無異敎人求靜去動。理學的危險，就在這一點。至如八股流毒之深，盡人皆知，無庸贅述。中國民族因爲受了以上四種思想的影響，所以老大頹唐，毫無朝氣。現在一切事業不能推動，即是這個原因。顏習齋在三百年前，就看清楚了中國的毛病，所以他極力提倡動的哲學。在介紹他的思想以前，先講他的生活。

(一)顏習齋的生活

顏先生是河北博野人，名元字渾然，號習齋，生于明崇禎八年。他的父親叫顏昶，是蠡縣朱九祚的養子，後來他的父親逃亡了，八歲就外傅吳洞雲，二十四歲開家塾，訓子弟，自號師古。二十六歲讀性理大全，研究周程朱張的思想，屹然以道自任。他有幾個極好的朋友，王法乾即其中之一。他們十日一會，互相研究，互相批評。顏氏的著作可分四類：即(一)存人，(二)存治，(三)存性，(四)存學。他一生不做官，淡於名利，以復興儒學爲己任，喜習歌舞射御及拳術，且通兵法。在家除講學外，常做粗事，如種菜洒掃等事，都是自己做。他叫學生學禮樂射御書數，一面敎，一面習，不尙空談，講求實用，所以對于兵農水火各種學問都喜歡研究，年七十而卒。

(二)動的哲學

顏氏爲什麼主張動？他說：

『三皇五帝三王周公，皆敎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動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强，一家動則一家强，一國動則一國强，天下動則天下强』。(言行錄)

他說：『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爲今日正當習動耳。』(年譜)

動的意義，與動的價値，可以依據現代思潮引伸如下：

(甲)動即生命——生命是什麼？這個問題好像是宇宙疑謎之一，即最新的發生學也難給我們一個很圓滿的答復。講生機主義的杜里舒Drisch和講創化論的柏格森Bergson也都是以『生命的活力』與『生之衝動，』這一類的名辭來解釋生命的意義。生命是始于動，無動即無生命。單細胞的分裂，與原形質的生長，都是動的方式。我們可以說動即是生命的開端。再看自然界的現象，萬有生生不息，新陳代謝，那一樣不是動的表現。生命與動不能分開，這是很顯明的事實。戶樞不蠹，流水不腐，這是什麼原因？不是因爲動嗎？一粒

種子埋在土中，為什麼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裂土而出發榮滋長？不是因為牠有動的活力嗎？宇宙間的太陽系，循着軌道運行，沒有一秒鐘的靜止。假如太陽系八大行星一秒鐘不動，整個宇宙馬上就破壞了，可見動即生命，不動即無生命。

（乙）動即本體——宇宙的本體是什麼？唯心派與唯物派的觀察完全不同，唯心派說：『客觀的物，以主觀的心而存在，無心即無物。換言之，心就是物。』唯物派的主張完全與此相反。他們以為客觀的物，是離心而獨立存在的，並不因心的認識而後存在。究竟什麼叫物質？物質是分子構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又是由電子構成的，電子是什麼？是一種肉眼看不見，兩手摸不着的『動力』而已，所以不論何種物質，分析到最後不過是一團電子的活動而已。譬如講台上的桌子，看來是靜止的，其實是由無數活動的電子所組成，宇宙萬有，都是由電子組合而成。可見整個宇宙是一個動的宇宙，整個人生，也是一種動的人生。動是宇宙的自然律，所以主觀的心，不是宇宙的本體，客觀的物，也不是宇宙的本體，只有動才是宇宙的本體。

（丙）動即創造——人生的意義，惟動可以表現。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的精神，就是『動的精神。』流水是人生的象徵，『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宇宙有繼續不斷的進化，因宇宙無時無刻不在創造的歷程中。我們所處的這個宇宙，決不是一成不變。今日的宇宙，不同于昨日的宇宙，明日的宇宙，又將異于今日的宇宙。人生也應該如此，人格應該日新又新，天天生長。所謂創造就是『生長，』與『進化』。『生長』無止境，『進化』無止期，所以創造不因時間與空間的轉變而中止。創造如突進的飛矢，如奔流的瀑布，具有無限的力量，與無盡的生機。但全部創造的工作，都是動的工作。沒有不動而能創造的，也沒有創造而可以不動的，所以我們可以認定創造即動，動即創造。動的意義既明白了，現在要進一步研究動的方法，怎樣動才有効果？防碍我們動的阻力是什麼？這都值得考慮。

（三）動與讀死書

動就是行與做，中國讀書人最大的毛病，只知道求死的知識，不知道運用活的知識。把學問與事業完全分開了。自命有學問的人，只知道子曰詩云，空口講白話，不能做出一兩件有益于社會的事業，不但對社會無所貢獻，甚至連個人自身的生計都不肯想法解決。社會上多一讀書人不過是多添了一張有脚的書櫥。讀書原來是幫助我們去行的，若讀了許多書而不能行，豈不白讀了嗎？比方病人服藥，原是想醫好自己的病，若服了藥以後，不但無効，反把病加重了，那末

，這種藥有什麼價值呢？顏習齋因察于講讀無補於實際的事功，所以不主張讀書人專務講讀，而流于空洞。他說：

『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之禍，讀書者自受其禍，而世之名爲大儒者，方且要讀盡天下書，方且要每篇讀三萬遍，以爲天下倡。歷代君相方且以爵祿誘天下於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聖賢大豪傑不能破矣。』（言行錄）

顏氏不是否認讀書的價值，他的意思是讀書貴能力行，如不能力行，雖讀盡天下的書也是無用。所以他說：

『古今旋乾轉坤，開務成物，由皇帝五霸以至秦漢唐宋明，皆非書生也。讀書著書能損人神智氣力，不能益人才德，其間或有一二書生濟世救難者，是其天資高，若不讀書，其事功亦偉，然爲書損耗，非受益也。』（言行錄）

『使爲學爲致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存學）

徒講讀而不能實行固無用，講讀老佛理學的書，更無用。顏氏把老佛宋儒與八股文一同看待，他說：

『孟子必有事焉一句，是聖賢宗旨。必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於老之無，釋之空，吾儒之主靜。』（言行錄）

空談性理與咬文嚼字的章句學問，都無補于社會，因爲這都與『動』的原則背道而馳。爲鼓勵努力前進，拚命硬做起見，對于八股章句之學，不得不盡力反對。顏氏講八股的流毒，說得非常痛快。

『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升平矣。故八股之害，勝于焚坑。』（言行錄）

現在中國的學者，趨向於力行與動的方面的雖頗不乏人，但還有許多學者仍然不脫學究的窠臼，以博聞强記爲技能，以空洞詞章相標榜。文體歐化，自詡新奇，唯物史觀，不絕于口。漢八股廢除未久，洋八股又取而代之。學經濟的只知道空談書本上的理論，而不想法解決國民的生計。學農業的只知道做農官，而不肯到農村去實地試驗。用非所學，學非所用。學校多一畢業生，即社會多一高等游民，現在要糾正這個錯誤，就不得不提倡顏氏的主張，與其讀死書不能致用，不如多動（力行）而少讀死書。講讀不但不能幫助我們動，反爲動的障碍。然則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鼓勵大家去動呢？輪船火車的動，是由于蒸氣的鼓蕩，我們的動，有不有像蒸氣一般的東西在我們心裏鼓蕩呢？當然是有的。如果沒有，根本就不會動。不過那鼓蕩我們動的是什麼？不是武力的威脅，也不是物質的引誘，乃是本身固有的『情感。』爲什麼情感能叫我們動？要明瞭這個問題，就當注意顏習齋的解釋。

(四)動與情感

顏習齋深知道『情感』與『行爲』有密切的關係，深知道情感具有偉大的力量。一切事業的成功，都是情感的果實。也知道情感的本身是很純潔而很有價值的一種心理。宋儒往往誤以情感爲『氣質之性，』而非『本原之性，』故主張壓抑情感，甚至以情感爲煩惱的種子，與罪惡的淵藪。殊不知無情感，即無行動。顏習齋因知道情感與行動不能分離，所以極力提高情感的地位。他說：

『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年譜)

他這一說，實在發前人之所未發，遠勝於佛老和宋儒的解釋。性即『人性』human nature 即整個心理現象。性與心不能分開，故曰『性者心之理。』情與性也不能分開，比方我好運動，而不好讀書，這是我的性。由好而生『愛，』由不好而生『惡』便是情。可見情是出于性，同時又是性的活動。故曰『情者性之動』才與情的關係更易證明，如作詩苟非發乎至情，無病呻吟，必非好詩。又如做事，倘無宏願與毅力，必不能把事做好。宏願與毅力，都是生於情感。任何事業的成功，都是因着情的鼓蕩，凡是才氣縱橫的人，無不是情感熱烈的人。斷沒有一個冷酷無情的人，而可以做英雄豪傑。也沒有一個冷酷無情的人，而可以產生佳美的文藝。歐洲詩人如沙士比亞拜倫哥德等，中國的詩人如唐之李白杜甫，清之袁枚等，那一個不是情感豐富的才人。情感越豐富，才氣越縱橫。無情感便無才能可見『才者情之力』一語，有千古不磨的價值。情感既然如此重要，就應該讓牠有一條正當的出路，千萬不可壓抑。心理學者告訴我們，情感壓抑過甚，容易得精神病。可見壓抑情感是很危險的一樁事。佛老與宋儒不懂這個道理，所以叫人死死的禁欲遏情，把活潑潑的人生，弄成槁木死灰一般，所以顏習齋不得不大聲疾呼的反對。伊川說：

『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矣，而益蕩其性也。』

這明明是伊川把情與性分開，以爲性善而情惡，情愈熾而性愈蕩。若要全性，便須滅情。這個當然不對，所以顏習齋批評。他說：

『情旣熾矣』是歸罪於情矣，………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存性)

和尚尼姑不婚嫁，在寺庵中過那種不自然的生活，顏氏極不贊成他曾勸告僧尼：

『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喚迷途)

宋儒論性，是理欲對峙的二元論，顏氏講性，是理欲調和的一元論。他的見解高人一等，証諸現代的心理學，當然覺得顏氏的思想更合乎科學的精神。顏氏因重視情的生活，所以他主張遇事率眞，不要矯揉造作。他曾對僧人無退說：

『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顏氏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敎。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焉得佛敎，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

佛敎徒以爲男女兩性的結合，有玷淸規，不合乎道，顏氏極不謂然。他以爲食色性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人的天性。況食色兩種本能，是自我保存與種族繁衍的工具，我們既有這天賦的本能，就要率眞，不要虛僞。注重情感，與放縱情欲不同。放縱與壓抑，都是走極端，都不是中庸之道。曾國藩說過：『養活一團春意思，』所謂春意思，就是情的生活，與動的生活。

佛老與宋儒因看輕情感而主張禁欲，他們覺得『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限。』欲望是沒有法子可以滿足的，不滿足便痛苦，與其求不得而發生痛苦，不如根本不求。這是他們主張禁欲的理由。殊不知這完全是因噎廢食。快樂要從痛苦中得來，譬如做母親的爲什麼非常愛兒子？是因她冒生命的危險，經過極大的犧牲，受了極大的痛苦，而得着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才是流汗，』可見天地間沒有不勞而獲的事，『苦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要有痛苦，然後才有快樂，不經過痛苦的快樂是假的快樂。痛苦是快樂的根源，奮鬥是成功的秘決，因怕痛苦而主張禁欲，其錯誤等于因怕咀嚼的麻煩而終日廢食。

總之，我們今日所需要的藥是『動，』叫我們『動』的就是『情感。』我們有時打定了主意，想做一樁事，但沒有勇氣去做，或者沒有決心去做，結果還是一事無成，這是什麼原因？這是因爲徒有理智的打算，而沒有情感的鼓蕩。我們心中若沒有情感，就等于發動機沒有蒸氣，雖想動也沒有法子動。顏習齋的學說我已經說了一個大綱，還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要把他的思想和近代的哲學比較一下，然後我們知道他的思想在世界學術中究竟有沒有相當的地位。這一點關係非輕，所以有申述的必要。

(五)動的哲學與實驗主義

美國哲學家傑姆斯 W. James 杜威 J. Dewey 都是提倡『實驗主義』Pragmatism 的，實驗主義與顏習齋動的哲學很相類似，實驗主義者是以學問知識爲做事的工具，是以思想爲解決問題與掃除障碍的工具。實驗主義所謂眞理，也和

旁人不同。從來哲學家對于眞理有兩種不同的主張，希臘的智人派 Sophist 以爲眞理沒有一定的標準，眞理沒有普遍性與永久性，甲有甲的眞理，乙有乙的眞理，過去有過去的眞理，現在又有現在的眞理。這樣看來，眞理常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理想主義者 Idealist 則以眞理有普遍性與永久性，絕對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這兩種不同的解釋，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過還不及實驗主義者的解釋爲直截了當。實驗主義者以行爲的效果做眞理的標準，不論何種行爲，如能發生良好的效果而有補于人生，就是眞理。本來政治法律經濟以及其他自然科學，都是以促進人生幸福爲目的，學問之有無價值，制度之是否良善，全看牠對于人生能否發生良好的影響。如果一種主義或一種制度不能發生良好的影響，雖有圓滿高尙的理論，也沒有什麼價值。總之，實驗主義者，絕對不尙空談，所用的方法也完全是科學的方法，凡遠于事實的空想，與不能發生實際效果的理論，都在排斥之列。這一點與孔德A. Comte『實証哲學』Positivism 相同。孔德說現代是科學的實証時代，不是原時的神學時代，也不是超越的玄學時代。所謂近代的精神，完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實驗的，不是冥想的。是力行的，不是空談的。所以孔德與傑姆斯的哲學，與顏習齋之動的哲學，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顏氏說：

『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聖賢一流。』(言行錄)

『聰明人不足貴，只用工夫人可敬。善言不足恃，只能辦事人可用』(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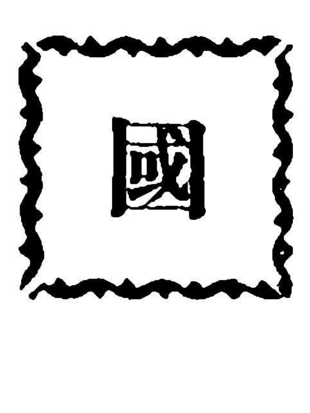
顏氏這種精神，不是與實驗主義完全一致嗎？我們把動的哲學與實驗主義一比較，覺得中國學者的哲學思想，不落西方之後。同時又覺得世界愈進化，人本主義與淑世主義的思潮，也愈澎湃。不論何種學問，都是由玄想而轉入實驗。換一句話講，就是由靜而趨于動，由空談而趨于力行。我們現在應該迎合世界潮流，勇往直前的去幹，不要開倒車。現在除了拚命的做，與加速度的動以外，沒有第二條出路。中國的道德家多半喜歡蹈空，不務實際，偏重獨善其身，不講兼善天下。即講也是一個空虛，不過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而已。除講讀以外無事功，大家竊取『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幾句老話，互相標榜。顏習齋以爲『明其道不計其功』是錯誤的思想，道而無功不能謂之道，因爲『道之所在，即『功』之所在所以他說：

『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抑將恭而不望其不侮，寬而不計其得衆乎？這不謀不計兩字，便是老無釋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三後字無差。蓋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欲助長，全不謀利謀功，是空寂，是腐儒。』(言行錄)

他這種思想與傑姆斯杜威一班人的主張，若合符節。熊天翼先生說：『做得通便是學問，做得好便是人格。』這話很有理由，顏習齋一生着力處也就在此，不嫖不賭是消極的道德，這還不够，除了消極的道德而外，還必須有積極的道德，兼善天下，殺身成仁，才是積極的道德。(下略)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一月六日起至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止





日軍準備總攻熱河

榆關失陷後，我軍夾石河與日軍對峙。日艦雲集秦皇島，日機時至灤東各地偵察。日本宣言榆關為『地方事件，』我國主張不能單獨解決。日軍更於九十等日向九門口及石門寨各地進攻。更在熱邊集中重兵，準備總攻。上海及長江之日艦均舉行檢閱，其行動極堪注意。我國上下對日本暴行，極為憤慨，均電中央請纓效命。惟政府除呈報國聯外，依然在慎重考慮中。

外部宣言中外

我外交部關於榆關事件，於四日深夜向中外發表宣言如下：日本軍隊在此次榆關事變發動前，先由其憲兵隊自將其室門炸毀，並在他處投彈，遂於一月一日下午九時三十分，令其便衣隊在榆關南門，實行向城門開槍射擊，同時車站日步哨擲放炸彈，日憲兵隨亦放槍，經我當地駐軍，派員向日憲兵隊詰問，該憲兵隊反指中國隊先擊日軍，並提出極無理之要求，經我軍堅決拒絕，日軍即將我南關外警察繳械，又將馬分局長監視。二日午前八時，日方由前衛開來兵車三列，步砲兵三千餘名，另由前所開來鐵甲車三列，佔據南關車站及李家溝無限城吳家嶺之線，對於山海關肆意轟炸，復加飛機編隊爆擊城上陣地，城樓均被破壞，市民傷亡甚衆。我軍為自衛計，始行還擊。日軍攻城不遂，當場退却，嗣日方更向榆關車站增加兵力，海面並來軍艦兩艘。三日十時，日軍令其陸海空軍向榆關總攻，以飛機向臨榆城內作大規模之爆擊，並聯絡山野重砲聯合之砲兵，及海面砲艦，向我城內猛烈射擊，南門內外起火，破壞既鉅，市民死傷尤多。同時日軍之坦克車，又在其砲火掩護之下，向我南門猛攻，下午三時，將南門衝破。我軍官兵以寡敵衆，竭力抵禦，卒因武器懸殊，地形受制，不得已暫行退出城外。查日軍此次攻擊，並佔據山海關城，為其預定計劃，至為顯然。其先行自加破壞工作，然後誣指中國方面予以挑釁，此係日軍歷來所用之慣技，早為世人所看破。日方此次舉動，發生於世界正在休假國聯又值停會之際，尤足證明其故意乘此時機，進行其預定計劃。國聯迭次決議，並經日本政府之同意，乃日本幾無時不擴大其侵略行動，現在竟將東省長城以南第一險要城市，突然佔據，其後威脅平津熱河，影響甚大。中國政府，認為國聯應迅即以最有效之方法，予以制裁，同時中國軍隊，仍當竭其力量抵抗日軍之暴行。

對日嚴重抗議

外部爲榆關事件，四日深夜向日使發出照會，嚴重抗議。首述日軍先行自加破壞工作，然後誣指中國軍隊開釁之經過。次稱此次日本軍隊在榆關之種種行動，顯係預定計劃，實屬有意擴大事態，違反貴國代表迭次在國際聯合會之諾言，爲此提出嚴重抗議。末稱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轉電貴國政府，迅飭該處日軍即刻退出榆關，嗣後不得再有此種舉動，對於此次肇事者，加以嚴重處罰。至我方之一切損失，本國政府保留提出要求之權。但截至十二日日本尚未答覆。五日我代表將接政府關於山海關事件之電報二通，呈交國聯秘書長。九日顏惠慶將關於榆關事件我國致日政府之抗議照會詳情，通知國聯。日本雖準備大舉進攻熱河，但我國並未請求十九國委員會提前開會之意向。日本雖極力宣傳榆事爲地方事件，但我則竭力否認。外部十一日向英·美·法·義·比利時·西班牙·荷蘭七國分致節略，大意謂日本軍隊非法利用一九零一年條約之特殊權利，攻占山海關城，屠戮該城內外數千和平無辜之中國人民，並損害無數財產，又在山海關附近及沿北寧路一帶大隊集中，各該國爲該條約簽字國，應請予以注意。該節略復稱，在上述情形下，凡因中國軍隊本其正當權力以抵抗日本之侵略而發生之任何形勢，在法律與事實上中國政府均不能負其責任。

日本欺安聲明

駐巴黎之日本國聯事務局長澤田，五日將日本代表團關於山海關事件之聲明書送達國聯秘書廳，表明日本政府對該事件之立場。其要旨如下。北平之日本當局，鑒於張學良最近向滿洲國方面盛行軍隊動員，有威脅滿洲治安之情形，曾對張學良再三勸告其停止軍隊行動，然此項努力，終歸泡影。在此緊張不安之際，山海關遂發生該項不快之事件。中國兵向山海關之日本憲兵分遣所投擲炸彈，同時其他之中國兵復向憲兵隊長住宅開銃，且滿洲國國境警備隊駐紮所亦蒙受炸彈，因此鑒於事態極度危險，爲期日本僑民之生命財產安全起見，遂與中國方面之軍事當局即時開始事件之和平解決。經交涉結果，翌日成立協定。日本軍爲保護鐵道及日本僑民，決定擔任維持南關之治安，乃協定成立後，日本軍前往警備南關之際，突受中國方面射擊及投擲炸彈，結果中尉一名及兵士二名戰死，因此日本軍遂即應戰。截至正月三日午後二時，將山海關占據。根據上述，顯然係中國方面之故意之挑撥的行爲，以期中傷日本政府之國際的地位，尤其張學良軍隊之對熱河移動，且曾再三提出異議，此次之事件遂關聯對熱河之軍隊移動計劃而惹起，日本代表團爲使不爲極東方面之誇大的情報所誤，希望將本通牒傳遞聯盟各國云。同日澤田復向秘書廳提出左記聲明書，該廳即於六日正午以聲明之形式將其發表。全文如下，『昨日余送達聲明書之後，余復有通告左記事實之光榮。「日本政府現在對余通告稱，日本政府除中國方面不挑撥，則不採取使事態惡化之行動，而將努力使山海關事件成爲地方的問題，現且已對駐該地之日本當局發出此項必要之訓電」云云，據此余希望將此意通告聯盟各國』云，日本政府曲解條約，企圖根據一九零二年中國與列國交換之公文，即距鐵道沿線兩側二公里地域不准中國軍隊進入，欲使山海關成爲中立地帶。

日擬總攻熱河

此次日人進寇榆關，純係軍事上一種策略，一方阻止我軍向榆關增援，一方牽掣我軍向熱邊集中。自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起，至今年一月一二日晝間，錦朝沿線及綏中一帶日軍均向榆關集中，實則白晝開出，夜晚即行開回，借以轉移我軍之視線，暗中僞敵兩軍聯合，準備向我軍總攻。義縣·朝陽寺及阜新前方之僞敵兩軍均在積極活動中，亦爲最近總攻之實證。日來由僞奉山路運大批坦克車，一部運赴錦義沿線，一部則向山海關方面運送，運抵綏中者已達七十餘輛。八日早日軍對朝陽寺及阜新一帶我軍

，齊作小規模之試探進擊，同時日機亦紛出偵察。

據九日路透電稱『東三省日軍司令武藤，連日集中部隊於熱河邊境，騎兵一團已開抵錦西。同時新近在中東路西段作戰之騎兵一旅，亦由滿洲里調往錦州，聞已開抵該處，隨即向南開拔。』果於十日晨七時，日逆混成軍騎兵百餘名，以及步砲聯合之部隊約一聯隊，向山海關北三十里之九門口進攻，與我警戒部隊騎兵連接觸，我軍猛力抵禦，敵無進展。午敵飛機四架，向我投彈，並用機槍掃射，掩護步騎兵前攻，我軍急抽調一部，前往增援，至下午四時，仍在激戰。敵終不支退李家堡，十一日有僞警百餘人，在該地附近擾害，自晨至晚，雖時有敵方槍聲，但無劇烈戰爭。日軍志在侵熱，九門口爲入熱孔道，並藉以封鎖我後方之聯絡，故曁其步騎砲軍全力經由僞國境內之萬家屯，沿長城進襲。推測敵意，對該地志在必得，預料日內仍將大舉來犯。

凌源十一日電，朝陽前方，敵連日均有援軍開到。十日夜我義軍李部，乘敵不備，在月光下分股進擊，敵頗狼狽。敵鑒義軍防不勝防，已不敢小部出敵。十一日晨敵機多架，飛出轟炸，並於朝陽附近及凌朝路上低飛偵察，有即向朝陽進攻形勢。同日開魯電，江省敵軍抵通遼者已準備向我進攻。開魯義軍第□軍團總指揮即親赴前方指揮　。該總指揮有電到平報告。

我方熱邊各軍得日軍總攻消息後已嚴密準備。日前來平之各路義軍司令及指揮，於八日凌晨，已聯袂趕赴前方。熱邊義軍第四第五第七各軍團，及馮占海軍之一部，鑒於日軍之積極準備，已聯絡妥協，當早可發下緊急命令，分別向各處日軍防禦。然以榆城失守，熱省孤獨之故，前途殊難樂觀。

日陸軍當局對於熱河軍事，依下之見解，認爲勢所當然，毫不足怪。乃屬根據『熱河原爲「滿洲國」領域，故其向大舉侵入之敵軍，加以攻擊，乃屬日滿議定書所應行之事。』九日陸軍省與外務省，聯席會議，會畢電華北日軍官憲，令與中國談判，要求中國軍隊依照辛丑條約，退離鐵路二英里以外，用以維持治安。陸相荒木於九日閣議中陳述山海關事件，係採取與滿洲事變隔離，而歸天津駐屯軍管轄之方針。中國軍若不出於挑戰，則日本軍將無積極的行動。

政府慎重考慮

榆關失陷之日，正軍事委員長蔣氏自故鄉揺墓返溜之時。記者不悉蔣氏遨遊妙高台。千丈巖之際，會否興漢高祖『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勇士兮守四方』之感。榆關既失，蔣氏乃從容赴杭，始於六日偕夫人由杭州返京，安抵湯山，七日晨入京，與各界要人商討榆事。五



（上海新聞報）

日中常會，葉楚傖宣讀張學良電告榆關失陷經過，繼由何應欽報告，軍部正在籌劃應付機宜。汪精衞自德來電，詢問榆關事變詳情，甚表悲憤。謂聞訊心感不安，願提早作回國準備。

張學良代表鮑文樾至京謁蔣，報告一切。政府對華北時局，取愼重態度，但必須就地抵抗。軍委會接各地將領請纓禦侮電，八日均由蔣親批，電勗嘉勉，並諭切實整頓部隊，靜候政府命令。

汪院長即返國

行政院長汪精衞氏赴德養病，近因日軍侵占榆關，極爲忿慨。汪氏九日在德國杜平報爲中日關係問題，向斯德加其報訪員談話，反駁中日戰事不能避免之理想。特別因中日兩國，均係國聯會員，故國聯有探求和平解決爭端之職責。同時當日本採取作戰方法時，中國將團結一致，竭力禦侮。但苦痛撐持到底之公開戰事，將爲一方面之事件，中國感覺現時無充分力量宣戰，但將傾注一切力量，反對日方侵略。氏稱，日本有在中國北部設立君主國家意嚮，並無疑義。氏又稱，中國並不期待列強作物質方面之援助，但對於國聯關於誰曲誰直，作一明顯之判斷，視爲極關重要。汪氏不同意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中解決爭端之建議案，至少不能不附帶保留，但彼準備根據報告書，進行談判。氏稱，中蘇頃無締結同盟之望，中國將單獨對日作戰，但倘令遠東戰事不已，則不但蘇俄，即其他列強，亦將與日本衝突。

駐英公使郭泰祺曾赴杜平根謁汪，汪表示對日本之侵榆圖熱。憂心如搗，希望全國一致堅決抵抗，勿再局部應付，本人決於最短期間歸國，又汪氏在日內瓦發表聲明書，謂中國決取陳訴國聯與抵抗侵略同時並進之政策，謂國聯對於榆關事件束手無策，中國將不得不重行考慮今後應取之政策，聲明書最後並喚起全世界對於此事件之嚴重注意。汪已於十一日離杜平根，當夜宿牛倫堡，轉赴捷克，或將赴日內瓦一行，約二三星期後，即由馬賽乘輪返國。

胡漢民五日在港發表談話：日人攻占榆關，爲意中事，其目的不僅在東三省，實爲所謂東四省及整個華北及整個中國。以目前情形論，日人占榆，原在改道圖熱，及威脅平津，以爲吞併華北準備。故榆守否爲華北存亡所關，中國安危所繫，今日唯一希望不在南京與華北當局，而在華北一部份明大義識廉恥之將領，能持抵抗決心與華北共存亡，則天下事尚可爲。又謂今日祗當問抗日方面有何進展，如旁及其他，不只無意識，亦且無意義。蓋不抗日或抗日無進展，則國且不存，何有於政治？今日之所謂憲政所謂國民參政會，爲一種虛僞誇大名義，其作用與價值，與汪夙所艷稱之民主政治及長期抵抗相等。近更有希望世界發生第二次大戰者，余敢斷言，中國能抗日，能與日相持，甚至能收復失地，則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必有獨立生存之望，否則將必淪爲列強共治區域。

其他朝野要人對抗日問題，無不極爲興奮。惟政府對抗日迄無整個計畫，人自爲戰，實屬下策。一月三日中東路東段之綏芬河，已爲日軍占領，丁超李杜，近日傳聞已步蘇炳文，馬占山後塵，退入俄境矣。

川局仍有糾紛

上月二十九日劉湘等在內江會議，一場內戰，似將冰釋，不意劉文輝背信，一日忽乘機分三路反攻，一由江口；一由雙流；一由石膠鋪，夾攻成都。現成都極恐慌。鄧田急調崇慶簡陽駐軍，集中防禦，並電劉湘・楊・李

羅，由仁壽井研夾擊。聞會議當時，各將領互有爭執劉湘堅持貫澈武力主張。田頌堯主軍事政治並用。楊森・李其相・羅澤洲等均贊成田議，鄧僅派代表到會，態度尚模稜。田三日電漢，謂劉湘已下令總攻，各首長副署，惟劉文輝並仍駐守青神眉山一帶。聞川將領仍推田繼任省主席，田俟必要時，將不再辭。二次風波，又不知何時平息也。劉文輝七日通電辭主席職，並稱整飭所部待命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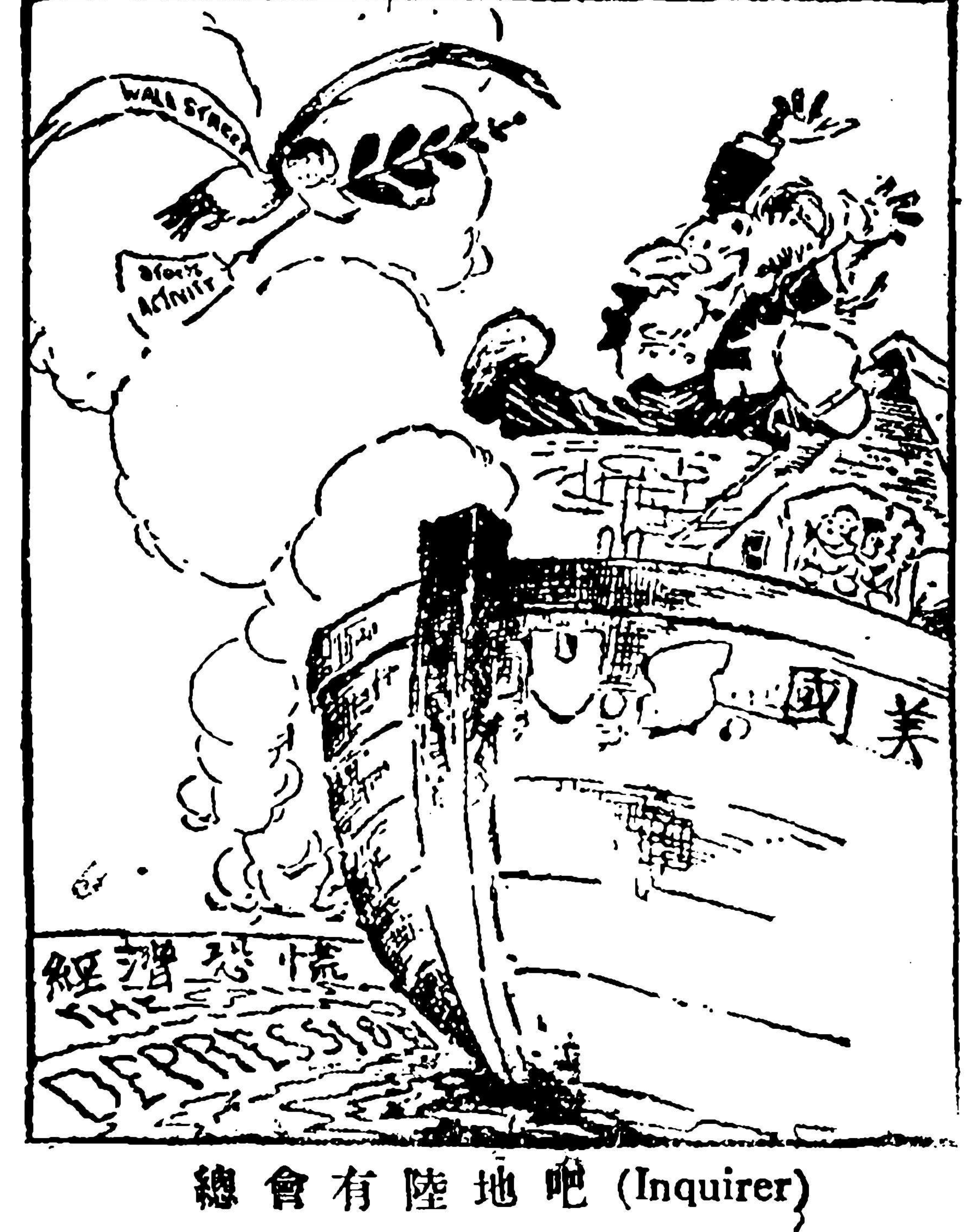


（上海新聞報）

國外

經濟會議閉籌備會

世界經濟會議籌備委員會九日在日內瓦重開。查前此該委員會經兩星期會議未獲結果後，於去年十一月九日突然散會。聞決裂原因，係爲該委員會擬令英方承諾在會議開會前，先安定貨幣，恢復金本位，英委員不允此請，彼等並明示英政府態度，謂英方恢復金本位有三種條件。㈠最後圓滿解決戰債問題。㈡恢復充分貿易均衡，以及物價充分增漲。㈢用適當方法，保障不使再有一九三一年令英國放棄金本位時之同樣情形發生。換言之，即爲反對世界金準備之分配不勻。此次籌備會討論會議日程。日程草成後，將提交組織委員會。該會包括十五國專家，中國亦派正式觀察員涖會，以等候特派代表涖止。查中國被邀出席，係因中國與銀貨幣問題有重大關係。斯日會議由荷蘭國家銀行總裁特里勃氏主席，氏於開幕詞中，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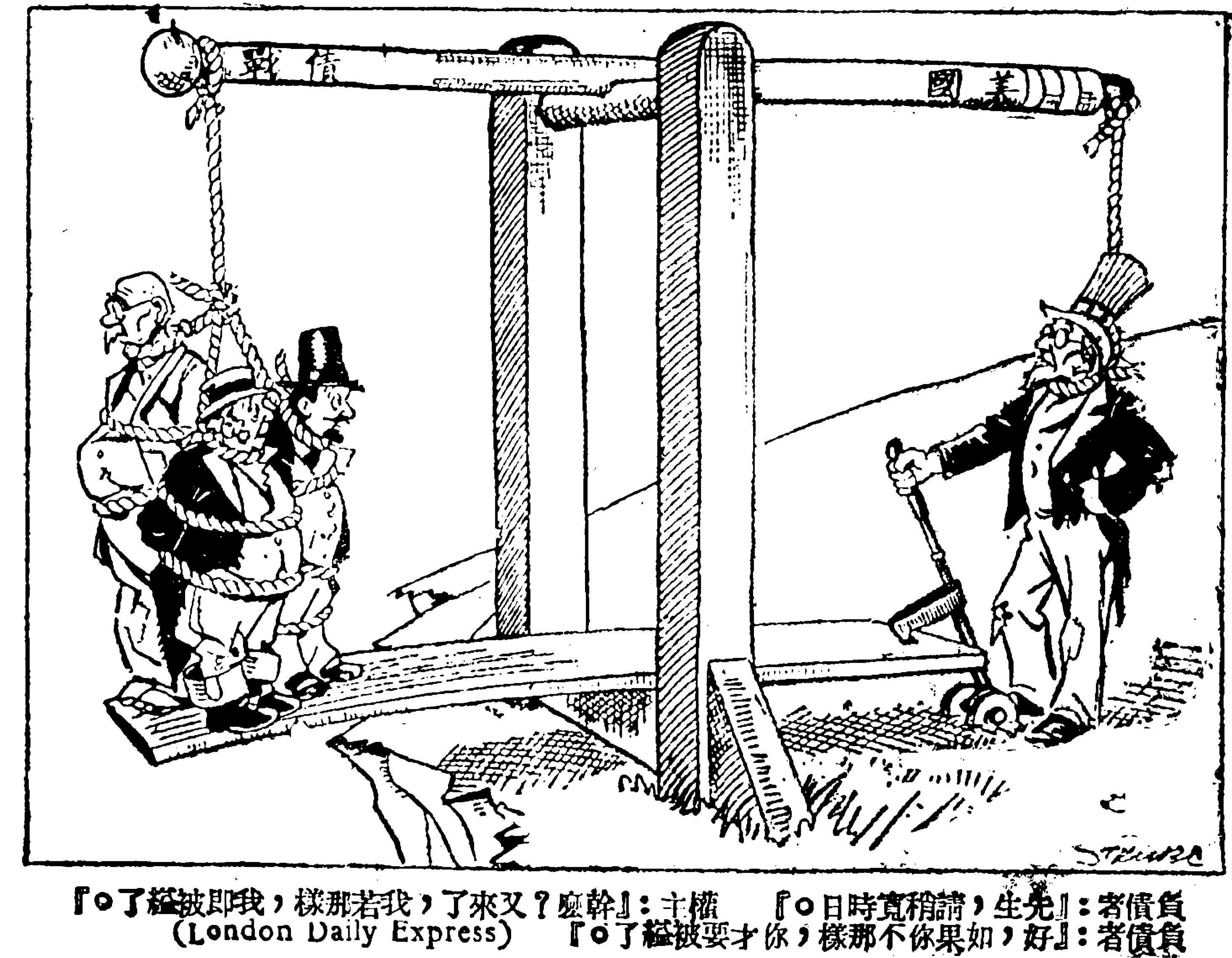
總會有陸地吧 (Inquirer)

述世界貿易有獲得新推進力量之重要。英代表李司洛斯九日在籌備世界會議日程之專家會議中。宣稱：英國對於成立一國際金本位，準備合作。氏稱，必需㈠取消匯兌之管理。㈡阻止貨幣或物價膨脹。㈢低減關稅。㈣戰債與賠償問題必需解決。然後世界經濟大會開會，方能有用。㈤各國政府必須考慮予本國中央銀行以較大之權力。德代表烏赫告世界經濟籌備會專家，謂德國並無意放棄金位。印度派赴世界經濟籌備會代表稱，使現金仍繼續如現率度流出，印度或被迫放棄金本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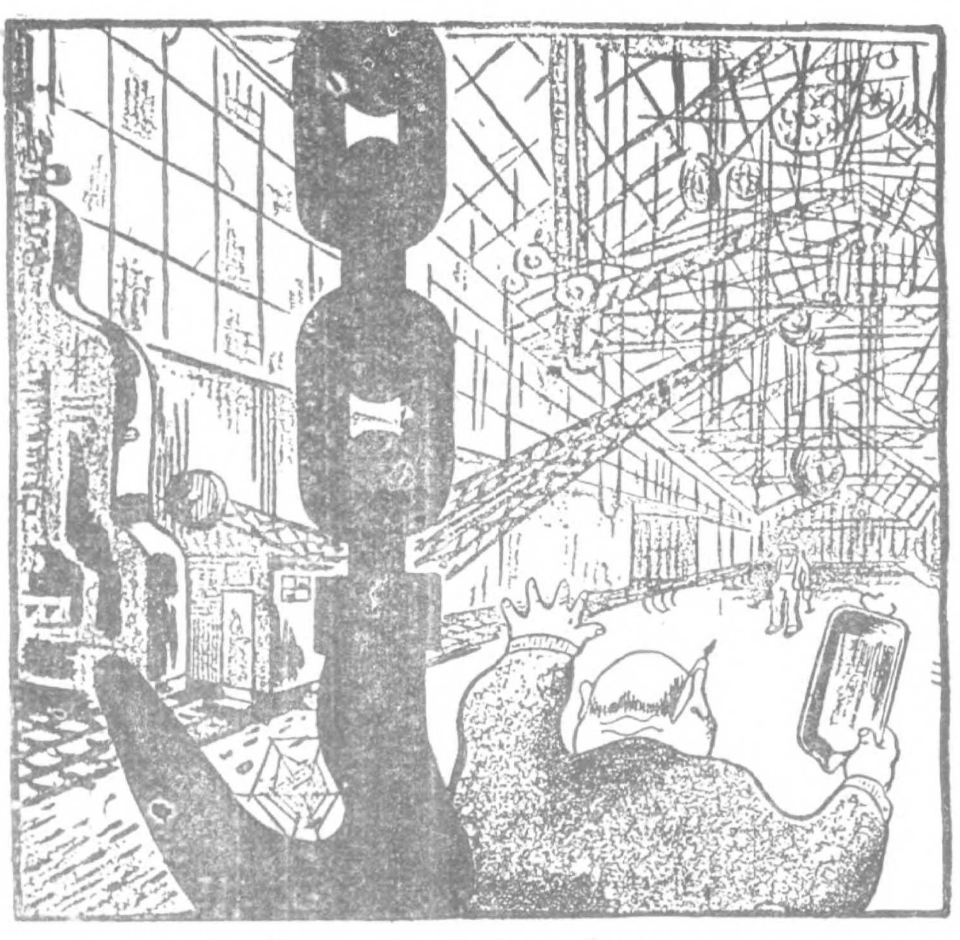
九日英「泰晤士報」論世界經濟會議前途。稱「經濟會議」定四月間開會。如鄭重其事，則會期不能再事遷延。吾人必期待該會有實質成就。但除非戰債問題解決，不能有實質成就之希望。國際匯兌制度已因延長國際債務之償付，而一部分破壞。除非有雙方同意辦法，則匯兌制度將整個破產，緩付戰債與削減債務於實際均無裨益。此項解決如不能成功，則不但將妨礙洛桑協定之批准，並將令已決定之賠欵問題，重起爭執。

戰債問題意見

七日赫里歐發表關於戰債及賠欵問題之意見。題為「致美人書」。赫氏謂：「戰事祇有一次，而吾等解決安全及賠欵問題，竟感萬難。一九二四年後，而有道威斯之計劃，此計劃有數年成效，誠屬姬伯特氏之功。楊氏計劃，使吾國犧牲甚鉅，然對吾國欠美之債，地位殊異，胡佛提議之修正案，又有某種保留，故感困難」。美議員波拉六日在下院演說，重述戰債之法律性質，謂戰債之修改，祇可與其他歐戰後各問題之整理，同時進行，尤以經濟問題為要，關於法國對戰債之立場，波氏謂，如法國能整理賠欵問題，美國方可修改法國所欠之戰債，氏又於十日在上院演說，論及胡佛總統前與法前總理拉佛爾之談話。波拉談，「余相信當時並無任何宣言述明應作之事，惟只表示戰債問題，可參考目前情形，加以審查。但是否曾成立一種協定，余完全不知」。德國政府六日正式公布已通告美國政府，內稱，根據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混合協定，規定應於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期之債務，德國萬不得已，擬延期付債，計此次到期總額為三千三百萬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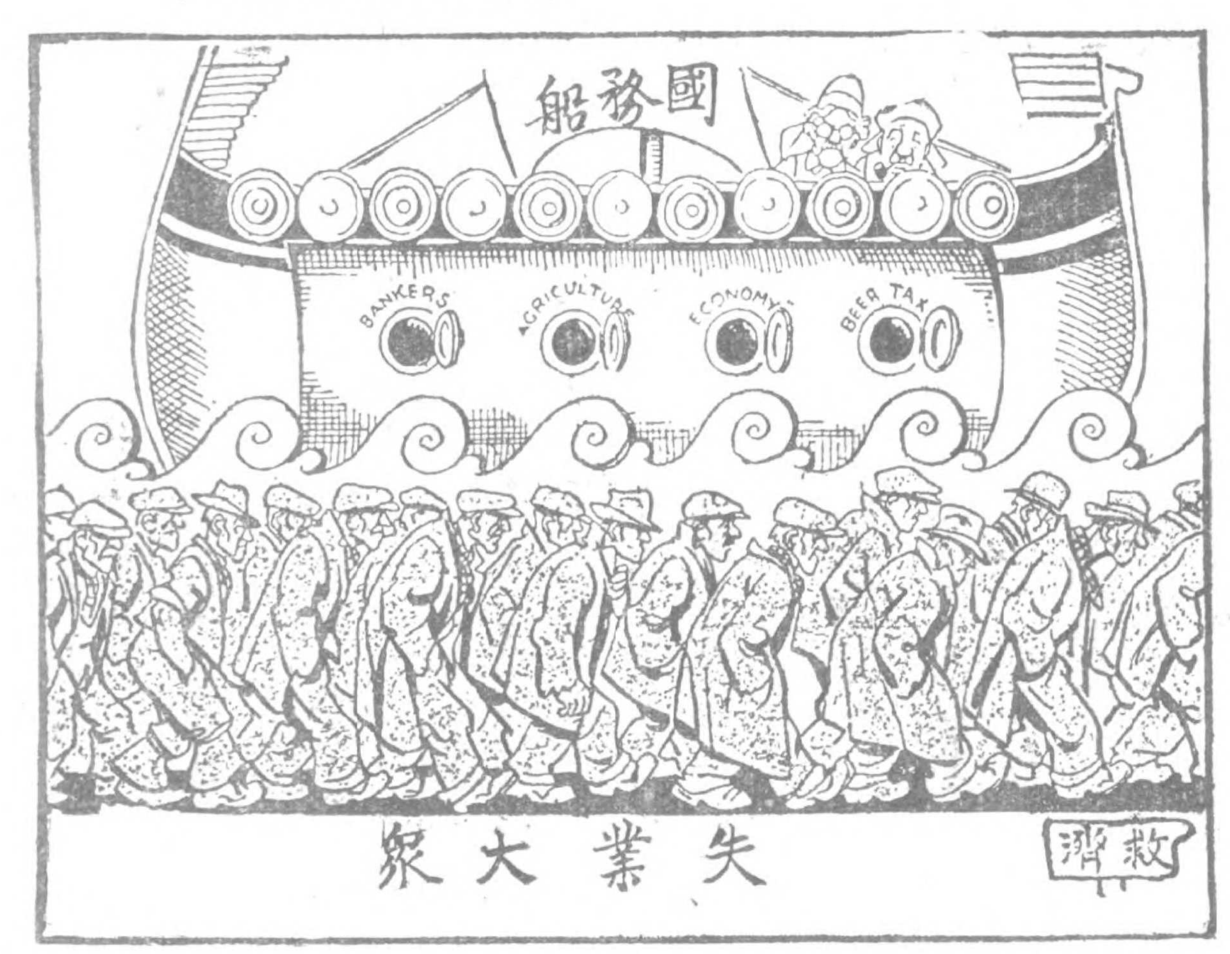
負債者：『先生，請稍寬時日。』 權主：『幹麼？又來了，我若那樣，我即被縊了。』
負債者：『好，如果你不那樣，你才要被縊了。』
(London Daily Express)



工頭說：繁榮來了，這兒有一件東西要修理。
(Simplicissimus Munich)



犧牲者：『裁軍！』西門說：『這是一個不合時宜的要求。你必須考慮六十四個武裝國家的情感。』(Kladderadatsch)



A to Z (London Daily Express)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一月六日起
至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止

一月六日　星期五

▲日軍砲轟我陣地徐家玫。
▲蔣偕夫人由杭返京。
▲日圖劃榆關爲中立地帶。
▲川局再度宣戰。
▲美波拉演講戰債問題。
▲萊頓談遠東問題。
▲倫敦正式發表管理遠東鴉片問題協定全文。

一月七日　星期六

▲英「每日論壇報」批判國聯。
▲廣東一集團將領請出兵抗日。
▲魯省陸軍接防烟龍。
▲馬鴻逵赴寧夏履新。
▲美前總統顧理治五日逝世今日下葬。
▲赫理歐發表戰債問題意見。
▲德國中央黨宣稱擁護現內閣。
▲陳濟棠召集建設國防會議。
▲斯他林演講積極備戰。
▲劉文輝反攻成都。

一月八日　星期日

▲各地將領致電軍委會請纓抗日。
▲張學良與中外記者談話。
▲朝陽阜新有序幕戰，。
▲十九國特委會發表決議案。

一月九日　星期一

▲秦島日陸戰隊登岸。
▲蔣孫等長談華北問題。
▲中央要人電勗張學良。
▲譚墓紀念堂舉行落成禮。
▲國際輿論總動員制裁日閥暴行。
▲斯蒂生與羅斯福談遠東事。
▲我代表團通告國聯。
▲德議員質問政府。
▲世界經濟會議重開。

一月十日　星期二

▲日軍向九門口進攻。
▲胡漢民發表抗日意見。
▲行政院議決設古物保委會。
▲丁李部退入俄境。
▲胡佛向國會提議禁止軍火出口。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蔣在邸召集會議。
▲西錫爾盼英國勇敢領導國聯。
▲羅斯福贊成斯蒂生意見。
▲中政會通過三屆立法委員九十人。
▲外次劉崇傑奉命北來。
▲日閥聲明攻熱。
▲上海租界破獲造毒機關。
▲汪院長離德返國。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九門口失守，秦皇島吃緊。
▲立法院長孫科視事。
▲遼西義軍活動。
蔣伯誠抵平。
▲義相莫氏談經濟情勢。
▲中常會決議今後宣傳方案。

論評選輯

狡哉日本之影射！

日本狂閥無端攻占榆關，爲其擾亂華北之第一步，暴戾恣睢，欺我已甚，且冀圖於榆關一帶設立一中立地帶。其尤狡者，曰：『日本今後將根據一九零二年中國與列國交換之公文，即距鐵路沿線兩側二公里地域不准中國軍隊進入之方針，嚴格執行，其結果山海關當然爲中立地帶』云云。是彼所謂中立地帶者，乃不准中國軍隊進入而日本軍隊可以暢行無阻也。果爾，則日閥將藉此所謂中立地帶，隨時侵略平津。用心之毒，設詞之巧，無逾於此，爰不憚詞費，一闢其謬。

查辛丑條約成立之後，天津猶在八國聯軍所組織之都統衙門統治之下，清廷請各國遵照辛丑條約將天津交還中國，各國乘機要挾，於一九零二年七月十二日照會外務部大臣奕劻，允將天津交還，惟附有許多苛酷條約，如二十里內不准駐兵，折毀城垣，外國軍官彈壓治罪權，以及外兵自由演習等。經清廷照覆允准，天津之交還，原爲辛丑條約應有之義，各國竟要索條約外之權利，已屬不義。然即此換文，亦無日人所云之『距鐵路沿線兩側二公里地域不准中國軍隊進入』，更無所謂『中立地帶』。在此換文中有下列一節，當即日人所資爲影射者：

『協力設法，以免各國之兵與華兵相撞滋事，爲妥，故擬由中國國家禁止華兵距駐天津之軍隊二十華里內前進或屯紮。溯查新約未劃以前，各國駐京大臣與中國全權大臣內有慶親王往返公文內，彼此相允，順京至海通道，應設各軍隊之管帶官，所得彈壓治罪之權，延至距鐵路兩傍二英里之遠。在該約第九欵內載數處有兵駐守之時，常應照此辦理。』

據此一節之文義，可得兩事：第一，禁止華兵於距駐天津之各國軍隊二十華里內前進或屯紮；第二，順京至海通道各國駐軍管帶官之彈壓治罪權延至距鐵路兩傍二英里之遠。所謂二十華里內華兵不得前進或屯駐者，係指天津一地而言。換言之，除距天津二十華里外，中國軍隊皆得前進及屯駐。所謂延至距鐵路兩傍二英里之遠者，係指各國駐軍管帶官之彈壓治罪權而言。絕無所謂『距鐵路沿線兩側二公里地域不准中國軍隊進入』之義。何得影射？換文中『順京至海通道』六字之定義，按照辛丑條約第九條規定，各國駐軍之地點，係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共十二處。故各國駐軍管帶官之彈壓治罪權，亦僅限於此十二處地方鐵路兩傍二英里，並非廣泛的適用於京奉路之全線。不特此也，即天津二十華里內華兵不得前進或屯紮之規定，亦已久不存在。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一月十七日英法德俄美日六國華北駐

軍司令在天津會議，以中國官兵與革命軍有在華北用兵之可能，籌議保護鐵路交通之策，嘗議決七項辦法，咨送京奉路局照辦。其議決案之第二條云：

『無論中國官兵及革命軍，均可使用鐵路及附近碼頭等，以便運輸登岸或上船，不得干涉之。』

據此，則中國軍隊事實上可以進入天津，不受干涉。特訂不准華兵進入之天津，已然如此，則其他各段之鐵路，更不言可喩。在三十餘年後之今日，猶斤斤於辛丑條約外之換文，其事已近苛細，而日本更妄加影射，無中生有，以爲侵略之便，狡獪卑鄙，宜無逾於此矣。

抑吾人猶有爲日閥告者：爾欲攻某城則攻之可矣，爾欲占某地則占之可矣，盡悍前進，猶不失爲一種强梁本色。若夫一面攻城占地，一面影射條文，故示人以刁狡之態，實最愚最陋之事。近代文明所寄託之國際信約，已均爲爾撕毀無餘，尙欲摭拾絕不相干毫無是處之文書，以欺罔天下，徒自暴其醜耳！不亦愚哉？

（錄一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青年學生對國家的責任

靑年學生們，如今到了你們認淸責任的時候。凡是一個國民，在國家危難的時候，就有禦侮衛國的責任。政府担任管理公家的事務，然而國家不是政府的，禦侮衛國。政府有責任。却不能說政府担任了這責任，國民就沒有禦侮衛國的責任。軍人的天職，守土抗敵。然而國家亦不是軍人的。不能說軍人担任了這責任，其他國民就沒有了守土抗敵的責任。有亡國的政府，有亡國的軍人，沒有亡國的國民，國家不至於亡。有愛國的政府

有愛國的軍人沒有愛國的國民，國終久必亡。國民是國家的本體。什麽樣的國民，成就什麽樣的國家。國民都是亡國的國民，國家當然不能成其爲國家。靑年學生們，如今到了你們認淸責任的時候了。第一，你們應認淸你們做國民的責任。

靑年學生們，你們更應認淸，你們是國民中的優秀份子。你們的智識，特別在中國這種國家，是比絕對大多數的國民高。禦侮衛國，守土抗敵，你們的責任，比一般普通國民更大。要診斷一個國家的國民，是否亡國的國民，我們可以用國民中的智識份子，爲研究的對象。國家智識階級愛國，國家絕對不至於亡。智識階級不愛國，國家絕對不能保存。第三，你們應認淸你們在國民中領袖的地位。

靑年學生們，你們對國家有兩重責任。你們是國民，你們有普通國民的責任；你們是國民中的領袖，你們更有國民中的領袖的責任。靑年學生們，你們明白了這兩點，你們對今日的國難，就應該知道所以自處之道了。

靑年學生們，對這次日本人的進襲，你們有張皇，恐懼，退縮，躲避的權利嗎？你們如今在學校中，要求提前大考，提前放假，你們的目的是什麽？你們爲着要加入禦侮衛國的奮鬭，去準備守土抗敵的工作，去盡國民的責任，去盡國民領袖的責任，我們不敢責備你們，我們且敬佩你們。倘是因爲敵人快要來了，你們就張皇起來，畏懼起來，你們在想退縮的方法，在打躲避的主意，那是怯懦，那是亡國之民。靑年學生們，你們舊年北平臥軌，南京請願，所爲何事？你們不是主張武力抵抗嗎？如今敵人眞要到你們的跟前來了，你們就聞風而逃，前日的勇氣安在？你們所主張的抵抗，誰去抵抗，誰又應該去抵抗？

青年學生們，你們知道嗎，你們應付國難的態度，關係國命甚大。處今日國勢之下，青年學生們個個肯捨死救國，國家是否能救，已大是問題。青年學生們個個偷生苟活，個個對敵人畏懼奔逃，國家必至於亡，又絕對不成問題。前年南京請願的時候，政府要人召集青年學生們在軍校訓話。傳聞訓話的人，當場告想學生，政府已預備宿舍，願加入前敵從軍的人，可留京不去。在座無敢應者。這件事已傳爲笑柄。我們認爲這不是笑柄，這是青年學生們的恥辱，這是國家眞正的厄運。青年學生們在愛國上這樣的虛僞，在衛國上這樣的退縮，國事的前途，眞又何堪設想？這次山海關事變發生，平津各大學立即動搖，據聞北方軍事領袖又在說：『青年們從前責備當局不抵抗，如今當局實行抵抗，青年們又聞風先逃了。』這不是譏諷。這又是痛心語。國家的青年，國家智識階級的青年，在國難上這般的怯懦畏懼，國家眞又倚靠誰去？

青年學生們，你們來聽聽歐美學生的往事。假使在歐戰期中，歐美的學生都像如今平津學生的怯懦畏懼，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歐美的大學都應停辦了。你們去調查調查，你們就知道，歐戰期中，英法的大學，房頂上過飛機，教室裏講功課。一班以學問救國的青年是如此。比較勇敢一點的青年，他們在國難期中，耐不住學校的煩悶。他們却沒有要求學校提前放假，提前大考，他們自動的離開學校，加入正式軍隊，荷槍殺敵去了。如今英法的大學，墻上排列了死難的名牌，美國的大學，校園裏都有無名英雄的墳墓。他們有這樣勇敢愛國的青年，他們成爲強國，眞非偶然。

中國的青年學生們，或者在這樣想，他們是國民中的精華，他們的犧牲是太可惜。他們今日都犧牲了，誰來担負國家將來的領袖責任？這並過慮。今日的青年，担負目前國家的責任，將來國家的責任，自有將來的青年負担。禦侮衛國上無所謂過大的犧牲。今日的青年，不能努力支撐國家今日的殘局，國家恐又無將來可言。中國的青年學生們，或者又在這樣想，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人，貿然去加入禦侮衛國的工作，是無益有損的犧牲。要知我們今日所指摘青年學生的是怯懦畏懼，並不是鼓勵學生們個個去荷槍打仗。禦侮衛國的工作，又不限於荷槍打仗。宣傳，救濟，運輸，看護，這都是今日抵抗外敵上所需的人才，這都是青年學生們可担任的工作。

總之，我們反對一般青年學生，在外敵進逼的時候，發生恐懼，畏縮，奔逃，躲避的現象。在國家危亡的今日，青年學生們應鎭定，應勇敢，應有與敵勢不兩立的義憤，應有盡忠報國的精神。

青年學生們，人固有一死，死則死耳。寧爲自由鬼，不作亡國奴！

◇　◇　◇　◇　◇

辛丑條約與山海關事件

（錄一月九日天津益世報）

日本此次攻占山海關者，爲辛丑條約下之日本留駐兵（日人自稱爲守備隊）所發動。本月二日日本天津留駐軍司令中村對張學良氏之警告，自認爲『山海關守備隊』之事。昨日日本閣議，荒木陳述山海關事變，亦謂『係採取與滿洲事變隔離而歸天津駐屯軍管轄之方針』。按照辛丑條約之意義，由北京至山海關之各國留駐軍之任務，在保交通無斷絕之虞。其目的爲和平的，絕無隨時挑釁攻占領土之意。而日本留駐兵竟超越保護交通之任務，攻占中國領土，使和平民衆生命財產受重大損害，斷然違背辛丑

條約之意義。且辛丑條約之簽字者，除中國與日本外，尚有十國之多，各國理應加以責問，否則將應負破壞辛丑條約之共同責任，此法理上之當然的邏輯也。辛丑條約爲中國不平等條約之總鎖鑰！日本每利用之，爲宰制華北之利器，自竟甘自破壞之，自一種意義言；中國誠歡迎之。雖然，今日之事，不僅與公道不相容，且與法理事實相枘鑿。爰不辭覼縷，對此問題加以研究，以喚起中外之注意焉，

查辛丑條約關於各國留駐兵之規定，有下列兩欵：

第七欵・大淸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任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人民槪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第九欵・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欵，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守駐兵，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守之處，係黃村・郞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

按上列兩欵，一爲使館界防守兵，一爲由北京至海口交通之留駐兵。此兩欵之來源，由於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一國代表致中國議和大臣之聯名公書，經淸廷於一九零一年一月十六日答覆照允。惟當時中國議和大臣對聯名公書之十二項要求，各附有意見，意見書中關於上舉兩欵者如下：

第七欵・列國得駐兵護衛使館，並防守使館界內，敝國人民不許在界內居住云云。惟此項駐兵必須酌定條目，嚴定約束章程，以備萬一發生事端。又使館境界，亦應詳爲區劃，應彼此測量之後再行決定，居使界內之居民，令其移居。

第九欵・在京師至海通道，擇數處爲留兵駐守之地。關於此項駐兵，究係由各國留駐若干，以及分駐於幾處，均須預先通知，予以商議日期之便利，且駐兵既專爲保護各國大員，則請勿干涉敝國地方及行旅之事。敝國務任保護各國官商之責，萬不致京師與海岸有斷絕交通之事。若經一二年之後，列國承認敝國保護得力時，應即酌量情形，實行撤兵。

辛丑條約第七及第九兩欵，即在此種諒解之下締成。據此，足見北京使館界之駐兵，在於防守使館，由黃村至山海關等十二處之留駐兵，在於保護由北京至海口之交通。其目的僅在消極『防守』與『保護』，絕無干涉主權侵占領土之意味明矣。再此項留駐兵均有一定之限制，且根本爲暫時性質，至中國能自保護時，即須撤退。

又辛丑條約之一方，雖有十一國，而有留駐兵之權者，則僅日・英・美・德・法・義・奧・俄八國。關於各國留駐兵之分配，一九〇一年四月，八國聯軍司令，在聯軍統帥瓦德西主席之下，議決分爲過渡與平常兩時期。過渡時期已成過去，可不贅論，其平常時期關於日本部分者如下：

北京三〇〇　山海關秦皇島共三〇〇　天津四五〇　塘沽小部隊　灤州三〇〇　昌黎三〇〇　共計一千六百五十人

上開限度，雖有變通，而原則上每國留駐兵在京津之外如山海關等處，至多不得過三百人，由京津至山海關，每國之總兵額，至多不得過兩千人。至一九零七年續有減少，惟最大限度則不超過上列之數。

此爲各國共守之限度，日本留駐兵是否遵守此項規定而無逾越，其他

締約國均有過問之權責。於此有一値得注意之先例，即當一九零二年八國聯軍會議上項留駐兵之分配時，議決在過渡期間，八國留駐兵總數，共一萬二千二百人，每國不過二千六百人，並限制北京共駐兵二千人，山海關秦皇島共駐兵一千五百人，天津共駐兵六千人，其餘塘沽等九處每處共駐兵三百人。其時俄國尙恃强占領東三省，並在山海關屯駐大隊人馬，有一千四百人之多，意在叵測。其餘七國，共同反對，根據議決案，强制俄國撤兵。俄國憚於公議，自行撤兵，照議留駐三百人於山海關。今日之日本，非類當年之帝俄乎？陷我東三省，復占我山海關，以威脅華北全局。而掀動此兇劇者，厥爲根據辛丑條約保護交通最大限度不過三百人之山海關日本留駐兵，其違約尤甚於當年之帝俄，締約各國竟漠然無睹乎？

又關於留駐兵之範圍，一九零二年交還天津之換文，各國乘機攫得條約外之權利，然亦有其限度。其關要者有以下數節：

(一)該約第九欵內載，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等語。査天津全城亦在此酌定數內，是都統衙門裁撤後，聯軍仍應接續照舊在現今所屯各處，駐紮各國軍隊，及其應需糧食衣被等物，槪免各項賦稅。該軍隊有操練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權，無庸預先照會，但遇發彈子時，應先通知。

(二)且又竭力設法，以免各國之兵與華兵相撞滋事，爲妥，故擬由中國國家禁止華兵距駐紮天津之軍隊二十華里內前進或屯紮。溯査新約未訂以前，各國駐京大臣與中國全權大臣內有貫親王往返公文內，彼此相允，順京至海通道應設各軍隊之管帶官所得彈壓治罪之權，延至鐵路兩傍二英里之遠。在該約第九欵內載數處有兵駐守之處，常應照此辦理。

據此兩節，各國留駐兵區域，將天津全城亦網羅入內，距天津二十華里內並不許華兵前進或屯紮。然亦僅限於天津，其他各處則不然。又各國管帶官之彈壓治罪權，僅限於由黃村至山海關等十二處地方，並非廣泛的適用于京奉路之全線，已如吾人前日之所論，茲不復贅。至此彈壓治罪權之界限，當時中國外務部答覆各國之照會中曾云：『本爵大臣詳閱來照，內有順京至海通道應設各軍隊之管帶官所得彈壓治罪之權，延至距鐵路兩傍二英里之遠一節，係按照光緒二十七年六月間前領銜葛大臣照會全權大臣文內，專指有犯鐵路或電線或聯軍人及物產而言，即應照此辦理』云。翌日（七月十九日）得日本公使內田康哉之照會云：『貴親王所見自北京至海邊數處駐紮戍兵之彈壓治罪之權之意，本大臣亦深贊同。蓋彈壓治罪之權者，即指有犯鐵道線路電線並駐紮軍官及其所有物件之罪者而言也』云。其他各使各作相同之答覆。意義明顯，絕無日人影射中國軍隊不准進入距鐵路沿線兩側二公里地域之義。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因辛丑革命有波及華北之勢，英法德俄美日六國留駐兵司令在天津會議；有議決案七條，其關要者如次：

(一)無論中國官兵及革命軍，均可使用鐵路及附近碼頭等，以便運輸登岸或上船，不得干涉之。

(四)如有對於鐵路重要部分，如車站車廠機械橋梁等，企圖加以永久的損壞者，六國聯軍應協力保護鐵路，予以抵抗。

(六)電報房應予以保護，電報通訊亦應維持，無論何方中國軍隊，均

可使用之。

據此各條，中國軍隊得充分利用鐵路，并可進入天津，而各國留駐兵之任務，尤爲明了，固不得超越保護交通而對中國取敵對行動也。

綜覈以上所述之歷史事實，可得以下之結論：第一，辛丑條約爲中國之最大不平等條約，依時代之演進，早應修正或廢棄，絕不應在條約外更擴大其不平。第二，根據辛丑條約之各國留駐兵，有一定之數額及留駐之地線。第三，各國留駐兵之任務，只在保護由北京至海口之交通，不得超越此限度而敵對侵略。第四，各國留駐兵爲共同性質，任何一國不得單獨行動。八國聯軍，自歐戰後，德奧俄三國相繼退出，則現在關於辛丑條約下之留駐兵，應由英美法義日五國共同一致。第五，辛丑條約旣係公約，中國之一方固不得違約，另一方各國中如有一國或數國違背條約，其他簽約國應一致阻止其行爲；否則，各國應同負破壞條約之責任。

根據上列結論，以論此次山海關事件，日本留駐兵，保護交通者也，今竟公然攻城佔地，雖藉口有人放置兩枚炸彈，謂係行使『彈壓治罪權』，然縱令屬實，亦何至以戰爭手段，佔領地方。辛丑條約當事國，當年曾據約裁抑帝俄之野心，使之撤兵。今日之事更嚴重十倍，義應共詰日本之責任，非然者，各國亦將無解於條約也。（錄一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

胡適

關於國民參政會的演變歷史，上期有陶希聖先生的投稿，說的很詳細。我們從那一段歷史裏可以看出現在的統治者對於人民參政的問題始終抱着懷疑和畏懼的心理。他們十分不願意人民參政，所以把國民代表會變成國民參政會，所以取消了立法院和監察院半數委員民選的原議，所以又在國民參政會裏設立『延聘』的代表，所以又規定國民參政會決議案的最後決定權仍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我完全贊成陶希聖先生說的：

國民參政會雖去民權主義甚遠，但指出走向民權主義的路。牠將來是不是眞能走向民權主義，仍然看國民是不是繼續的往前去爭。

所以我不反對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我現在只討論這個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成，應該如何選舉國民參政的代表。

我提議：第一，國民參政會不應該有政府延聘的代表，應該全由選舉產生。這是一個根本態度問題。加入延聘的代表，就是政府不信任民選的代表，政府不信任人民，人民決不能信任政府。國難會議的失敗全由後來執政的人不信任那已發表的會員名單，一批一批的增加國民黨員，惟恐黨外會員太多了要和政府爲難。老實說，多數國難會員的拒絕出席，都不是出于本心；他們原來都感覺『國難』的名義是不應該拒絕的，在國難的號召之下他們是應該誠心與政府合作的。平津的國難會議會員在二月初發出擁護政府的通電是全體一致簽名的。但政府終不信任他們，他們也就從不信任政府的態度逐漸變到拒絕出席的態度了。

這一段歷史是値得今日執政者的嚴重考慮的。在這個制定國民參政會組織法的時機，政府與國民黨應該考慮他們究竟要一個什麼樣子的國民參政會。他們要的是一個政府御用的參政會？還是要一個能監督同時也能贊助政府的參政會？我們要鄭重的忠告國民黨與政府：只有能搗亂也能監督政府的參政代表的贊助是有力量的。御用走狗的贊助是不値得要的。政府有不怕搗亂，不怕監督的誠意，在要緊的關頭，人民代表自然會誠意的擁

護政府○政府若先存了不信任民意機關代表的私心，至多只能添設一個位置御用代表的機關而已○

第二，國民參政會的代表人數不必過多，至多不應該過一百人○現在國內的實際情形，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國家決不能有三百五百人才來做國民參政○即使有那麼多人才，也決不應該把他們一齊擠到國民參政會裏去○此時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代表一國人望的第一個民選的雛形國會○必須人數少，被選資格稍嚴，然後可以使人感覺做參政代表是一種狠高的榮譽，然後可以使各省的第一流人才肯出來當選做國民參政○美國參議院會員，每邦出二人，全院止有九十六人○我們此時應該略仿其制度，每省出代表至多四人，其新設之省(察，熱，綏，寧夏，西康等)每省至多出二人，特別市出一人○總數約一百人○如此則國民參政會也許可以有網羅各省第一流人才的希望○

第三，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應該以省為選舉區單位，每省的代表皆代表全省，皆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出來○此條用意與上條同，同是希望國民參政代表能得上選人才○以全省為選舉區，則所選出的人也許是全省的第一二流人望○若再分小區，則所出代表不過當地的土豪劣紳或小政客而已○況且全省人多，不容易賄買操縱，亦是一利○

第四，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法應該廢除舊日國會選舉的間接選舉法，改用選民直接選舉方法○舊日的間接選舉法，由選民選出極少數的『初選當選人』，然後由初選當選人開會選出復選當選人○這種複選制，當初的用意是要各地人民推舉他們所熟知的本地賢豪，再由這些各地的領袖人才選舉他們所公認的全省人才為國會議員○豈料結果恰和事實相反○各地的劣紳土豪做了初選當選人，人數既少，容易被惡勢力操縱，容易做選舉的買賣○例如有一次安徽的初選當選人在蕪湖開會，決定選舉肯出最高價錢的人為參議員；他們索價太高，無人肯收買他們的票；他們急了，只好推代表到上海去尋某大地主，請他出來作參議員，他們只要六萬元的代價！這種流弊是我們今日應該全部革除的○

第五，直接選舉法應該先有一個『預選』機關，推出加一倍或二倍『候選人』來，由人民從那些『候選人』裏用無記名方法投票選出他們的代表○直接選舉的最大困難在於大多數人民不知道誰肯當選或誰配當選；若由人民任意投票，票數必紛亂散漫，少數有組織的團體就可以操縱選舉，選出的人未必是適宜的人選○『預選』(Primary election)即是補救此等困難的最好方法○在沒有民治訓練的國家，我們主張：應該用智識程度較高的法團代表來做預選機關，在選舉期前三個月開『預選會』，依照法定的代表人數，加一倍或兩倍，推出適宜的人才為國民參政會代表候選人○此項法團代表，約以下列各種有組織之法團為限：

(1)省市黨部代表

(2)省市商會代表

(3)省市教育會代表

(4)省立大學(或國立大學在省區內者)教授會代表

(5)省市律師公會代表

(6)省市總工會代表

(7)省市銀行錢業公會代表

此項法團程度皆較高，皆代表社會上相當的權力，故最合宜於做預選機關○況且此項法團雖以全省為範圍，事實上自然皆以大都市為活動中心，他們推出的候選人自然側重大都市的代表人物○在這個過渡時代，大都市的人才，不但代表大都市的職業，並且比較的最能代表國家的人望○有了這種預選機關的制度，國難會議原案所主張的『各大都市之代表至少應占全額之半數』的精神也可以有個妥當的實行方案了○

第六，為防範預選機關把持預選起見，可以參用選民簽名請願補推候選人之法○預選制流弊較少○預選所推出之候選人，未必即可當選，故賄買預選之弊自不易發生，一也○參加預選的各法團程度較普通選民為高，

不能不顧全他們在社會上的信用，不能不推舉一些負人望的人才，二也。即有一部分的候選人是不狠滿人意的，全省選民投票時，那些名望較劣，或輿論所不滿的候選人是不易被選的，三也。預選會是公開的，預選結果是必須公布的，預選機關對預選是應負完全責任的，故輿論的制裁容易發生効力，四也。——有此四利，預選制的流弊已不多了。但預選結果發表時，也許眞有太不滿人意的，那時就應該有補救的方法，就是選民一千人以上的簽名蓋章的請願也可以推舉一個候選人，也可以呈請選舉監督列入選舉票上，與其他候選人同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如此，則預選機關雖欲把持包辦，也不可能了。

第七，選舉應該完全用無記名投票。秘密無記名投票是保障民權的最大利器。一切賄買運動，一切利誘威逼，到了秘密投票時，全無用處。必須使人人明白無論花了多少賄選的金錢，而選民還有最後到期不交貨的無上權利，然後賄選之風自然減除。

以上我提出的幾項都是原則的問題，希望得着讀者充分的指敎。

（二十二年元旦）（錄一月八日第三十四號獨立評論）

◇　◇　◇　◇　◇　◇

日本戰略之推測

（上略）聞我政府已堅決認定榆關事件非局部問題，在日軍占領之前提下，任何商談皆不接受。此誠爲最扼要之一着。日倘尤無條件交還，則榆關事件之責任問題，吾人或可留待以後再行追問。若堅守榆城，以此爲攻取熱河及平津之基點，則我國舍積極收復之外，尙有何自存之方法？就軍事及外交言之，此後目標，不外三點：（一）以武力收復三省；（二）以武力守衛熱河；（三）以武力守護平榆線地方，以防彼方由南路攻入熱河或侵犯平津。此三者其目標不同，其所需之手腕與武力亦不一。在今日環境之下，以武力收復三省，或因事實上之困難，而不能不愼重考慮。則當前目標或在第二項與第三項矣。我國戰略當然以日本戰略爲對象，試展開地圖觀之，以赤峯爲中心，北達於遼西洮南，南達於平津，儼成以熱河爲四方形之對角線也。如是則日本之戰略要點有三；第一北段，由赤峯以達於開魯，此爲日軍自北路進圖熱省之通道，亦即吾國以攻勢軍分日本兵力之一道。第二南段，自赤峯承德而南達於平津，則山海關以至天津，實爲第一道防線，蓋平津至承德之交通一旦截斷，則河北與熱河之關係從此絕矣。然南北兩段之間，更可自熱河朝陽以達於綏中與城一帶。依日人所觀察，此一帶吾國兵力，可以切斷日軍在錦州與山海關之聯絡，故亦日人所視爲重要路線之一也。

日本攻熱計劃，究取何路線，吾人尙難斷定。或取南路，或取北路，或南北兩路同時並舉，日本必有預定計劃。由攻榆之動作觀之，則南北兩路進攻，似其定策。開魯方面，日軍與我義勇軍憑占海所部作戰，尙未十分激烈，是其有待於南路之發動，可以推想而知。日本政府既屢次公言中國軍隊侵入彼所認爲「滿洲國之熱河」，則其對熱之大規模攻擊，早晚必實現。是以我國在此形勢之下，從戰略上打算，從地勢上打算，究應採取何種政策，以求保吾熱河及平津無恙，是大有充分研究之必要。事關軍事機密，自不容公開討論，吾人願以一得之愚，促我舉國民衆與當局同爲周密之策畫耳。時至今日，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人要吾生命，則吾決不能拱手以生命送之。我必先審察彼之戰略，而後求適當之應付，始足期待最後之勝利也。

（錄一月十日北平晨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夜共客話感成此篇　伯臧

冬夜星斗寒程子居不悅挑燈仰屋椽聽客口中述
客言淝上來颯車等置騶信有縮地方千里費一日
當其經始亟畚鍤萬手裂頗聞令甲嚴考殿所必黜
遑計妨農時驅使繼鞭撻成此道平平舉爲汗與血
疇歌澤門皙還使民戰慄我笑徐語客子但知其一
執役在鄉井猶勝去家室昨者聞鼙鼓急募鳳滁卒
縣官奉徵令迅若飄風疾鄉亭按簿籍有名誰規脫
約束二千徒待向豫章發日旰不得食身上無完褐
九死到役所落選十六七去時類頌繫來則誰究詰
異縣溝中瘠終隨百草沒當軸務仁政民勞豈不恤
祇坐軍興來飛輓事迫切吾民忍須臾盜平會當活
我亦去鄉久江淮頭滿雪回念父母邦淪爲盜所窟
何時氛祲銷歸去飽麤糲幸得老齊民敢云懷稷契

秋岳贈詩次答　衆異

達人貴乘化無歡何用悲百年亦急景修短寧繫茲
吾生習憂患久奪年少姿四海誰見哀好句煩相遺
君詩雙井味硬語吾難追我豈師眉山才拙思更遲
詩中苦相慰慰我老與衰老衰始今歲哀樂防人知
相將客吳會白首歸無期
與君交最深風味似厓蜜同爲可憐人相衡互得失
君常安以疎我則危而密相看俱老矣謬敬煩子姪
誰知兩少年禿盡哦詩筆國門集千蜮視君猶一蝨
君胡不自下恨與羣鷄匹眼中遂瀋盡昨歲江漢溢
期君待桑海對奕霜中橘

大千南歸心畬爲圖贈別題其後　釋堪

多才聞蜀士大千畫冠之豪筆游故都王孫爲嗟咨
王孫今雪箇大千石濤遺兩賢不相厄揮毫風雨馳
好我數過我促我爲之詩荒齋雜語笑素壁飛虬螭
十日平原飲東風催別離寫圖何蕭瑟疎林冷秋陂

兩君方盛年會合無窮期毋爲唱陽關執手傷臨歧

和康伯新之昀谷三居士并际肯行者　什公

三人二百十二歲我亦五旬有五年耐冷略同霜後菊齊心懶聽口頭禪從來成佛先求己底事尤人更怨天仙國巍巍非所願肯隨豪俊苦籌邊

奉和纕蘅中秋詩元均　旡量

半臂纔看詠子京又因懷舊感平生堂堂旅夢雲初散的的秋詞月比明近事舉天悲蜀碧遠交薄海耻齊盟微痾多難逢今日鷗賦休憐久未成

次韻奉訓纕蘅中秋懷友詩　調甫

殘波流怨繞蕪城萬姓秋烟向夕生大谷盤鷹終未倦高松凝月竟遲明心傷故國輕相許夢老閑鷗忍獨盟極目蟲沙關塞遠漢家無策不求成

新歲偶成賦柬佶子　纕蘅

江城萬象入蕭寥猶有兒童說歲朝歸計與君思爛熟寄聲猿鶴不須招

缶老安葬超山有感　丹林

宋梅古樹屈蟠間缶老風流一再攀却與逋仙同返鶴塘棲風景比孤山

孤山石像試重攜（孤山西泠印社有缶老石像）諸先題詩興尙饒倘有詩魂來月夜萬梅花裏百杯澆

石州慢　自題填詞圖　吷庵

花底清歌尊畔墜歡那與頭白誰呼醉席魂馨起拂研埃教惜踐天有恨試教譜入宮商媧皇紘竹皆陳跡宛轉訴愁環聽秋蟲虛織　岑寂好山來夢荒谷行吟念中泉石憑仗吳裝替寫林嵐蒼碧敲殘柳瘦送老久厭名場閒謳莫付南樓笛曙海蕩行襟澹叢悲餘憶

暗香　寄孫公達瑞安　公渚

檉花荼落送蒨霞冉冉秋痕高閣怨入西風愁損蓮娃秀眉蓦淒黯吳鐙苦語將別意輕紈先覺便萬種幸酒情懷醒眼都非昨　寂寞捲虛箔正不耐涼波菱枝嬌弱短歌捉搦忍憶春明舊坊陌珍重緘情萬里棲望斷青鸞天角願記取三五夜月鬢素約

清代殿試考略

附繆彤臚傳紀事　殿試策目錄（續）

舊史官傅增湘輯述

臚傳紀事

繆彤念齋

二月初九日第一塲坐淡字號、初十日卯刻、大風出貢院門、有旗下小厮牽予裾云、新科狀元來了、吾家裏人都要出來看予、頗異之、亦不解其故、十二日第二塲坐珠字號、夜夢外祖語予曰、吾掌海中珍寶、予叩曰、珍寶誰爲第一、外祖云、飛錢爲第一、又以牙笏授予、二十六日榜發、中式三十六名、予寓報國寺西廊第一房、丁酉八月在此舉鄉試、丁未復至此舉會試、未發前一兩日、予心怏怏、遂束裝作歸計、二十五日至殿前古松下、默祝云、公車五次、今科不中、以後不作進取想、竟與松長別矣、又與三弟及寺中同寓黃繼武馬殿聞輩作別、後遂出寺門、往張家灣、行里許、遠遠見一人騎而來、兩手抱金字牌、有狀元及第四字、忙向彰義門走、與余騎交臂過、予在馬上回顧、後有假滿還朝四字、予心疑焉、過同郡汪苕文、寓別之、因問頃所見者、必史及超徐公肅嚴就思三先生進京者、文云、三公無一來者、子豈夢見耶、適邵無盡李經園與星士方伯贍在座、談星學、苕文亦自負精於星理者也、索余造觀之、予急欲至張墳、遂別去、是日僅至海岱門外許家店宿、二十六日早、榜發有名、仍歸報國寺、余至松下、長揖謝之、三月二

十日殿試、禮部儀制司員外俞有章唱名名數單者從左掖門入雙者從右掖門入、予三十六名、當在右由貞度門至太和殿前行三拜九叩頭禮內院官置黃桌於丹陛、即抬下丹墀、禮部散題紙、諸進士跪受、又行三叩頭禮、然後就座、讀卷官十四員、爲大學士巴泰李霨學士明珠劉秉權劉芳躅田逢吉、禮部左侍郎馮溥右侍郎王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禮部左侍郎黃機、戶部左侍郎嚴正矩、禮部右侍郎曹申吉兵部左侍郎劉鴻儒刑部左侍郎馬紹曾、二十一日、到禮部領三枝九葉帽頂宿鴻臚寺、二十二日五鼓入朝、至午門候傳臚、是日微雨、皇上升殿時雨稍歇、先一日傳某人狀元、某人榜眼、某人探花、彤已無望、不過隨班行禮而已、及至太和殿前與諸進士跪丹墀下聽三唱、第一甲第一名、係彤名、每一唱已、必鼓樂良久、彤心中猶疑非是、不敢出班、禮部官掖之前、然後出跪、跪稍遲、傳制官已唱第二名、糾儀御史、於次日疏云、第一名繆彤未跪、即唱第二名張玉裁、傳制官應聽處分、奉旨罰俸三個月、良以書生未習朝儀、因累執事官、於心甚不安也、是日唱名畢、行三跪九叩頭禮、彤隨禮部堂官捧黃榜、從御道出、跪置龍亭內、鼓樂迎至東長安門、張掛、順天府府尹李天洛府丞高爾位、迎彤與張玉裁董訥等三人、至廠內、簪花酌酒、用儀從迎至順天府赴宴、先望闕叩頭、府尹府丞率僚屬對立行四拜禮、然後就席、彤坐正席、榜眼探花左右坐、俱南向、用教坊樂、徹席、望闕謝恩、府尹府丞親送至寓、寓中設席款之、二十四日、同張董兩同年求謝恩表、舊例、前科狀元代作、所以尊前

輩、以其知體式也、前科狀元嚴就思先生給假歸上而己亥徐立齋乙未史立菴兩先生皆在籍、應求前科榜眼探花、而李貞孟吳長庚兩先生、亦在籍、惟辛丑榜眼李子靜先生在任、彤與張董兩同年、登堂求見、投門生帖、用贄儀二十四金、賞長班管家銀八兩、俱照例也、是時鼎甲中最貧深者、金沙蔣虎臣先生、係丁亥探花、因己丑有熊次侯先生、戊戌有孫惟一先生、皆在任、虎臣先生云李子靜應讓孫惟一、孫惟一應讓熊次侯、熊次侯應讓不佞、不佞代求李子靜、此乃衙門之體、一時前後輩、俱歎服蔣先生之言良是、二十五日到禮部、與恩榮宴、讀卷官自滿漢大學士以下、收卷官掌卷官與翰林科部以下、監試御史及巡緝供給各官、俱與宴、皇上遣內大臣佟國舅陪宴、彤一席、榜眼探花一席、諸進士四人一席、用滿洲桌銀盤菜品食物、四十餘品、皆奇珍異味、極天厨之饌、御賜酒三鼎甲用金碗、隨其量盡醉無算、宮花一枝、小絹牌一面、上有恩榮宴三字、狀元用銀牌、四月初二日午門外賜彤袍帽、水晶金頂凉帽一頂、鑲蟒石青朝衣一件、玳瑁銀帶一條、荷包牙筒刀子俱全、馬皮鞋一雙、當時更易、率諸進士行三跪九叩頭禮、榜眼探花以下俱折鈔五兩、初六日着賜袍入朝、親捧謝恩表、跪丹墀下、內閣收進、匣用黃綾、匣用鍍金龍袱、初七日、國子監釋褐、鴻臚寺官、引彤至先師神位前、行釋菜禮、奠三爵、及四配、伏至位、次引榜眼探花至十哲神位前、東西分奠爵、伏位、引二甲第一名、奠東廡、伏位、三甲第一名、奠西廡、伏位、同行禮畢、至彝倫堂、拜大司成、大司成坐正位、在本監中式者、行

四拜禮餘俱兩拜大司成請鼎甲上堂酌酒三杯鼓樂送出二十日吏部引見二十二日奉旨授彤秘書院修撰張玉裁董訥俱授編脩二十四日吏部宣旨二十五日入朝謝恩至內院見滿漢大學士行一拜三叩頭禮舊規二拜六叩頭大學士受一答一今滿洲大學士省答拜之禮止行一拜禮見學士二揖即出二十八日同張玉裁董訥到任先謁孔廟次謁土地祠土地神爲韓昌黎先生謁畢即至內院報到任日期典籍移咨吏部開俸是日選庶吉士二十九日奉旨師顏餘范承謨敎習庶吉士三十日到敎習老師處投帖五月五日大會同館諸同年於金魚池十五日到內院請進館日期問大學士親自送否如親送則設席多不親送設席少大學士李公問范老師又問諸門生自酌定可也李公云此衙門大典禮自辛丑世祖章皇帝賓天故不行甲辰應行而不行今科不行此禮必廢但今科鼎甲三人庶常十三人多寒士此舉甚費如何十九日早齊赴翰林院投敎習老師請啟以次投中堂如前輩啟二十六日進衙門午時候敎習老師大到任三鼎甲與諸庶常迎老師於二門外打躬老師進後堂諸同年拱立聖廟前候老師同行二跪六叩頭次至土地祠同老師行一跪三叩頭禮入川堂兩位老師交拜即坐川堂是爲丹地深嚴鼎甲庶常左右分班彤領左班次董訥次史鶴齡次夏沅次丁蕙次謝兆昌次唐朝彝次劉澤溥張玉裁領右班次潘翘生次張英次儲振次楊仙枝次王曰溫排班東西向立轉向上行兩跪六叩頭禮老師受一答一仍分班侍同館交拜行兩跪六叩

頭禮老師升公座簽押諸年兄俱簽押畢出至大堂候老師退後堂請庶常號書出老師退房、是爲脩吉堂前即五雲深處請鼎甲號書所以優鼎甲也三學長該達多奇那思泰與彤等交拜於川堂然後請老師上席席設後堂席散歸寓放假三日然後進館讀書

藏園藏卷目錄

蜀中先輩歷科殿試卷 其近科各卷不備載

李作梅 長壽縣人雍正八年三甲 江西石埭知縣

葉榮賢 崇慶州人雍正十一年三甲

張蘭清 長壽縣人雍正十一年三甲 翰林院檢討

李爲棟 巴縣人乾隆元年二甲 翰林院編脩官至山西蒲州府知府

萬方 瀘州人乾隆四年三甲 江西分宜縣知縣

羅愔 巴縣人乾隆四年三甲 翰林院檢討

顧汝脩 華陽縣人乾隆七年二甲 翰林院編脩官至大理寺少卿

蔡時田 崇寧縣人乾隆七年二甲 翰林院編脩官至御史

李化楠 羅江縣人乾隆七年三甲 官順天府北路同知此李調元之父

林中麟 瀘州人乾隆七年三甲 廣西河池州知州

李芝 富順縣人乾隆十三年三甲 卷中有讀卷官十四人標簽並批語

王旭齡 蓬溪縣人乾隆十六年三甲 湖北房縣知縣

王以寬 榮縣縣人乾隆十九年三甲

陳鈞 金堂縣人乾隆十九年三甲 潼川府教授

王鳳鳴 營山縣人乾隆二十六年三甲

李調元 羅江縣人乾隆二十八年二甲 庶吉士官至直隸霸昌道

李鼎元 綿州人乾隆四十三年第一名 翰林院檢討充冊封琉球副使按鼎元爲化楠之姪

陳嵩 開縣人道光十五年二甲 翰林院編脩

蕭秀堂 墊江縣人道光十五年三甲 未完卷

高溥 灌縣人道光十五年三甲 知縣

樊肇新　慶符縣人道光十六年二甲　庶吉士改知縣官至雲南景東廳同知

章杰生　南川縣人道光十六年三甲　刑部主事

孫治　成都縣人道光十八年二甲　官至直隸按察使

朱兌　合州人道光二十七年三甲　廣東知縣

趙樹吉　宜賓縣人道光三十年　翰林院編脩改御史給事中官至雲南迤西道　此余聘妻之外祖

蕭世本　富順縣人同治二年三甲　庶吉士改刑部主事　官至直隸正定府知府

李肇南　宜賓人入籍雲南鎮雄州同治十年二甲　翰林院編脩官直隸宣化府知府庚子西狩車駕過宣化以面劾剛毅誤國忤旨開缺

各省歷科殿試卷

祝匡基　浙江蘭溪人順治六年三甲　抬頭有皇父攝政王

陳一太　河南鄭州人順治六年三甲　抬頭有皇父攝政王

周之美　湖廣武昌江夏人康熙九年三甲

喬明樟　河南永城人康熙十二年三甲

儲掄　江南宜興人康熙二十一年二甲　官至江西臨川縣知縣

李鑛　湖廣漢陽人康熙三十年三甲

吳嶽　湖廣江夏人康熙三十三年三甲

沈近思　浙江錢塘人康熙三十九年二甲　字位山由河南知縣官至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端恪

顧開陸　江南長洲人康熙四十五年二甲　歷貞觀之子

韓孝嗣　江南長洲人康熙四十八年三甲一名　韓菼之子字祖詒官內閣中書

徐樹屏　江南崑山人康熙四十八年三甲　字敬思徐乾學之子由刑部主事官至廣西提學道

程崟　江南歙縣人康熙五十二年二甲

李瓊枝　湖廣漢陽人康熙五十二年三甲

鄭方坤　福建建安人雍正元年恩賜進士三甲　字荔田由直隸知縣官至山東兗州府知府

許焞　浙江海寧人雍正元年二甲　字純也官翰林院編脩

陳師儉　山西澤州人雍正五年三甲　字汝賢陳廷敬之孫改庶吉士未散館改同知官至廣西泗城府知府

慕豫生　陝西三原人雍正八年三甲　慕天顏之孫

黃登穀　順天大興人乾隆元年三甲　黃叔琳之子

黃永年　江西廣昌人乾隆元年二甲四名　字靜山由刑部主事官至江蘇常州府知府

儲兆豐　江南荊溪人乾隆十年二甲七名　儲方慶之孫在文之子

靳榮藩 江西黎城人乾隆十三年三甲 字价人由河南知縣官至直隸大名府知府
張 彝 浙江錢塘人乾隆十七年二甲 擬一 字覘廬由戶部主事官至禮科掌印給事中

秦 蠶 江南江都人乾隆十七年二甲 字序唐由編脩官至湖南岳常澧道
陳蘭森 廣西臨桂人乾隆二十二年二甲 字松山陳弘謀之孫三元陳繼昌之祖由編修官至湖北荊宜施道

齊世南 浙江天台人乾隆二十六年三甲 字英風號蕤圃召南之弟官浙江寧波府教授
秦 潮 江蘇無錫人乾隆三十一年二甲四名 字步峯由編脩官至國子監司業

黃秉經 順天大興人乾隆三十一年二甲五名 黃叔琳之孫登穀之子
黃符綵 順天大興人乾隆三十一年二甲 黃叔琳之孫官至廣西桂平梧道

彭元珫 江西南昌人乾隆三十七年三甲 字石芝元瑞之弟由檢討改內閣中書
楊復吉 江南震澤人乾隆三十七年三甲 字列歐歸班知縣

徐文幹 江西寧州人乾隆四十三年二甲
錢 塘 江蘇嘉定人乾隆四十五年二甲 字溉亭官江寧府教授

王宗琰 浙江蕭山人乾隆四十五年二甲 字穀塍歸班知縣後改名宗炎
沈振鵬 浙江嘉興人乾隆四十五年二甲 官直隸豐潤縣知縣

高賜禧 河南祥符人乾隆五十五年三甲
何熙績 山西靈石人道光二年三甲 字春民何道生之子官直隸肅寧縣知縣

成章瓚 湖南寧鄉人道光六年三甲
端木國瑚 浙江青田人道光十三年三甲 字鶴田官內閣中書

許 楣 浙江海寧人道光十三年二甲 字辛木槤兄是科會元官戶部主事
梁逢辰 福建長樂人道光二十一年二甲 字吉甫章鉅之子由內閣中書官至兵部郎中

袁芳瑛 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五年二甲 字漱六由編修官至江蘇松江府知府
薛 湘 江蘇無錫人道光二十七年二甲 字慰農由知縣官至廣西潯州府知府

徐 鼒 江蘇六合人道光二十五年三甲 字彝舟由檢討官至福建延平府知府
謝 煌 江西宜黃人道光二十七年二甲 字仲霖階樹之子由兵部主事官至湖南糧道

愼毓林 浙江歸安人道光三十年二甲 字壬甫翰林院編脩陝西學政
薛春黎 安徽滁州人咸豐三年二甲 字淮生由編修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

食舊德齋藏卷

史大成 順治乙未
魏裔介 順治丙戌
張玉書 順治辛丑
繆 彤 康熙丁未

陸龍其　康熙庚戌
翁叔元　康熙丙辰
趙執信　康熙己未
楊名時　康熙辛未

黃叔琳　康熙辛未
何　焯　康熙癸未
蔡世遠　康熙己丑
孫嘉淦　康熙癸巳

顧棟高　康熙辛丑
尹繼善　雍正癸卯
陳弘謀　雍正癸卯
傅　鼐　雍正甲辰

鄒一桂　雍正丁未
嵇　璜　雍正庚戌
秦蕙田　乾隆丙辰
鄭　燮　乾隆丙辰

邵齊燾　乾隆壬戌
莊存與　乾隆乙丑
秦大士　乾隆壬申
翁方綱　乾隆壬申

梁同書　乾隆壬申
莊培因　乾隆甲戌
朱　筠　乾隆甲戌
錢大昕　乾隆甲戌

王鳴盛　乾隆甲戌
趙　翼　乾隆辛巳
姚　鼐　乾隆癸未
陸費墀　乾隆丙戌

任大椿　乾隆己丑
邵晉涵　乾隆辛卯
錢　灃　乾隆辛卯
金　榜　乾隆壬辰

王念孫　乾隆乙未
戴　震　乾隆乙未
孫希旦　乾隆戊戌
錢　栻　乾隆戊戌

武　億　乾隆庚子
蔣攸銛　乾隆甲辰
阮　元　乾隆己酉
伊秉綬　乾隆己酉

凌廷堪　乾隆癸丑
張惠言　嘉慶己未
李兆洛　嘉慶乙丑
黃承吉　嘉慶乙丑

姚　瑩　嘉慶戊辰
吳慈鶴　嘉慶己巳
劉逢祿　嘉慶甲戌
胡培翬　嘉慶己卯

龔自珍　道光己丑
駱秉章　道光壬辰
許　槤　道光癸巳
彭蘊章　道光乙未

羅惇衍　道光乙未
晏端書　道光戊戌
寶　鋆　道光戊戌
董　醇　道光庚子

厲恩官　道光庚子
龔自閎　道光甲辰
陳　立　道光甲辰
何秋濤　道光己巳

魏　源　道光戊申　孫衣言　道光庚戌　俞　樾　道光庚戌　袁甲三　道光庚戌

吳可讀　道光庚戌　梅啓照　咸豐壬子　黃體芳　同治癸亥　費延釐　同治乙丑

張人駿　同治戊辰　廖壽豐　同治辛未　胡燏棻　同治甲戌　陸寶忠　光緒丙子

袁　昶　光緒丙子　樊增祥　光緒丁丑　李慈銘　光緒庚辰　梁鼎芬　光緒庚辰

葛寶華　光緒癸未　蒯光典　光緒癸未　沈曾桐　光緒丙戌　繆祐孫　光緒丙戌

秦樹聲　光緒丙戌　葉昌熾　光緒己丑　陸忠岱　光緒己丑　劉可毅　光緒壬辰

康有爲　光緒乙未　譚延闓　光緒癸卯　傅增淯　光緒癸卯

李季高藏卷　此亦食舊德齋舊藏也

張　英　康熙丁未　李光地　康熙庚戌　王原祁　康熙庚戌　彭定求　康熙丙辰

張廷玉　康熙庚辰　史貽直　康熙庚辰　旋閏章　康熙己丑　盧見曾　康熙辛丑

張若靄　雍正癸丑　錢維城　乾隆乙丑　朱　珪　乾隆戊辰　紀　昀　乾隆甲戌

關　槐　乾隆庚子　桂　馥　乾隆庚戌　陶　澍　嘉慶壬戌　戴　熙　道光壬辰

胡林翼　道光丙申　曾國藩　道光戊戌

月夜

晚餐美且飽，悶坐殊無聊。
翻閱新夜報，聊消永日勞。
讀覺抗日戰，不覺意氣豪。
於時月正明，皓魄當空照。
慢步出室行，街頭獨閒眺。
市場商賈歸，路畔行人少。
踽踽獨徘徊，已至市西梢。
湖水一片綠，映月色益嬌。
美哉明月夜，洗我百煩惱！
一陣寒風至，我身微戰抖。
北風敵浪急，巨浪如獅吼。
遙念遼東西，雪花到處飄；
滴水即凝冰，山木早蕭條。
寒威莫能禦，朔風利如刀。
勇哉義勇軍，孤軍正奮鬪！
不畏單衣薄，尚馳冰雪道。
揮刀爭殺敵，未許矮奴逃！
敵軍盡胆落，威名震三島！
忠勇不可尚，勇哉我同胞！
勝利倘在天，我當虔祝禱。
我祝義勇軍，克竟其懷抱！
肅清東三省，凱還卸戰袍，
義軍策勳日，倭寇末日到！

貢淵如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此目亦誤、九卷本係任洛等修、六卷本係李輔修、似亦以兩書卷端所載之舊序、未曾詳考、（畢恭遼東志非全遼志）

（注二）遼東文獻徵略、淸國庫全書中、不收遼東志、存目中亦無是名、康熙二十三年、奉天府尹董秉忠初纂盛京通志、其凡例有遼東舊志草本舛謬尤多之語、奉天府丞提督學政張鼎彝序云、舊有遼東志兵燹之餘無復竄簡、今按盛京通志、於襄平故城下云、遼陽城西北隅、今定遼左右後三衛治、又於遼陽東嶽廟下云、舊名垂興寺、皆不注所出、今檢遼東志皆有此文、其他類此者不下數百事、蓋董氏修志、以此書爲藍本、又取他書增益之、復諱所出、故一則曰遼東舊志草本、一則曰無復竄簡、一若世無此書之傳本者、高士奇扈從日錄云、遼左舊志有古鐵嶺城在銀州東南五百里、地接高麗、洪武初即彼地爲衛、尋徙於此、今檢遼東志亦有此文、所謂遼左舊志、即遼東志也、此書原爲日人大路道三（名玄鑑）所藏、後歸前田利爲侯爵（字松雲）尊經閣、大正元年重刊、並倩稻葉君（名岩吉字君山）爲撰解題一文、當於明末流入日本、吾國久不見此書、乃以流入日本而僅存、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非耶。

全遼志六卷

嘉靖四十五年

巡按李輔修、副使陳絳、行太僕少卿劉尒、右參議張邦上、參議黃九成纂、有嘉靖乙丑前巡撫王之誥序、

卷一圖考、（星野附、）沿革、山川、（關梁、海道附、）卷二賦役、（歲運附、）邊防、（墩臺、路河、路臺、水利閘、）兵政、（軍器、糧賞附、）馬政、（苑馬太僕二寺事、）卷、

千頃目、明志、北平嘉靖本又舊寫本、天一、大連寫本闕卷一、日本舊紅葉山文庫、

案是志遼東衛所、與嘉靖十六年遼東志同、又是志卷末纂輯官生馬應龍、孫荊玉、（俱通判）張彥良、余尚貢、（俱知縣）李如魯、（訓導）張文羽、（監生）

又李輔後序、　李輔進賢進士、劉奈盧陵舉人、陳絳上虞進士、張邦上蒲州舉人、黃九成城固進士、

三職官、選舉、卷四宦業、人物、(貞淑附、)典禮、風俗、方物、祥異、故蹟、雜志、(流寓、方伎、)卷五六藝文、外志、(外夷、國衛、史考、)

葉馨、徐文中、瓢纖武、汪觀、何文綺、楊守中、傅佶、(俱生員。)李輔後序、余嘉靖甲子巡察斯土、明年乃檄都司禮聘文學之士、開館編次、而屬憲副陳君絳、太僕少卿劉君奈、少參張君邦上、僉憲黃君九成、參互考校、至於去取裁定、竊敢泚顏效一得之愚焉。茲據李輔後序、

又北平嘉靖本、與舊寫本略有不同、(注一)又有節錄本、(注二)並見遼東文獻徵略、(注三)

(注一)北平館員譚新嘉校云、寫本卷三巡按張西銘、刊本下增十六人、又巡按李輔、刊本下增二十九人、又第三十三十一兩頁、中軍官、抽換兩版、改刻都司經歷、又選舉、嘉靖甲子(四十三年)陳九德止、刊本下增十科至萬歷庚子(二十八)王用孝止、卷四宦業、楊用藩、刊本改移將材、宦業、刊本添李春美李涇兩人、又人物賢行、刊本增文貴一人、隱逸、刊本祇賀士諮一人、卷五藝文上、刊本增王弘業廣寧前屯重修廟學記一篇。(案末頁督修監修監刻、兩本行欵亦不同、)是寫本所據、當是嘉靖李修原本、而刊本則後人遞補、又刊本王之誥序闕、龔用卿董越序殘、

(注二)北平又有舊寫本二册、不分卷、譚新嘉以嘉靖六卷本校云、卷端王之誥全遼志書序首句至謂者正之句、係明版弘治元年董越序、諸君以序見屬句至末句、係明版龔用卿序、兩序串成一序、各類內繪圖賦役兵政馬政選舉人物藝文上、俱未鈔、職官宦業藝文下、節鈔約半、沿革山川邊防典禮故蹟外志、節鈔過半、惟風俗方物祥異雜志全鈔、凡清代忌諱字俱删改、當是清初鈔本、上册海道一篇、爲明版所無。(案卷六寫本有)此當是節錄本、附志於此

(注三)遼東文獻徵略、全遼志一書、吾國亦無傳本、稻葉氏謂彼邦舊紅葉山文庫、藏有此書、近人吳承志撰賈耽道里記考實、凡數引全遼志、不知所見是何本、豈即日本舊紅葉山所藏者耶、此書尚無覆刻本、近在大連圖書館見此書鈔本五卷、缺第一卷、蓋自紅葉山舊藏迻錄而來、此極難得。

案全遼志在北平、(近坊間又見此嘉靖本)吾國非無傳本、大連寫本、如從舊紅葉山迻錄、豈彼亦闕卷一耶、又聞嘉興沈氏曾植藏有遼東志、未知是畢恭修本否、惜未見、

盛京通志三十二卷

康熙二十三年

將軍伊把漢、副都統穆泰、修賓、府尹董秉忠修、佐領哲備等纂輯、 有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董秉忠自序、 又府丞邊聲廷張鼎彝錦州府知府孫成序、 伊把漢滿洲人、康熙二十二年任、董秉忠東寧衛貢生、 康熙二

首圖、(京城圖、大政殿圖、宮殿圖、輿地全圖、奉天府、形勢圖、錦州府形勢圖、烏喇寧古塔形勢圖、 長白山圖、北鎮圖、)卷一京城志、卷二壇廟志、卷三山陵志、卷四宮殿志、卷五苑囿志、(各卉附、) 卷六建置沿革志、卷七星野志、卷八疆域志、(形勝附、)卷九山川志

北平故宮三殿本、大連寫本、 案此又有廖騰煃補刊本、 王河志已後、俱據補刊本、非董秉忠原本、殿本非廖補刊者、不易得、

案清天命十年、定都瀋陽、天聰八年、尊爲盛京、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爲鎮守遼東等處地方將軍、此時尙曰遼東、四年、又改鎮守奉天等處地方將軍、自此改曰奉天、其曰盛京者、仍沿尊稱、又是志奉天府、領承德遼陽州海城蓋平開原鐵嶺、

十二年任、

、卷十城池志、卷十一關梁志、(邊門、船艦附、)卷十二驛站志、(舖遞附、)卷十三公署志、卷十四職官志、卷十五學校志、卷十六選舉志、卷十七戶口志、卷十八田賦志、(稅課、官莊、八旗田畝附、)卷十九風俗志、卷二十祠祀志、卷二十一物產志、卷二十二古蹟志、(陵墓附)卷二十三帝王志、(后妃附、)卷二十四名宦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卷二十六孝義志、卷二十七列女志、卷二十八隱逸志、卷二十九流寓志、卷三十方伎志、卷三十一仙釋志、卷三十二藝文志、

錦州府、領錦縣寧遠州廣寧、

又康熙五十年、府尹廖騰煃府丞呂履恒補刊、有廖騰煃自序、廖於三十二卷藝文之首、增鐫御製、卷首萬壽亭圖、有恭祝皇上萬壽無疆大清康熙五十年三月十八日敬立、又萬壽亭頌末署奉天府尹臣廖騰煃敬識、此如康熙四十一年山東巡撫王國昌增補康熙十一年山東通志同、並非重修、

凌霄一士隨筆

周馥起家寒士，官至兼圻，其間從李鴻章最久。遇合之始，則在咸豐十一年。時曾國藩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駐安慶，置木匭於營門外，許軍民人等投書言事。周有友人欲投書，倩周代作文字。書入，爲曾所賞，批曰：「今之祖生。」李氏在曾幕，尤歎異，嗣知爲周作，因招致爲己佐，分薪水資以給之。蓋李將出而獨當一面，故預儲人才也。翌年遂以幕僚隨往江蘇矣。周氏晚年「感懷平生師友三十五律」，首及曾李：「曾文正公」：「誰數中興第一功？詩書禮樂出元戎。人從陰噎嗜山斗，我正漂搖困雨風。何幸鳩安逃小刦，竟叨鶚薦錄愚忠！（余曾沐公一薦。余家自公克復安慶後，始免流離之苦。）元戎門館曾遊詵，悽愴山陽一夢中。（公哲嗣劼剛通侯，與余交，惜中年而歿。）」「李文忠公」：「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公憐！（咸豐十一年冬，公見余文字，謬稱許，因延入幕。）偏裨驥尾三千士，（余從公征吳三年。公剿捻時，余留寧辦善後。旋調直隸，保權津海關道，例兼北洋行營翼長，復與諸軍聯絡。）風雨龍門四十年。報國恨無前箸效，（余屢陳海防策，公以部不發款，樞不主持，未能施舉。甲午之役，樞臣竟請旨宣戰，責成北洋防勦。）臨終猶憶淚珠懸。（時公奉旨與慶親王爲議和全權大臣，公獨任其難。光緒二十七年秋，議和事尚未全畢，兩宮未回鑾，各國兵未退，公臨終時兩目烱烱不瞑。余撫之曰：「未了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去。」目乃瞑，猶流涕口動欲語。可傷也！）山陽痛後侯芭老，翹首中興望後賢。」知己之感，於李尤深也。至建議海防事其「書戴孝侯死事傳後」云：「予嘗聞諸李文忠曰：北洋有鐵甲二，快船四，魚雷艇六，其餘練船運船稱是，皆舊製；砲壘有旅順大連灣威海各臺，共十餘座，工皆未備：較各强國乃具體而微耳。醇賢親王薨後，已難議擴充海防矣，而部方議裁減，令三年內不准購買軍械一物。儻一旦海上有事，將如之何？應趁此時痛陳利害，使上知之。允則可稍望添費，不允

亦披露心迹，使後人知此中艱窘也。文忠曰：「我思之熟矣。奏上，必奉旨交部議，非駁即泛應而已。奏何益？」：予曰「外侮亟矣，儻上一旦憤然發令宣戰，何可及也？」文忠曰：「料無人敢奉此詔。」予曰：「若上請太后主持，必出於戰，安敢不奉詔？」文忠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太后皇上一人之天下也！國家大器，豈敢輕於一擲乎？」予自是不敢復有所言。迨日韓之釁起，日本擊我赴牙山之兵艦。予復力陳於文忠曰：「日本蓄謀久矣，北洋之力，能抗彼一國耶？必籌足兵餉三年而與之持，或稍有濟。其要有四：一，勿與日本決裂，彼挑戰急，我寧忍受，得和且和。二，除原有勁旅整備外，宜速募兵三萬駐直隸精練之，以待東發，仍速招三萬，以爲續備。三，斯役用淮軍居多，兩淮宿將今惟劉省三爵撫在，宜急起用。四，水陸宜節節速籌轉運，奏請重借國債應之。待四事備齊，將逾年矣。日人如必不和，則出師扼鴨綠江以待。」文忠曰：「我安忍使國家負重債耶？且劉省三不願出，我亦不强其出。有人舉爾爲副帥者，我欲派爾總理前敵營務可乎？」予曰：「是必敗。中堂一生勛業，從此墮矣。當思曲終奏雅。」文忠怫然，予遂辭不往。數日，當軸請上宣戰，文忠無如之何。予自是時共生死矣，遂奉奏派總理前敵營務處之劄，出山海關。：：：：嗚呼！大事蹉跌至此，何堪回首！光緒二十五年，予奉旨晉謁文忠賢良寺中。偶談及前事，並述當日請陳海防利害之奏。文忠猶歎息泣下，而傷時事之艱，同志之少也。』」此有關中日戰役之史料。李氏當時態度，尤可概見。日人處心積慮，以圖一逞？而李意猶堅以爲中國決不至與日本戰也。迨戰事竟不得免，乃倉卒應之。備戰之疏，亦取敗之道已。

李鴻章程學啓殺蘇州降將事，功雖成而世多遺議，以乖信悖德也。周氏在李幕，見聞頗悉。其「負暄閒語」述此云：「同治二年，李文忠撫蘇，攻蘇州，城外賊壘殆盡。賊懼欲降，提督鄭

一峯國魁偵知之，單騎入城喩賊。賊酋曰「非不降也，疑懼未敢發耳。」鄭邀酋至城外山上，指天誓以不死。酋允諾。時程方忠學啓總統前敵各軍，聞之，復自率數騎入城喩之。各酋留宴。酒半酣，適有賊卒來言：「程大人隨兵有取我矛者。」方忠聞之，鞭其隨兵，謝焉。降期已定，酋先約獻半城，自某街以北歸官軍，某街以南暫歸降卒，並求立十營，以降酋爲營官。程皆許之。程歸，出城馬上細思：「一矛得失，極細事，乃靳不予，此賊降後安可制耶？」密稟李文忠曰：「賊降後必盡殺之，遣散其衆。」文忠曰：「殺降，大罪也。」方忠曰：「非如此辦，我行矣！」文忠不得已許之。降之日，文忠駐方忠營中，大酋九人來謁，賞頂帽酒食。方忠密遣人持銜版稟曰：「戈登請帥往議事。」戈登者，英國人，時統華兵助文忠剿賊者也。文忠行，甫出營門，方忠鳴砲一聲，兵弁將九酋及從者數十全戮之。時鄭一峯在他棚酣飲，聞聲出而阻之，已不及矣。一峯欲責備方忠，而方忠已他往。嗣是一峯與方忠不睦。逾年，方忠攻嘉興戰歿，謚忠烈。勇敢善戰，多智略，爲平吳戰將第一。後三十餘年，余待李文忠濟南旅館夜坐，偶談及前事，文忠尙以爲歎。余曰：「方忠勇決誠不可及，然投降者許以不死而復殺之，似傷天理，失大信。降酋何致復叛？當時似欠處置之方耳。」文忠頗是余言。」所述有爲諸家記載所未及者，可與薛福成吳汝綸等所記參看。濟南夜坐，指李氏光緒二十四年奉命赴魯籌議黃河工程時，周經奏調與其役也。蓋李氏晚年，於殺降之事，猶內疚於心焉。「閒語」又云：『昔提督曹藎臣克忠在甘肅督兵剿回時，回勢已蹙，求降，曹許之。曹曰：「我許彼降，彼防守必懈。」夜出兵大擊之。此與韓信破齊同術。曹剿回頗有功，而時人有以此事爲非者。』事亦與殺降爲近。

張樹聲與周氏談話一則，「閒語」述之云：「凡處事識量要遠。憶四十餘年前，友人張靖達督

兵攻常州時，謂余曰：「此職不可久居也！天地好生，而用兵之道在殺；人道宜和，而用兵之道在爭。」余曰：「公欲滅此賊，不殺而爭，將如之何？賊滅，則好生之德可保矣。」靖達曰：「我見有飢婦依兵乞食者，有難民附賊而偷生者，殺之殊不忍。」余曰：「此自有處法；不可不殺，不可盡殺，總以平賊而不失民心爲主。孔子忠恕之道，一以貫之，寧有兵事隔閡而不能貫耶？」靖達聞之，大笑首肯。』時戰禍正熾，人命若草芥，統兵者亦不免惻然動念。周氏「不失民心」語，自是統兵者（且不僅統兵者）之良箴，無間今昔。

晚清官場風氣之壞，李鴻章不能無責，「隨筆」前曾論之，以其偏重功利，所以倡率者，有異師門也。「閒語」云：『李文忠曰：「天下熙熙攘攘，皆爲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語，立論太高。」余曰：「道誼中自有功利。正誼明道之人，謀功利更遠。」友人有迂余言者，謂：「身家可以苟安，國家事當期速效。」余曰：「去道誼而求功利，終必喪其功利而後已」』李氏受病處，閱此亦可略見其本源。王芸生君「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附論「李鴻章之功罪，」甚警策。此節宜與合看。

體育周報

第四十九期節目

今年是怎樣的開展
短簡
華北首次冰上運動會之籌備
足球術(四) 亨譯
中國足球史(四) 阮蔚村
滑冰滑稽畫之三
滑冰術(六) 祖徽譯
濟南齊大體育近況 彥雄
青靜兩縣之體育 楊國璧
裸體奇聞
五十四種運動故事之四踏棍(上) 少一譯
我國著名運動選手名錄(七) 村
小學運動會的組織法(二) 俞子箴
運動界紀事
體育界人士名錄——吳仕光
碎錦
編餘

本報價目表

零售
每期一冊大洋一角

定閱
三個月十三期價洋一元一角七分
六個月廿六期價洋二元三角四分
全年五十二期價洋四元六角八分
郵票代洋九五扣
外埠定閱郵費加一
國外定閱以當時之郵費規定計算

刀 (The Knife)

Henry Arthur Jones原著

審羊改譯

登場人物：

雷繼危大夫

金豈伏

聽差老巴

看護婦一人

雷繼危太太

景：

上海雷大夫醫院手術室的外間屋。

時間：

革命軍攻山東的時候。

上海雷大夫手術室的外間屋。正面有兩個門，左邊一個通一條過道，右邊一個通手術室，台左有個爐子火燒得很旺。屋裏沒有什麼陳設，只是乾乾淨淨幾件傢俱，沒有一件可以留住塵土的。

金豈伏從左門上，他約莫有三十歲，臉色蒼白好像非常着急。

在右邊臉盆旁邊站着何看護在預備什麼藥劑。她約莫也是三十歲，顯得很快活。

看護：(吃了一驚)，金先生！我們到處找你啦！您怎麼好跑出去，大夫吩咐了不許的！

金：(把外衣脫下放在沙發上)沒有法子。事情很重要。

看護：可是這太危險了，也許會送了您的命。

金：好在還沒有怎樣。大夫在嗎？

看護：在。(拿出錶來看)正是施手術的時候了。

(走到右方書桌旁去拿手巾和綳帶等。)助手在您屋裏等您呢。您快去吧。(欲下)

金：何小姐，我可以托您一件事嗎？

看護：當然可以。

金：您瞧，我也許這一割就完了——

看護：您放心。您記着替您動手的是雷大夫，那怕您就不是他的好朋友您也儘可以放心。他很少出錯。

金：可是偶然也有的，何小姐，我像有個預感，我覺得我决不能再活着下這樓了——

看護：咳，病人差不多都有這種感覺——可是大夫昨天晚上雷大夫一告訴我應該馬上割時我就彷彿接到了閻王爺的請帖。

看護：得啦！您別說啦。大夫在等您啦。

金：(跑去把門關好又走回來，忽然嚴重起來)何小姐，我可以托你這件事嗎？

看護：可以——只要是正當的。

金：當然，當然。你能替我做一點小事嗎？

看護：您說什麼事呀？

金：不，您先答應我肯做。看我這個將死的人的面子吧。

看護：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替你做。

金：(從口袋裏拿出一封沒有寫信皮的信來)假如我這一割不行了——我准知道是如此的——

(看護表示他的話不對。他愁苦地搖頭說)。

准的。在這信皮裏面有一封寫好地名黏好郵票的信。萬一我不濟了，請你把他打開來，把裏面那封信扔到郵筒裏——

(雷繼危大夫忽然出現於左邊門口。他是二個魁梧的莊重的和氣的外科大夫，約莫四十歲。他們沒有看見他。他站在門口叫。)

雷：哈，豈伏——

（金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把信藏回到口袋裏去了。雷沒有看見。）

你上哪兒去了？我吩咐你千萬要躺着的。

金：你別怪我。我不得不去——是一件生命攸關的事。

雷：（看着金搖頭。）你還出去眞許成了生命攸關的事呢。（向看護）一切全預備好了嗎？（走到爐旁）

看護：是的，您哪。

（她把手巾晾在手巾架上，出去了。）

金：我怕得厲害。

雷：你覺沒睡好吧？

金：一夜眼沒閉。這一夜眞難受。我過不了這一關了——

雷：胡說！胡說！我請你四個禮拜後到我家吃飯——哦我忘了，那時我到了山東了。

金：你拿定主意要去了嗎？

雷：我不能不去！我本不願丟下我的職業和我的太太，可是這種爲國効勞的時機，我有一分能做的事就不能不去做。

金：我剛看報說又敗下來了。死得很多！

雷：很多！

金：你幾時走？（坐到沙發上）

雷：禮拜六。好，我是走了，我請你從今晚起四禮拜後那天陪琳黛吃飯。

金：只要我還活着——

雷：啐！你活着的把握比我大得多了。萬一我在前線出了什麼事，你肯看顧琳黛嗎？

金：（躊躇得可疑）行……當然。

雷：唉，如果她有個孩子的話我就不覺得是扔下她了。唉，如果她有個孩子的話！

金：她有爸爸有哥哥，萬一——萬一——

雷：（走進一步）但是他們也要上前綫了，萬一我遇到什麼意外，琳黛就孤凄了。我今天先給你効一次勞，我希望你記着，豈伏，假如琳黛哪天需要一個男人的時候。（他伸出手來，金先遲疑了一下，雷狂熱的和金握手）

金：好，假如你希望的話……

雷：當然的。我一想起扔下她就難受。

金：（狡猾之至）雷太太也願意嗎？

雷：至少唔……當然，當然，我本來就太老。我一向就覺得我不該要她這樣年輕一位太太，再說我已經是許身於職業了的；（忽然改變了神色）我看我們還是先來替你弄完這件事吧。（走到沙發後臉盆旁邊，往臉盆裏倒點子水。）

金：你太太有信來嗎？

雷：有的；我今天早晨接到她一封電報。

（金轉過身子，臉上露出一種銳利的狡猾的注意。雷沒有看到。）

她今天早晨從南京來。

金：（驚起）今天早晨？

雷：嗳。她本來定的明天從南京到漢口去看她的父親和哥哥的，我想她大概是改變計劃了。她聽說你要施手術很不放心，尤其因爲上禮拜我們一起吃飯時並沒有想到。（走向金）。

金：沒有想到。

雷：今天午飯時我就可以把你的良好的經過告訴她了。

金：但願我的經過良好吧。

雷：一定的。（親熱地拍金肩）

金：纔危，你眞可以。你一定得讓我給你手術費。

雷：不要說廢話。

金：我非給不可！不給我心上過不去。我憑什麼

給你找這多麻煩麼你這多工夫呢？（走到爐前。）

雷：因爲我是此行中的頂好的一把手——我簡直要說我是唯一的一把手。老金，你不別怕，管包你平安無事。（又親熱地拍金肩。）

（聽差老巴上）

巴：大夫，您太太來啦，在樓下啦，她問您能不能見她？

雷：當然可以。我就來，老巴。（老巴下。）豈伏，你進屋裏去預備起來好嗎？我不多一會兒就來。

（金剛要走，雷太太出來了。她是一位漂亮太太，約莫三十歲，穿着頂講究的旅行衣服。）

琳黛！（接她進來。）

琳：我可以進來吧？（向雷。）繼危，我要見你。下人說你要替人行手術，我問是誰。我聽說是金先生，我想我就跑上來你也不會怪我的。（向金。）對不住，金先生，眞對不住！病不大要緊吧？

雷：不——一點不要緊。

金：繼危說不久就能復原，他還請我四禮拜後陪你吃飯呢。

琳：那麼是不要緊了，我這才放心。

雷：你說要見我。有什麼重要事嗎？

琳：我可以等吃飯時再向你說。還是不要就誤了正事吧。（向金。）金先生，祝您平安。

金：謝謝您。

琳：您病好些可以見客的時候我來瞧您。

金：歡迎之至。

琳：（和金握手）再見。

金：再見。

雷：（看錶。）你今天起得好早。

琳：是的，我想在上海多轉兩轉，給爸爸和哥哥買點禮送他們上前線。（向門口走去。）

雷：你坐的幾點的火車？

琳：六點四十五。

雷：六點四十五！你怎麼趕得及的！六點四十五！

看護：雷大夫，麻醉師來啦。

（雷太太和金兩人很快地偷偷地對看了一下。）

雷：桑大夫來啦？我就來（走向右方）。

金：你要給我喝哥羅仿模吧？

雷：哥羅仿模和以脫。挺好喝的。你別發愁，你什麼全不會知道。一個月後你就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你從未有過那麼精壯的個人了。

（雷入手術室。琳黛和金兩人看着他進去，了馬上一聲不響地跑到了一處。兩人熱烈地無語相視了好久。底下這一段全是壓着聲很低說得很快兩人全有點畏怯的。金跪在沙發上，琳黛站在旁邊。）

琳：（無語者好久）哦，伏！伏！這眞可怕！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金：我還是昨天晌午才知道的。我一向都非常痛，可是我沒有管他。昨天我在俱樂部遇見他我告訴了他。他說這非馬上割不可——就定了今天早晨。我怕得厲害，我徘徊了有一點鐘——忽然我聽見像有個人對我喊——我就像聽見了一聲大雷似的！

琳：喊什麼？

金：「你過不了這一關了！你死定了！你過不了這一關了！你死定了！」我從那時起就不斷地聽見這樣喊。

（外面街上有人聲。琳黛吃了一驚。）

琳：（抓起金手吻着）可憐的伏，我的好人！

金：我跑到電報局給你發了那封長電報——你收到了吧？(琳點頭)我眞不該發。

琳：該的，該的，爲什麼不呢？

金：牠叫你吃驚。而且，而且叫你走險——

琳：什麼險？

金：萬一被人查出來呢——萬一被他知道了——

琳：不會的，你語言說得很奧妙的。你要不給我打電報我不答應你的。你接我去了嗎？

金：噯。我溜出去等你，可是火車到了，我偏了也沒有你——

琳：咳，我一早四點鐘就起來了，我一夜沒睡。可是聽差的就誤了，車子雇不到，所以把火車誤了。

金：你怎麼來的呢？

琳：我趕二班特別快車的，只比前班車差了五分鐘到。我以爲你一定會等的——

金：我要早知道我就等了。

琳：謝天謝地，我總算見到你了！哦，你不會死的，伏！不會的，不會的！我不許你死！繼危本領很好的——

(台外又有人聲。琳黛又吃一驚。)

金：正因爲是他呢！不論誰來只要不是他也就好了！

(兩人都走到台口沙發旁邊。)

琳：但是他是上海頂好的外科大夫。

金：我怕他的手碰我。

琳：爲什麼？

金：因爲我對他幹了壞事。

琳：呵，不要說這種話！我們沒有法子，我們互相愛上了。

金：是的。不過我總是對他不起。

琳：別說啦！你總不願意斷絕我們的關係吧？

金：決不！不過總是對他不起。

琳：你把我的心揉碎了！

金：(捉琳手吻之)呵琳黛琳黛！

琳：眞是幸而有這麼個機會。我有千言萬語要向你說——可是你也早知道了。

金：我全知道了！

琳：呵呵！我不能讓你死呵！你爲什麼那麼想呢？

金：因爲，因爲——咳我想能換一位大夫就好——

琳：不行，太晚了！你答應我不再那樣想了吧。

金：好吧。大概我是有點神經過敏……

琳：這才對。四個禮拜後我們就要笑這種担心無謂，我們一起吃飯了。

金：你說會嗎？你說會嗎？

琳：當然的，當然的。我覺得是會的。

金：要不是他多好！——他是這樣的一位好人！——這樣一個好朋友！

琳：是的，我知道，他是個好人。我們這糾紛眞難辦，是不是？你接到我的電報了嗎？

金：電報？什麼電報？

琳：我昨天晚上發的叫你到車站上見我的——你沒有接着嗎？

金：沒有呀！

琳：我找了一個生人給他錢叫他送去的。他一定弄了鬼了。

金：(兩人漸移至台正中)大概是的，不必管牠吧。哦琳黛！萬一我從此就完了——

琳：不會的！不會的！

金：我還是不要讓他看見我在這兒好。(他又吻了她的手後向後方門走去。)

琳：暫時告別吧，伏！

金：(走到門前忽又站住)簽！我忘了！

(未完)